

書叢小學科會社

編主麟秉劉 松炳何

策政濟經方東之俄蘇

著 黎 諾 科  
譯 鄉 宦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34232.2)

社會科學  
小叢書  
蘇俄之東方經濟政策一冊

Soviet Economic Policy in the East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Violet Conolly

原 著 者

宦

鄉

主 編 者

何

松

發 行 人

王

五

印 刷 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股

五〇一八上

榮

證查審號九三二一第字審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圖會員委傳宣央中

## 緒言

蘇俄政府與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新疆、及塔那土伐（按即唐努烏梁海）之經濟關係，係建立於一種特殊貿易制度之上。此種制度并未完全採用蘇俄之國際貿易國營政策，且從來不曾施行於整個東方。

蘇俄政府之所以不給與東方其他各國以這種貿易制度之權利，是因為有許多國家（如中國與印度）的實業，是在西方勢力之下，依循着資本主義路線組織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些國家本身便被蘇俄認為具有帝國主義的野心。

本書所述，只限於由黑海至西伯利亞，環繞着蘇俄的那一帶地方。在那裏，上述這種貿易制度業經施行了十有餘年。現在既有許多徵象，如一九三〇年下諾弗哥羅（Nizhni Novogorod）及巴庫（Baku）兩市集之封閉，及最近訂立的波蘇土蘇商約中之較嚴格的條件，均足指示我們，這

種貿易制度已漸失了牠原始的作用了。然則我們現在來考核一下，蘇俄東方貿易由其原始地位發展至今日景況的過程，其時機似已成熟了吧。

在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蒙古及新疆、蘇俄經濟政策之進展，已够明顯，够成熟，可讓我們去詳細研究。惟在塔那土伐則情形不同。這個國家還未發達到可給與我們作同樣研究的程度，而且在莫斯科，關於這方面的材料也不適於研究。所以在目前，只能對塔那土伐與蘇俄之經濟關係，作一大綱的敘述，并指出幾個最近期間當能轉變全局的因素。

有人也許要問，蘇俄這一部分的貿易數字，在蘇俄全部對外貿易統計中，只能佔一小小的百分數，這也值得特別研究嗎？這不有點小題大做嗎？

第一，我們可以說，將來研究蘇俄整個東方貿易這一範圍較寬的問題時，上述六地對俄貿易之研究，實可視爲一重要的發端。即令在他方面毫不重要，然而蘇俄對他們之特許免除國際貿易專營的諸束縛，單只這一點，在蘇俄向東方某些民族作共產主義宣傳之試驗中，也有相當的重要性。而況實際上，蘇俄這方面的貿易是年年均在增進。其次，這今日不值稱述的貿易，將來也許會變

爲全俄國際貿易中之最大的因子。最後，據我所知，關於這些國家對俄經濟關係之系統的英文著述，至今尚未有，雖然這樣的著述從許多方面看，應該是很有意義的，——譬如，從英俄在波斯及阿富汗之政治的與經濟的對立看；或從蘇俄在新疆的勢力之日益增大這一點看。

關於本題之基本的材料，如蘇聯商約，稅則條例，稅關及轉運規程等等，又如比較普通的材料，通常的讀者，差不多極難於得到；這些材料散見於許多零碎的報告中——只有一部分是譯成英文了的——通常的讀者恐無時間也無心思去查閱牠們。

我決意再繼續寫一本書，完成我對蘇俄東方貿易之全部的研究。該書中當論及本書中所未曾提及的諸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與日本——她們與蘇俄之經濟關係，現已很快地引人注意，并且漸成爲重要的了。

# 目錄

徐序

宦序

緒言

- 第一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發展……………一
- 第二章 蘇俄與土耳其之經濟關係……………三五
- 第三章 蘇俄與波斯之經濟關係……………六二
- 第四章 蘇俄與阿富汗之經濟關係……………九〇
- 第五章 蘇俄與蒙古及塔那土伐之經濟關係……………一〇九
- 第六章 蘇俄與新疆之經濟關係……………一四〇

第七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結果·····	一五三
附錄一·····	一七一
附錄二·····	一七四
附錄三·····	一七七
關於參考書之話·····	一七九
地圖一幅	

# 蘇俄之東方經濟政策

## 第一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發展

### (一) 理論的階段

在革命的最早期間，我們已很明白，東方將是鮑爾雪維克政策，及其政治經濟主義中之一卓越的元素。蘇俄政府在東方與西方，或被壓迫民衆與其西方的帝國主義壓迫者之間，劃分了一條鴻溝。這於蘇俄對外國經濟政策之進展，頗有影響。起先，爲要在將來同西方資本主義鬭爭時，能獲得一有用的工具起見，蘇俄政府曾作一勇敢的讓步，以博取東方國家的友情。東方儘有專制君主制的暴政，儘有比西方任何經濟不平等更甚的階級制度和身分制度，蘇俄之能暫時忘掉牠們，乃是



一種政治的手腕。

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間，蘇俄對東方諸國之寬大的讓步，證實了上述的歧視態度。牠宣布廢除沙皇時代，在東方的條約、債務、利益等等，而且不需要交換條件。這種動人的行爲，等於判定西方各政府在土耳其、中國、波斯的通常政策爲有罪。幾年以後，在一九二一年，蘇俄與波斯、土耳其分別訂立條約，放棄了帝俄時代所享有的一切公路、電政、銀行及其他種種權利。一般對這樣概括而勇敢的讓步之批評，都認爲蘇俄是要達到其政治的目的，故不惜犧牲其經濟的權益，實則此種批評忽略了一件事，即蘇俄同時會宣布取消一切戰前各國對俄的債務；這在某種限度內，實足與其在東方的狂妄行動相平抵。

另有一件事，亦足表示蘇俄對東方的新精神。她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 (Brest-Litovsk) 會議中，曾同意公開她的鐵路去運輸由德國轉運至波斯和阿富汗的貨物，這樣推翻了俄國昔日視波斯爲勢力範圍而不許他國插足的傳統政策。

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間，在一連串的宣言與會議中，關於東方民族之政治經濟的解放，蘇

俄曾化費了不少的筆墨。同時，對其東方經濟政策之概括的原則亦有規定。然當時對蘇俄與東方諸鄰國之確定的經濟協約，則未曾述及。這是蘇聯政治的與經濟的普通辯證法的全盛時期。其後，當與這些國家談判正式協定的條款時，遂證出蘇俄并非一溫良的伙伴，如根據其早期對東方的禮讓殷勤而想像得的；反之，卻是一極嚴厲苛刻的對手。例如土耳其與波斯，其對俄通商條約之談判，竟經過七年的時間。（註一）

一九一七年，東方解放同盟成立，并倡亞細亞合衆國之說。赫爾維支（Hurwitz），（註二）於評釋該同盟之經濟綱領時，曾經指出，蘇俄很謹慎的永遠不會喊出「亞洲爲亞洲人的亞洲」一口號。這也許是他們反帝國主義宣傳之邏輯的結論，但他們看得很清楚，假如這樣喊了，他們也許會自己失掉了立足點。於是他們宣布亞洲爲「一切國家的，只要她們在社會方面、技術方面、能參加對這落伍并以農業爲主的大陸的經濟開發，」因而首先是蘇俄，「她將進行相互有利地交換貨物，并參加天然資源之開發。」一月後，在一篇富於戲劇性的對全世界回教徒宣言中，她又市惠於回教徒，（註三）（宣言中包括俄國的回教徒，他們佔俄國人口中一大部分。）宣言說：

「波斯人、土耳其人、阿剌伯人、以及印度人，你們的生命、自由、家屋、受那貪暴的歐洲強盜的蹂躪，已有幾百年了。你們的土地，那些好戰的盜賊想瓜分。我們現在宣布，將那些強奪君士坦丁堡，瓜分波斯，及剝削土耳其的祕密條約，撕成粉碎，而且廢棄了牠。」

共產國際的第二次大會於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舉行。列寧是東方及殖民地兩問題的報告者。（註四）他確切地定下對東方貿易之原則，此原則後來編入國際貿易委員會於一九二三及一九二四年中所發布之法令內。列寧并以爲工業的無產階級雖在東方未能發展，但卻不能即視此爲該處蘇維埃制度必須緩日樹立的理由。關於這一點，確是很重要的，而且是蘇俄他日在蒙古、塔那士伐諸國家中一切行動之根據。這次大會又決議在巴庫召集一個東方民衆大會。

所以幾月以後，當列強的軍隊正佔據着波斯和土耳其大部土地之時，蘇俄卻在巴庫召集了一個東方民衆大會，這對列強自然是很難堪的。從東方各處均有代表到會，而大會的俄國主席及其同志們又長篇大論地痛述西方資本主義之政治的與經濟的罪惡。大會的主旨被齊諾維夫（Zinovieff）一口道破；他說：「我們最強烈的打擊，必須施於英國資本主義之身。同時我們要激起

東方勞苦羣衆的仇視之心。」（註五）不管大會是有怎樣富於戲劇性的背景，也不管大會是有怎樣富於刺激性的程序，到會的波斯人、阿剌伯人、高麗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印度人，終於四散了，並沒有在他們各本國內替蘇俄宣傳產出確實的結果。

## （二）蘇俄經濟政策對東方之影響

同時，蘇俄政府很努力地建立她自己的經濟的商務的系統。在這兩體系中，對於東方貿易，訂有專條。我們在下節中當可講到。

國外貿易之管理，在蘇俄經濟中，直至一九二二，（蘇俄屆時始由革命、饑饉及封鎖所引起之混亂中，漸漸恢復原狀，）尙未顯出實際的重要。以東方而論，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間，蘇俄之第一期的經濟活動，實集中於混雜在政治方式及宣傳中之經濟的一般原則，而絕未注意及確切的經濟立法或條約。

在一九二〇年，當蘇俄國際貿易委員會及國際貿易專營正式組織成立之時，有六個東方國

家，即波斯、阿富汗、土耳其、蒙古、塔那土及西部中國，是經特許，對他們不嚴格地施行國際貿易獨立下的種種條例，同時他們的商人也可直接與蘇俄的商務機關及合作社往來，而且在某種限度內還可以同我人直接交易。此外，蘇俄政府對東方貿易之慷慨的宣言，也於一九二三（註六）及二四（註七）兩年間，由國際貿易委員會，於宣布其第一次對東方貿易的法令時，完全批准。於是東方商人得以在蘇俄境內，經營進出口業無須特許護照，且可參加下諾弗哥羅及巴庫市集。假如我們在這裏簡明地敘述一下蘇俄國際貿易機關之正常的功能，則我們當更能明白認識，蘇俄所給與東方的特許權及利益，究竟含有何等的內容。

### （三）國際貿易專營

國際貿易專營的原則是，國家對國際貿易，必須擁有唯一的絕對的管理之權。專營政策之執行機關是蘇俄國際貿易人民委員會。牠與勞工國防人民委員會共同依照預定計劃，規定進出蘇俄一切貨物之種類及數量。這些進出口交易多半是由國際貿易委員會的附屬機關（如駐在外

國的蘇俄商務代表）直接辦理；間亦由其他經過特許的蘇維埃機關，在該委員會直接管理下，經營之。這些機關，各有其不同的功能。有些機關，如穀物出口公司或聯合煤油公司，是專門經營蘇俄特種商品之出口的。另一些，負商品生產之責的托辣斯，如聯合木材公司，也受有經營海外市場的特許權。大的合作社，如地方合作社及中央合作社，在國際貿易委員會或其國外商務代表團約束之下，亦有直接經營國際貿易（進出口均可）之權。最後，還有由國際貿易委員會代表和外國公司組成的混合貿易公司（註八）；在這種企業內，外國人可以投資到該公司資本總額之一半。牠們是組織了來經營蘇俄的出口業的；或在國外市場上推銷蘇俄貨物的；或在蘇俄販賣外國商品的。像這一類的公司在東方國家中活動的，有土貿易股份兩合公司，有俄波絲業公司，有俄蒙貿易公司，有俄波棉業公司，還有專營俄波間一般進出口業的公司（State）。這些混合公司，雖在行政方面有某種限度的自主權，并且還可以經營國際貿易，但所有其商業交易皆須受國際貿易委員會或委員會駐外國機關之直接監督及管理。

蘇俄國際貿易委員會之又一重要的功能，就是規定進口貨物的種類及數量，并分配這些職

務於其特許經營國際貿易的代理人。只有在進口貨物已規定的數量及種類之範圍內，貨物纔能輸入俄境。（有幾個東方國家應行除外。）

國際貿易委員會調整國際貿易之末一手段就是「特許護照」。進出口貨物每次均須有國際貿易人民委員會護照局所簽發的護照。如在特殊情形之下，間亦由蘇俄駐外國商務代表機關簽發。假如無對該項貿易負責機關所發出的護照，則稅關當局不能允許任何貨物進出俄境。

對於前述享受特殊利益的東方國家呢，則所有這些複雜而令人生厭的手續，如護照、貨物數量種類限制，及稅關手續等均經分別減削至最低限度。實際上，這意思是說，東方商人，無須經過蘇俄國家貿易委員會及其附屬機關之媒介（通常是一長而不能令人滿意的手續），也無須特別許可，便可在俄境私人經營商業。尤有進者，有好多，他們的貨物都不曾受俄國進口數量種類規定之限制，這樣的限制是加於所有由西方邊境輸入蘇俄的貨物的。

這種對東西兩方貿易之歧視態度，適與蘇俄對東西兩方所抱之不同的經濟目的相適應。在東方蘇俄的主要目標在乎找一個足以消納她製造品的市場，并在被壓迫民族中宣傳共產主義；

至在西方，則爲成立長期信用，以便賒購工業機械；或爲取得政治的承認；或爲排斥西方製造的消費品。幾年以前，在蘇俄出口貨物彙編（註九）中，將這些因素分析得極明白：

「我們的東方諸鄰國是處於一特殊的地位。以她們的經濟組織而論，她們不致成爲蘇俄的競爭者。進一步說，這些國家與蘇俄兩方面的經濟利益反需要密切的合作。她們本身是在與帝國主義者奮鬥之中，而且正熱望着整個民族的解放。因此，她們決不致攻擊或封鎖蘇俄，反之卻可視爲反帝運動中一支柱。在這些國家裏，資本主義剛在萌芽。她們的農產品，因了地理的關係，除蘇俄外，永難找着銷售的路。他方面，蘇俄工業品的質料及式樣，都經特別選擇製成，以適於近東諸國的需要與嗜好。凡此事實，對於蘇俄，正如對於東方各國一樣，實有同等重大的影響。我們必須爲這些東方國家的原料品，擔保有一穩定的市場；這樣纔可保證，令他們來購買我們的工業品。目下東方貿易之數額，已較戰前增高了許多，但蘇俄整個國際貿易則尙未能達到戰前的水準。」

這一篇長的政策敘述，其主旨即在說明，蘇俄感覺着東方不會給與其社會主義建設以任



何妨害，遂準備以有異於對付工業化西方的方法去同他們通商。蘇俄對於東方貿易增加之重要，特別是製造品出口之重要，亦頗爲注意。（註一〇）此外，則這半官式的文章中，尙含有若干令人懷疑的假設。譬如說，蘇俄工業品的質料及式樣，都經特別選擇製成，以適於近東諸國的需要與嗜好」一語，即不確實。如果改說，只有東方的標準低，所以蘇俄易於在那裏處置她大量生產的製造品，那或者比較的合乎事實些，雖然以事實言，蘇俄在地理方面，確據有控制這些市場的地位。東方確有許多民衆，例如土耳其農民，他們是這樣的窮，使得他們必須購買市場上最便宜的貨，而不管該貨的質料何如。（註一一）又如，在波斯那種國家內，南方與北方間，缺乏交通的便利，遂不能有交換貨物的市場，不能有供給的來源，也不能有任何選擇的自由。因此，無怪乎俄國可以說，「她的農產品，除蘇俄外，永難找着銷售的路。」在這裏，蘇俄佔着優勢的地位，而且有機會時便毫不猶豫地利用這點，強迫波斯屈服於她的條件之下。

至於蘇俄製造品出口到蒙古的數量大有增進，這決不是什麼貨物質料良窳的問題，而實是因爲蘇俄在外蒙獲得貿易獨占的結果。蘇俄排斥了她的競爭者——第一是中國，因而獲得優勢。

另一可討論之點，就是蘇俄會允許給東方原料品擔保一穩定的市場。這點將來還要更詳細地討論到。夫令蘇俄實業脫離外國原料的依賴，乃是蘇俄計劃經濟中一大目的。雖然這計劃目下尚在理想的階段，但假如一旦實現了，則我們很難了解，蘇俄與波斯、蒙古、阿富汗、這類國家，將更以何種根據去繼續她們間的商務關係，因為這些東方國家最主要的出口即是棉花、生絲、羊毛、這一類的原料品。

一九二三年，國際貿易委員會於第二次全蘇會議中，對東方貿易會明文規定了幾條概括的原則。(註一)這項文件可視為當時蘇俄對東方貿易的正式憲章。

#### 該會決議：

- (一) 減低輸出至東方諸貨物的價格。
- (二) 以比較對待西方略寬大之條件，鼓勵組織對東方貿易的混合公司。
- (三) 對東方貿易，不需要『貿易差額之順調地位』(即出超意)。
- (四) 以極有利之條件促進培植東方貿易。

上述諸原則，其用心實欲與西方資本主義運用於東方之策略挑戰。同時蘇俄極注意於與東方合作開發其天然的富源，並給予東方比較對俄本身更優越的開發權。

這些原則在實際運用上，究竟對東方經濟利益之推進，有多大的力量呢？

其次，這些原則之施行，已至何種程度呢？

關於前述第一原則，那是很顯然的，人工的減低物價頗易與東方諸國家之幼稚工業的利益衝突。例如，正在建設本國紡織、製糖、水泥……等工業的土耳其及波斯即如是。兩國內的實業家已向其政府請求保護，以抵抗廉價的俄貨；兩國現均已採取保護主義的經濟制度以抗禦蘇俄。波斯於一九三一年採用國際貿易專營政策。其採用之最大理由之一，據波斯報紙（註一三）所稱，即是爲了蘇俄的商務機關，在外交特許之下，曾與波斯有劇烈競爭之故。

無疑的，如果減低物價之目的，在於令競爭者也減低其價格，那當然是很有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在此種情形下，當競爭消滅以後，物價是否仍然繼續保持其低水準，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有人引了許多反面的事實，來反對蘇俄的商務機關，特別是在波斯。如有人說，賤價的蘇俄火柴摧毀了

塔布里士 (Tabriz) 的波斯火柴業，而在競爭停止以後，蘇俄火柴立即漲價。(註一四)

這樣，當我們分析蘇俄實際的經濟行爲時，上述「減低物價」一標語的宣傳作用，立即失效。蘇俄物價在東方，正如在全世界任何別處一樣，全是根據「擴張自己市場」一目的而隨機應變地規定的。(此外并無何種根據。)我想，如果要尋出例證——僅僅一個例吧，來證明蘇俄物價會因了東方的經濟利益，而受修改，那也是很難的。在蘇俄能操縱一切的地方，如在蒙古，從蘇俄自己的統計中，就看不出有一點徵象，能證明其物價是經特別削減的。事實告訴我們，有某幾種商品（火油、紡織品、糖）其價格（註一五）似較諸任何地方還高；即令我們將運費計入，尙嫌過高。不過，因運費的準確價率，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不敢對每種物品作肯定的論斷。他方面，如在新疆、蘇俄商業根基尙未十分穩固的地方，蘇俄的紡織品、香煙、鍍鋅器具等，無疑地，是比在安第占 (Andijan) 及奧士 (Osh) 兩處（均在蘇俄邊境上）蘇俄商店中的售價來得低。(註一六)

直至一九二三年，當上述對東方貿易宣言發布以前，蘇俄的國外貿易及工農生產力都甚不興隆。無論蘇俄政府曾作何等經濟的討論，但蘇俄之參預東方事情，與其說是懷抱着經濟目的，毋

寧說是一直就注意在政治方面。自此以後，因了許多因素，蘇俄始漸集中其注意力於經濟活動之實際範圍內。（註一七）佰爾米力教授（Professor Palmieri）於一九二四年曾批評說：

「蘇俄政府似已了解，欲在亞洲操有卓越的政治勢力，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而，遂忠實地仿效沙皇時代的外交政策，集全力於經濟利益之獲取。此其目的，實與英國政策，無甚異同之處。」（註一八）

其後幾年（一九二五至三一）蘇俄在東方各國之發展，完全證實了這批評。這我們在以後數章中還要講到的。

蘇俄政府對東方貿易政策現在更採取一種新的嚴厲的步驟。一九二六年，蘇俄第一次對東方貿易引用「貿易差額平衡主義」（譯者按此名詞之英文爲 Net-Balance Principle，即出入必須相抵，或只許出超不許入超之意）翌年并以此主義爲波俄通商條約（註一九）之原則。這是因爲蘇俄農業生產衰退，不得不由波斯運入大量的消費品（如大米、牲畜、果品、魚類、皮革等），結果遂形成蘇俄的入超，而蘇俄又不滿意這種情形，所以特採此法以資補救。

關於本論題，後引官方報告，曾對蘇俄後期東方經濟政策作如左的解釋（註二〇）

「蘇俄企圖將亞洲被壓迫各國工業化，使她們不再依賴國際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呢，與蘇聯交界的諸東方國家必須承諾，只可輸出原料品到蘇俄，而不輸出消費品；不再與蘇俄的私人交易；也不要像土耳其一樣，常向蘇俄輸出高過世界物價水準的貨物。」

一九三〇年時，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曾以特種法令，封鎖下諾弗哥羅及巴庫兩市集；其理由如左：

「因鑒於統制原則在我們的經濟組織中，日益重要；手工業製造品之銷售，已漸能運用工業合作制度；及近年來對東方貿易之直接關係，日益增進；我們現在決議，封鎖下諾弗哥羅及巴庫兩市集。」（註二一）

本法令激起波斯、土耳其、阿富汗及其他東方貿易商人之極大的憤怒，這些人都是在極有利的情形下，來此兩市集作他們大部分的生意的。一九三〇年間，蘇俄特組織了一所國營貿易公司，專司辦理東方貿易事情；惟煤油、棉花、羊毛，則另有特別機關經營。其組織公司的意義，即在準備將來好

統制調整蘇俄對東方的貿易。蘇俄之廢除原來東方貿易者所享受的種種特權，不啻表示蘇俄政府已不願再維持她以前對東方明白宣布的「利他主義」的態度了。

本篇所述種種趨勢，只是一個籠統的初步的研究，至於詳細的研討，及蘇俄與東方各國之個別的經濟關係，及訂定的商約，則在後幾章中，我們還須詳為論及。

#### (四) 蘇俄關稅與其東方邊境諸鄰國

##### (甲) 戰前之俄國關稅

戰前俄國的進口稅在歐洲是最高的，雖然在本世紀開始時，俄國關稅已漸減輕，(註三)但迄一九一二年，其進口稅尙照貨物價值平均抽征百分之三十。俄國工業在十九、二十兩世紀中，便是在這高築的關稅壁壘保護之下，逐漸長成；這種保護主義的關稅壁壘，今日已大部分為蘇俄政府國際貿易專營之諸嚴格限制所代替了。

為表示與西方邊境不同起見，凡由阿斯脫拉罕 (Astrachan) 邊境，或在高加索 (Caucasus)

土耳其斯坦 (Turkistan) 稅關區內，或在色米巴拉丁斯克 (Semipalatinsk) 及西伯利亞 政府稅關區內，輸出入俄境的貨物，俄政府訂有特別章程待遇之。」(註二三) 這樣的規定略與今日蘇俄所謂「亞細亞邊境」相符合。(註二四) 依照本章程，「凡入俄境銷售貨物的亞洲商人，在關稅方面得與波斯人一樣，享受同等的稅率。」至波斯的貨物，則係依照一九〇二年俄波關稅協定所規定的稅率課稅。章程中并明白規定：「凡歐洲及其殖民地的貨物，如經特許，得由波斯或其他東方地方運入俄國，但必須依照俄國所定的歐洲稅則中之稅率完稅。」「凡在歐洲稅則中規定禁止入口之歐洲貨物，阿斯脫拉罕或其他東方稅關當局，即應不准其進口。」這樣，俄國就可不怕歐美各國，為要享受亞洲邊境輕稅率的待遇起見，遂由那方面輸運歐美貨入俄境了。

依照懷德伯爵 (Count Witte) 的二元政策，凡未與俄國訂立最惠國條約之諸國家，其貨物須課以特別加重的關稅。以此為根據，懷德伯爵與許多國家（如德、法、奧）訂立了貿易協定。(註二五) 因俄國在波斯及蒙古兩處是有卓越的政治勢力，所以俄貨在這兩處均享有片面的極優異的待遇。依據一九〇二年俄波關稅協定，兩國間之進出口貨物，其徵稅的稅則，分為A稅則（俄國）



B 稅則（波斯）及 C 稅則（俄國）（註二六）由俄輸入波斯的貨物在 B 稅則下課以輕稅；由波輸入俄，爲俄國幼稚工業用的原料品，在 A 稅則下，亦課以輕稅，至對波斯很重要而對俄卻無甚重要的波斯出口貨，如大米、魚類、生絲、蛋類、鴉片、寶石等輸入俄國時，則須在 C 稅則下課稅。C 稅則的稅率，由俄國普通稅則中此類物品之稅率等級看來，是很重的。由土耳其的亞細亞邊境輸入俄國的貨物，也得照這稅則完稅，（註二七）惟菸葉與歐產貨物則須除外，因爲牠們須照歐洲稅則納稅。他方面，土耳其對由俄輸入的俄貨，也課以很高的稅率。（註二八）

俄國對歐亞洲間，經由俄國轉運的貨物，採取禁止的辦法。例如，爲了要防止德國勢力伸入波斯起見，俄國只承認由郵包寄運的貨物，可以在俄國轉運。

### （乙）蘇俄之關稅政策

由亞細亞邊境進口的貨物，課以較輕的稅，此爲戰前俄國政府的政策，今則蘇俄政府更寬泛地應用牠。此外，對上述東方諸國家，蘇俄政府復訂有個別不同的進出口稅率，以示優待。但這并不是同時即可適用於整個東方的貨物。所謂亞細亞邊境既是如此重要，則我們不妨由蘇聯稅關法

彙編中，看看所謂亞細亞邊境的界說：

「亞洲貿易係指由裏海各口岸進口的貨物；由黑海到蘇俄經過交叉陸地邊境進口的貨物；由蒙古及中國北部進口的貨物；并專指產自裏海及上述陸地邊境諸國家的貨物。」（註二九）

在一個國際貿易全由國家主持經營的國度裏，其經濟制度中居然還保留着關稅，似乎有點離奇吧。因國際貿易既是專營了，則蘇俄在其國境上征稅，頗有點像小孩子一樣，將這口袋的錢，拿出來又放在那口袋內去。最初，蘇俄的經濟學者不大贊成，在蘇俄裏面有稅則之類的東西；而且許多年來，稅則究竟應否保留於蘇維埃經濟制度中，似早已成爲公開的論題。關於此點會有許多抽象的討論，但尋找一代替的新制度，是如此困難，所以一九〇三年的關稅法，直至一九二三年尙存留着，且爲征稅之準則。

關於國際貿易專營，列寧早日曾說過，像戰後蘇俄那樣一個貧窮的國家，又在工業建設的試驗期中，無論怎樣的關稅，都不能防止賤價外貨的流入。惟有由國家來經營國際貿易，纔能有效。地防禦那些有害於蘇俄經濟計劃的貨品。其後，凡贊成稅則保留的主張，全不得要領；而且似乎別

樣的法子也可得到稅則保留之同樣的結果，固無須運用那複雜而又不合式的機構，如稅關法，稅關等等。有些贊成稅則保留者以為：稅則能補救蘇俄「特許護照」制度所不及的地方，如旅行者隨身攜帶的行李，郵政包裹等等；又可以算作國家收入之一小小的來源（註三〇）又可認為要求別國對蘇俄作關稅讓步時之一要挾的工具（註三一）又可糾正消費者對「非必需消費品」之嗜好。以下是幾個例，告訴我們，蘇俄政府對所謂「非必需消費品」如何征稅：衣飾品，抽從價稅百分之四百；香料、胡椒、薑之類，百分之八百；巧格力、煉乳、糖果，每一公斤征十盧布的從量稅；紅茶，抽從價稅百分之一百七十。關於茶葉的稅率常在改變。這是最新的一九三二年正月的稅率。

關於本題，尚有一比較最值得稱述的理由，即稅則之保留，可使俄市場上本國貨與外國貨間之價格趨於平衡。主持國際貿易的機關，既是從事於具體的經濟園地內的工作，即必須注意於市場上經濟的律則。因此，蘇俄國際貿易專營中，尚不能漠視「使各種不同的物價趨於平衡」的必要，（註三二）這就是今日稅則的功用。

一九二一年，蘇俄的經濟狀況漸見恢復，遂得從容注意於修正戰時稅則，以適合國內常變情

形之必要幾年以來，一個接連着一個的高稅則是宣布了。迄一九二四年，大部分這些零碎的稅則全被取消，另訂一自主稅則（註三三）以提倡工業建設及增加日形衰落的消費品爲宗旨。在本稅則中（註三四）亞細亞特別條款下，所有由蘇俄東方邊境諸鄰地（波斯、土耳其、阿富汗、蒙古、塔那士伐及新疆）輸出到蘇俄之農產品、原料品，差不多全經豁免一切稅捐。同時蘇俄爲交換起見，曾用很大的壓力，誘令土耳其及阿富汗政府減低或廢除各該國的羊毛出口稅，但這兩國家仍然堅持其原有的稅率，不允減低。這個稅則，後來成爲蘇俄與別國訂約時，協定稅則之根據，如俄意條約卽其一例。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遠東施行的乃是歐洲稅率，而非修改過的亞洲稅則，這或係爲要防止日貨侵入之故。所有這些給與東方貿易的特別利益——無論是關於關稅的，或普通關於國際貿易專營的——完全不會載入蘇俄與他國訂定的最惠國條款內。此點曾經蘇俄於俄波、俄土兩商約中，明白聲明過。（註三五）

及至蘇俄工農業生產力漸已恢復舊觀之後，政府卽覺有增高關稅以保護本國工業并減削大量的東方進口消費品之必要。（雖然，對於同樣進口，仍給東方以較西方優異的待遇。）因此，在

一九二七年，又制定一個新的自主稅則。（註三六）凡粗製品及精製品之進口稅率均經加高。對於東方的輸出入各貨，亦經分別另行釐訂稅率。經過裏海及亞洲陸地邊境而輸入蘇俄的貨物，仍如前享受較輕的稅率。最受優待的物品是：米，免稅（如從別的邊境入口，則須抽百分之二十的從價稅）；帶毛未製生牛皮，免稅（如從別的邊境進口，則須抽百分之十五的從價稅）；水果，由土耳其運來者免稅（如由其他亞細亞邊境入口，則每百公斤須納三盧布的稅）；又棉花、羊毛、牛奶、牛油、乳酪、及蛋類，均須納很輕的稅。

一九三〇年間，此稅則又經修改一次，但以東方的個別的區別稅則而論，則實質上并無若何變更之處。（註三七）有幾種物品如絲茶的稅率，因常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的命令與以更改，所以我們必須翻閱蘇俄官方布告，而後方能知道。在某時期中，牠們的稅率究係多少。

此外，蘇俄還同其東方鄰國，如波斯與土耳其，分別訂立有協定稅則；又在阿俄通商條約未訂定以前（該約自一九二一年停頓至今），片面的特別豁免阿富汗某些物品的進口稅（註三八）又認可與蒙古之實質的自由貿易。

一九二七年，蘇俄與波斯所訂定的通商條約及關稅協定，實自一九二一年即開始談判，且爲一極困難之談判。雖然蘇俄因國際貿易由國家專營之故，對關稅收入并不感覺有什麼財政上的重要，但波斯卻歷來就視之爲國家收入之一主要的來源。（註三九）波斯的商人及經濟學者對此商約極不滿意，因爲該約中規定很輕的波斯農產品（佔波斯貿易總額中一大地位）的出口稅；（註四〇）又規定極輕的俄國油類及其產品的進口稅（百分之二）；他們認爲這兩項貨品的稅，當如棉布品的稅一樣（百分之三至五），應該可以充裕國家的收入的。（註四一）關於油類及產品必須減低稅率一節，蓋爲蘇俄承認一九二七俄波商約之絕對不允讓步的條件。波斯最初尙逡巡不決，嗣因北波斯在當日交通不便的情形之下，深有賴於蘇俄市場，所以在一九二六年蘇俄抵制波貨之後，終於被迫不得不接受蘇俄的條件。

波斯當日曾保留，從那年起，五年以後，波斯得到關稅自主權時，有修改該關稅協定之權。（註四二）其後，在一九二七的世界經濟會議中，波斯遂要求關稅自主，（註四三）爲與會諸國（包括英國與蘇俄在內）所承認。於是在一九二八年，又與蘇俄締結了一新的關稅協定。（註四四）這次協定中反

增加一變本加厲的條款，規定該約之有效期間爲八年，爲波斯法律所允許的最長久的年限，此外則實質上與一九二七年協定大致無二。

雖然關稅在蘇聯經濟制度中，并不重要，但蘇聯的關稅制度卻是極端繁複的。第一，她有一個自主稅則，裏面復含有四個區別稅則：（一）適用於西歐邊境；（二）適用於默木斯克（Murmansk）及白海諸口岸；（三）適用於遠東邊境；（四）適用於裏海及亞細亞陸地諸邊境。其次，她有與波斯、土耳其及其他幾個歐洲國家間所訂立的關稅協定，（註四五）而這些協定之訂立，又是以自主稅則爲根據，而按照該稅則所定稅率，減低百分之若干的。最後，爲了要適應國內經濟狀況發展的動向，蘇俄政府復常變更她稅則中的稅率。

#### （丙）轉運的貨物

因蘇俄在地理上處於歐亞兩洲之間，故貨物轉運問題常感異常重要。蘇俄與其鄰國，如德意志、波斯、土耳其、阿富汗、蒙古等所訂立的商約，其中都特別對此問題有所規定。蘇俄之貨物轉運政策，其與戰前帝俄政策不同之點是：蘇俄給與亞細亞邊境諸鄰國以轉運貨物到歐洲之

權利，而對由西歐轉運至亞洲的貨物，則仍維持戰前帝俄的政策。蘇俄的這種態度在一九二八年國防勞工委員會公布的法令中，有明白的敘述。依照這個法令，對那些已與蘇俄訂定商約的國家，或對那些已與蘇俄談判妥洽轉運問題的國家，蘇俄可給與以轉運貨物的自由。這就是說，不管發貨或收貨的國家是誰，凡由蘇俄轉運的貨物，必須來自一已與蘇俄訂定商約的國家。這法令主要的是對中國而發，因為中國尚未與蘇俄訂立商約；同時也是對比利時、波斯間糖業貿易之一大打擊。被逼經過長的海程及駝車路而到北波斯的比利時糖，是不能與由裏海口岸進口的俄國糖競爭的。（註四六）這法令并不影響德國，因為德國第一即注意到輸出至波斯貨物的自由轉運的，故她的權益遂未受損害。這裏有一點很有興趣的，就是波蘭與捷克斯拉夫運往中國的貨物，都取海道，而不經由西伯利亞鐵路轉運。末了，這法令又禁止歐洲產的棉織品、糖、肥皂及其他許多製造品之類，經由蘇俄轉運亞洲，因為她恐如給與轉運的權利，也許會搖動俄產同樣製造品在亞洲之市場。然而實際上，因過度考慮蘇俄之經濟的利益，遂有不少過度小心的保留條件，以保護貨物轉運；蘇俄政府又常武斷地去應用牠們，以致使得她與別國所訂之貨物轉運協定之本身的抽象權利，毫



無價值。特別是波斯，貨物轉運問題會引起許多糾紛。刻下，蘇俄政府尚不允許中國西部的絲，經由蘇俄轉運歐洲，因此得以操縱整個的市場。

#### (五) 蘇俄與東方各國的關係之形式

蘇俄在東方各國所追求的經濟目的，根本上，并無若何不同之處。有時似乎有些不同，那只是因為政治情形的變動，或事實上的需要，不得不然。有時一個遠大的目標，常因注意考量一些眼前的次要的事情，遂為俄政府所忽略了。另一方面，推進其經濟目的之動率，大部須有賴於蘇俄與各該國間之關係，而這些關係通常又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很明顯的，以條約為基礎而與蘇俄發生關係的，有波斯、土耳其等。在此等區域內，蘇俄之商業活動，必不如在外蒙古之隨便，因為外蒙古除了名義上是獨立以外，差不多很快地要同化於蘇俄了；同時，蘇俄的活動，也必不如在基發（Khitva）及布哈拉（Bokhara）之隨便，因為那兩處是合併於蘇俄的好例證。（註四七）這樣，在條約、同化、合併三大基礎之上，東方國家得與蘇俄發生關係，而在幕後，高立着蘇聯，將許多複雜的東方民族包括

在內。

除去以條約與蘇俄發生關係的土耳其與波斯之外，蘇俄政府曾於一九二五年及一九三二年，并不尊重中國中央政府的主權，即逕與新疆省當局締結正式通商條約。蘇俄與阿富汗之關係的真正基礎，乃是友好親善條約（一九二一年）及互不侵犯條約（一九三一年）（註四八），但使這兩條約更爲完善的通商條約，則迄未成功，雖然好久，好久即在談判之中。事實雖然如此，但阿富汗仍享有蘇俄對東方貿易所給與的最惠待遇，而且享有自由轉運進出口貨物於蘇俄境內之權——照例，這項權利只有曾與蘇俄訂有商約的國家纔得享受的。不過，在目前經濟情況之下，阿富汗實很少利用她所享有的轉運特權。

依據蘇聯憲法，蘇維埃聯邦中諸自主共和國，其經濟的與政治的事務，均須由莫斯科聯邦委員會直接處理。（註四九）許多東方民族（註五〇）如大吉克人（Tadjiks）、烏志班人（Usbeks）、卡扎克人（Kazaks）、克琴滋人（Kirghiz），他們都有着確定的雖然不科學的經濟生活，也受着這種憲法中關於經濟方面之規定的影響。因爲蘇維埃俄羅斯是聯邦中最大的單位，所以莫斯科方面

關於經濟的決議，實際上可說是絕對的了。假如一旦莫斯科決定要多生產棉花以供給蘇俄的紡織工業，則那些大吉克人、烏志班人及中亞細亞諸非斯拉夫血統的民族，必須犧牲別的農產來供給之；且須服從所謂「計劃化」的農業集體化，（註五）「計劃化」的生產，最後還須服從「計劃化」的棉花價格——雖然他們對這些無上重要的計劃從來不曾參加過意見，甚至會因計劃之實行而得餓死之結果。

使一個鄰國——法律上獨立的鄰國——的經濟及政治組織，漸漸同化於蘇俄的經濟及政治組織，這是將來合併的先聲。這又是一極有效的煙幕，因為假如公開地將土地吞併了，也許會引起什麼國際間關於主權的糾紛。蒙古與塔那土伐正在這種命運之中。蘇俄貿易在該兩國之急速的增加，及兩國內蘇俄的有力競爭者之被排除，均足指示蘇俄的政策，已替蘇俄的經濟利益，獲得有好結果了。

（註一）蘇俄與兩國間之第一次商約於一九二七年簽訂。

（註二） Cf. Elias Hurwitz, Die Orientpolitik der Dritten Internationale, Berlin, 1922 (P. 21.)

(註三)在不久的時間以後，蘇俄政府以植棉爲名，毫不猶豫地摧毀了土耳其斯坦回教民族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之傳統的方式。 Cf. Report of Moslem Congress at Jerusalem, Sept. 1931 (*Oriente moderno*, March 1932, p. 131)

(註四) Cf. Protocol of the Second Comintern Congress,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Carl Hoyrn, Hamburg 1922.

(註五) Cf. Stenographic Record of the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ussian Edition, Moscow, 1920.

(註六) Cf.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public, Russian Edition, Moscow, 1923, No. 88, p. 1542.

(註七) *Ibid.*, 1924, Nos. 100, 101, vol. 10, p. 99.

(註八)混合貿易公司由勞工國防委員會於一九二二年以命令組織成立。 Cf. Pravda, No. 4, 1922.

(註九) Cf. Encyclopaedia of Soviet Exports, 2nd. Edition, Russian Edition, Berlin, 1928, vol. 1, p. 34.

(註一〇) Cf. Bulletin de la Banque d'Etat, Moscow, Aug. 1930:「關於工業品之輸出，特別是輸出東方各國，其增加尤爲重要。」

(註一一) Cf. Report on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urkey, Dept. of Overseas Trade, London, 1927, p. 20.

## 第一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發展

(註一二)關於決議原則全文，請參閱附錄一。

(註一三) Cf. Iran de Téhéran, Nov. 17, 1931 (p. 3); Oriente moderno, July 1930 (p. 310.)

(註一四) Cf. Khan Kazemi, Le Commerce extérieur de la Perse, Paris, 1930 (p. 183.)

(註一五)下列一表指示東西各國糖及油產品每噸之價格。(基本統計由俄文 Foreign Trade 摘出 Statistical Survey, Oct. 1931.) 每噸本錢由著者自行算出。

國別	油產品出口 (噸)	費用 (千盧布)	價格 (每噸)	國別	糖出口 (噸)	費用 (千盧布)	價格 (每噸)
意大利	八七,八九六	三,六九五	一四盧布	蒙古	三,三三三	一,四三七	四三元盧布
蒙古	四,三六六	一,〇九〇	二五盧布	拉特維亞	三,〇三三	二,〇九五	六三元盧布
德國	三四四,八六六	九,九六六	二元九盧布	波斯	三,六三九	八,四九九	三三元盧布
波斯	四七,三九五	三,七四六	七盧布	德國	六,六〇九	六,六六	九四盧布

(註一六) Cf.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 Society, vol. xvi, Part IV, 1929, "Politics and Trade in Central Asia", by W. B. Sialarati.

(註一七)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日，齊趣林在蘇俄東方商會演講詞中，說道：「原來，當蘇俄與東方為獨立而反抗共同敵人的時候，我們與東方的關係是純政治的。今則我們尙有一更重大的工作當前，即我們生產力之發展。」 Cf. A.

Palmieri, *La Politica Asiatica Dei Bolscevichi*, 1924, p. 275.

(註一八) *Ibid.*, p. 275

(註一九) 關於商約詳細條文請參看第三章。

(註二〇) B. Ischboldin 著 *Die russische Handelspolitik der Gegenwart*, 1932 (p. 109.) 中引用。但未

註出該文出處。

(註二一) Cf.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n Edition, 1930, vol. 18,

No. 209, p. 352

(註二二) Cf. *Messenger of Finance*, Russian Edition, No. 10, 1914: "Absolute and Relative Degrees of Customs Duties in Russia" (p. 455.)

(註二三) Cf. *Collection of Laws of the Russian Empire*, Russian Edition, vols. iv-viii (1912).

Published by the Russian Book Co. "Deyatel," Moscow. Part VII: Laws concerning the

Collection of Customs (p. 74.)

(註二四) 參閱上節『蘇俄之國際政策』

(註二五) Cf. Margaret Mill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 London, 1926, (p. 51.)

(註二六) Cf. Khan Kazemi, *Le Commerce extérieur de la Russie*, Paris, 1930 (p. 117).

(註二七) Cf. Boris Ischboldin, *Die Russische Handelspolitik der Gegenwart*, Jena, Verlag von

第一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發展

Gustav Fischer, 1930 (p. 6.)

(註二八) Cf. General Report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urkey, 1919, Dept. of Overseas Trade, London (p. 123.)

(註二九) 由俄文 Soviet Customs Code, Moscow, 1929, 摘錄 Cf. Collection of Customs' Tariffs, Russian Edition. Press of Narkomtorg and R. S. F. S. R., Moscow, 1929 (p. 3).

(註三〇) Cf. "Memorandum on foreign trade of U. S. S. R.", Birmingham Bureau of Research on Russian Economic Conditions, No. 2, p. 2, 1931.

(註三一) Cf. Kaufmann, "The Organisation of Russian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Moscow, 1929 (p. 56).

(註三二) Cf. Ischboldin, op. cit., p. 103.

(註三三) 蘇維埃聯邦第九次大會決議，稅率在原則上須較戰前低三倍。此時蘇聯生產能力尚無一能滿足國家需要。關於稅則，可參閱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U. S. S. R.," No. 5, p. 53.

(註三四) 關於稅則，可參閱 "Collection of Customs' Tariffs of the U. S. S. R.," published by the Narkomtorg Press, Moscow, 1929 (p. 303).

(註三五) 關於商約之詳細條文，可參閱第一、第三兩章。

(註三六) 關於稅則，可參閱俄文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U. S. S. R.," 1927, No. 8, p. 113.

(註三七) Cf.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U. S. S. R.", 1931, No. 4, pp. 65-87.

(註三八) 同上 1925, p. 309 (Decreases of 人民委員會 26, ix, 1925.)

(註三九) Cf. Kazemi, "Le Commerce extérieur de la Perse", op. cit. p. 122.

(註四〇) 一九〇二年，俄波關稅條約中，因俄國之影響，波斯只輕徵其農產品之出口稅；此次不過再恢復舊觀而已。

(註四一) Cf. Kazemi, op. cit. p. 123.

(註四二) 依據 Turkmanchi 條約，波斯政府認諾，如未得俄政府同意，波斯無自由加增已定稅率之權。

(註四三) Cf. "Report of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1927, 波斯

代表團說明書, vol. 1, p. 245

(註四四) 關於新關稅協定全文，可參閱俄文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U. S. S. R.", 1928,

No. 17, p. 73.

(註四五) Cf. Varchaver, "Le Commerce extérieur et la Politique Commerciale de l'Union

Soviétique", Institut d'Études Économiques de Moscow, 1926, p. 162.

(註四六) 在比利時運輸部長高給 Brussels 出口業商會的信中，顯明地申述了不能由蘇俄轉運貨物之困難信中，

他說：「因我們與蘇俄無外交關係之故，我們在德黑蘭，甚至在北波斯全部的商務大受阻礙……蘇俄只允許郵包

可經由蘇俄轉運。有一次，比波商行訂購了一批吊襪帶和吊襪帶，於是我們只得裝成幾百小包寄出，每包只能裝六

副吊襪帶和三副吊襪帶！這樣一來，我們自然化了很不合算的郵費。但在同等情形之下，意大利或法國商店卻可以

## 第一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發展



## 蘇俄之東方經濟政策

三四

只化上一點點輕微的運費，將這些東西完全打成一小包，再運出去。』 Cf. "Les Relations Brégo-Persones," reprint of the "Chambre syndicale de la Exportation, Brussels, 1930.

(註四七) 惟在基發，則於一九二〇年特別與蘇俄訂有商約，內有數條規定如下：

(a) 一切商務均由兩國政府機關辦理

(b) 廢止私人貿易制度。

(c) 一切關於交通、產業、礦產、及農業之特許讓與權，只可給與有蘇維埃制度政府之國家。全文可參閱

Hurwitz, "Die Orientpolitik der Internationale", Berlin, 1922, p. 35

(註四八) Cf. "Le Messager de Téhéran", July 19, 1931: 「喀布爾阿富汗外交總長於接見新聞記者時聲稱：「此新阿蘇條約，實見有令兩國更形接近之最大的可能性。目前吾等正與蘇聯談判商約，該約必能促進阿富汗之經濟進步也」云云。」

(註四九) 憲法於一九二二年公布。

(註五〇) 蘇聯境內，非斯拉夫民族與斯拉夫民族之比為四十比三。 Cf. "La Politique Orientale des Soviets,

Le Monde Slave", Aug. 1929.

(註五一) 蘇俄所產棉花刻下有百分之四十是由集體農場產生的。 Cf. "Le Vie économique des Soviets,"

No. 125, 1930.

## 第二章 蘇俄與土耳其之經濟關係

### (一) 戰前之形勢

戰前俄國對在土耳其之商務之發展，無甚重大興趣。雖然俄政府有天然的機會與土耳其發生更密切些的經濟關係，但因沈醉於巴爾幹、亞細亞及海峽問題的政治陰謀之中，她竟忽略了她的良機。

大戰前夕，在波斯、蒙古及中國西部，甚至在阿富汗，俄國的外交家暨代理人均費盡氣力，想要提高俄國的商務權益。他們不惜用壓力，去替他們的人民或政府取得租借地，去製造一些有利於俄國商務的法律；這樣他們計劃擴張俄貨市場到東方各部分。

惟在土耳其則不然。俄土之間有着重大深刻的政治猜忌及矛盾。這種先入之見，大大地影響

俄國外交政策，致使一切關於純粹經濟方面的問題亦無考慮的餘地。大戰前不久，有一個孤立的俄國外交家名叫古爾克維支的（Goulkevitch），當時任君士坦丁堡的俄國代辦，敢於反對這樣冷淡的外交關係之存在，而提議要完全改變對土外交政策。依照他的意見，俄國當局絲毫不會明瞭當時一班土國青年的未來力量，這班青年也許會激烈地改造土耳其之經濟的與社會的生活的。土耳其之失掉了她的政治尊嚴，是因為她堅持她在小亞細亞的野蠻的傳統政策，同時別的強國，第一是德意志和意大利，都以很有利的條件，使她們在土的經濟地位鞏固。一九一四年二月，古爾克維支寫給俄國外交大臣的書信中，有如左的一段話：

「今日經濟問題在土耳其之極端的重要，指示我們一條再在這鄂托曼帝國（Ottoman Empire）重建我們勢力之最確當的路。只有物質的權益纔能作為實力的基礎，纔是樹立政治威權之最和平有效的方法。質言之，假如我們要恢復我們昔日在土耳其之歷史上的地位，則最簡捷的辦法，莫如同土耳其作雙方互惠的談判……這談判必須有一種經濟的與商業的諒解，使我們同土耳其的關係更形密切。」（註一）

這樣一件眼光極端銳利的外交文書，其中所敘陳各點，今日已由理論的階段轉成實際政策了。經濟問題在今日之土耳其更形重要；（註二）同時在俄國則有一個蘇維埃政府，她已放棄帝俄時代一切政治上的野心，而着重於「經濟工商業的相互諒解」——這樣的諒解是帝俄時代古爾克維支一再促沙皇政府注意，而專獲成功的呀！

戰前俄國之缺乏一確定的商業政策，及此黑海兩岸兩大國之相互仇視，實大有礙於貿易發展；直等到大戰和革命，纔將兩國對於這種情態負責的政府，完全掃滅。

一九一三年，俄國對土輸出共值三五、七八三、〇〇〇盧布，佔俄國出口總值百分之二·四；同時俄國由土輸入共值一八、四四〇、〇〇〇盧布，佔俄國進口總值百分之一·三；前者爲土耳其進出口貿易總值百分之五；後者則爲百分之三·一三。（註三）

俄國對土主要輸出爲油產品、五穀、糖、藥品、磚、鉛及鐵器；同時由土輸入棉花、菸葉、橄欖油、堅果、無花果及果子之類。

兩方進口稅均甚高，且土耳其亦未曾享有由俄轉運貨物（無論進出口）的便利。大戰前七

十年間，海峽被封鎖者四次，一切商船均不許通過：第一次在一八五三至五六年，克里米戰爭時；第二次在一八七七至七八年，俄土戰爭時；第三次在一九一二年，土意戰爭時；第四次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初起時。由統計觀察，海峽每受封鎖一次，則經過黑海的貿易立即呈極顯著的低落；這些貿易大部是操於土俄兩國之手的。（註四）海峽每被封鎖一次，則俄國想掃除土耳其勢力之心也隨着愈益堅決。

在黑海的另一面，土耳其民族主義的高潮在經濟方面表現出來的是，採取強烈的保護主義的政策。在大戰前夕，土耳其曾宣布將所有進口稅一律普遍增加百分之四，即是按照價值抽百分之十一的從價稅；大戰的時候，此值百抽十一的稅又改增為值百抽三十。（註五）當一九一三年，土耳其剛剛提議增加稅率時，俄國會提出抗議，但翌年，似即默認了，並願照該稅則繳納。默認的條件是，土耳其承諾與俄國共同選一俄籍人參加其鄂托曼債務整理委員會。（註六）

(二)一九二一至二七年蘇土經濟關係

在俄國剛剛建立蘇維埃制度時，蘇俄政府即表示願助土耳其反抗「布爾喬亞政府」之政治的、財政的與經濟的侵略。其後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商約（一九二八年）中關於經濟方面之條款；蘇俄之甘願放棄帝俄時代獲得的諸般權利；及洛桑會議中蘇俄之給與土耳其以多方面的幫助（雖然兩國間對海峽問題仍多齟齬）凡此種種，均足證實蘇俄之對土同情的態度。這一切行動，頗合當時土耳其一般民衆的要求，並適合決心力圖脫離外人羈絆之土政府的心願。

在以後蘇俄連續頒布的關於國際貿易之諸法令中，（註七）土耳其即被視爲「在國際貿易統制下享受特別優待」的諸東方國家之一，雖然事實上土俄商務多半是經由黑海及歐洲口岸。下表告訴我們蘇土間由亞細亞邊境及由歐洲邊境經過的貨物的數量統計（註八）

年	別	土貨經歐洲邊境運入俄	土貨經亞洲邊境運入俄
一九二六至二七		九、六六四 千盧布	一、一二五 千盧布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一三、〇四九	千盧布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一九九一	千盧布
年	別	俄貨經歐洲邊境運入土	俄貨經亞洲邊境運入土		
一九二六至二七	一三、一八四	千盧布	五二六	千盧布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一四、〇七一	千盧布	一、一一九	千盧布	

直至一九三一年商約簽定以前，土耳其商人尙可在蘇俄境內自由貿易，其貨物亦可以無須特別護照對土國進口貨物，蘇俄亦減低其關稅至極低限度。

由早期蘇俄經濟法令中，我們可以看出蘇俄當時頗有一種成見在胸，即欲增加其對土輸出，并排除在土的競爭者。（註九）雖然有好幾年（一九一九至二四）能作輸出用的俄貨極爲有限，但蘇俄曾竭力改善其對土經濟關係的機構，以便等到蘇俄生產力恢復時，可以發揮其作用。

一九二一年的土蘇友好同盟條約，並沒有規定她們間的經濟關係，只是由俄國允許，由巴統（Batumi）進出口的土國貨物可在俄境內自由轉運，并由蘇俄正式廢除沙皇時代的租界及不平等條約。正式商約則經過六年的談判，方始成立。特別是蘇俄要求土耳其給與其商務代表以外交

特許權一節，引起不少困難。此際，在一九二二年（註一〇）蘇俄在倫敦的一個商務機關名叫亞可斯的（Arcos），在君士坦丁堡開設了一個支店。於是在商約未正式簽訂，蘇俄所提議的商務代表團之法律地位的問題未得圓滿解決以前，一切土蘇貿易均由這個非正式機關辦理。這主要的原因是，亞可斯是在英國註冊的，在英國法庭中有合法的地位，所以受人尊敬。一九二四年，由亞可斯改組成的一個混合公司，名叫土蘇公司的，成立了。此公司之目的在吸收外資，并在土耳其市場上推銷俄煤、水泥、白煤及其他可作輸出的俄貨。

戰後，蘇俄對土貿易比對任何東方國家的貿易發展得快。一九二一至二三年間，對土貿易佔蘇俄全部東方貿易百分之二十五。及至一九二三年夏季，因兩國商約談判之停頓，遂使此頗具生氣之貿易大受打擊。土耳其也曾抵制過俄貨，欲強迫蘇俄放棄其商務代表（國家貿易局）應有特殊外交地位之要求。懷抱着同一的目的，她甚至不惜於某一短時期內，以可觀的損失，去購買澳洲產穀類，以代替俄產者。但這些策劃，絲毫未曾奏效。幾月以後，土耳其終於取消抵制，與俄恢復正常商務關係，但蘇俄商務代表之法律的地位一問題，則仍然懸而未決。（註一一）



除合法的貿易外，自革命以來，還有數量很可觀的私貨由土蘇邊境私運入南高加索一帶地方。『在南高加索，特別是在巴統，所有的民衆全贊助土耳其這種私貨生意，所以牠也具有半合法的性質。』（註一二）這種私運偷漏並不是一種虛構的地方事件，因為有莫斯科發布的許多防止私運命令及蘇俄稅關之私貨緝獲統計表，足資稽考。（註一三）

從一九二三至二七年，雖然除俄麥出口外，土蘇全部貿易尚未達到戰前的水準，但確是在日有增進的情形中。一九二二年，土耳其公布一新稅則，其中對俄貨并未與以優待。曾經蘇俄竭力抗爭方得免征的羊毛出口稅且在本稅則中又恢復了，而且別的稅率也一律增加。（註一四）這是土耳其對蘇俄採取『政治聯合，經濟獨立』政策之漸見具體化的徵象；其後，這種政策成爲土蘇關係中最特著之點。

左列一表（註一五）說明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商約簽訂時，四年間，土蘇貿易的動向，及其與蘇俄全部國際貿易之關係：

年	別	蘇俄對土輸出	貿易總額(百分比)	蘇俄由土輸入	貿易總額(百分比)
一九二三至二四	一〇、二二二 <small>(千盧布 戰前)</small>	五·〇%	五九三 <small>(千盧布 戰前)</small>	〇·四%	
一九二五至二六	一七、七〇〇	二·七%	九、八〇〇	一·三%	
一九二六至二七	一三、七一〇	一·九%	一〇、七八九	一·五%	

蘇俄出口中，增加最多的爲油產品、糖、棉織品、小麥及鐵器。貿易差額方面，蘇俄總是出超，雖然對土輸出總量仍算不得什麼重要。

### (三) 一九二七年的商約

經過六年十分波折的談判，土蘇通商條約終於在一九二七年簽定了。蘇俄輿論贊美這條約，認爲是土蘇友誼之印證，但在土耳其請求批准該約之土文本的序言中，則所表示的態度，殊大有異於蘇俄。下面是從土耳其政府陳述書(註一六)中摘出的一段，由此可以看出土政府無疑地，對蘇俄商務代表團得享外交特許權及治外法權一節，(這是曾經長久辯爭的呀)懷着恐懼：

「蘇俄的國際貿易是由國家經營。蘇俄政府又以承認其商務代表爲對任何國家締結商約之必不可少之條件，我們因此不得不承認她。蘇俄代表堅持，除在安哥拉（Angora）之商務代表團總部及在君士坦丁堡之分部外，得設立其商務代表團支部於土耳其別的城市中，特別是在士麥拿（Smyra）、特刺比達德（Trebizond）、美士拿（Mersina）、埃爾斯倫（Erzeroum）、科尼亞（Konia）、喀斯（Kars）及亞茲林（Artherin）諸地。經過長期的談判，我們始能勸她放棄喀斯及亞茲林兩地的支部。（按結果土耳其人只給與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團以治外法權。（註一七）爲保證原則上雙方利益互惠起見，我們也在條約中，特別訂有專條：如我們決意在俄設立商務代表團時，蘇俄政府也應給些我們以同等的權利。」

關於稅關方面，則比較樂觀，該陳述書中又說：

「附着幾個保留條件，我們援用了最惠國條款。於是我們的農業品及工業品——如第一及第二貨品目錄中所示——進入蘇俄時，得享受最惠國條款之待遇。此種利益，蘇俄政府從不曾給與任何一歐洲國家的。」

質言之，即土耳其輸至俄國的貨物，得與波斯及其他享有特殊待遇諸東方國家一樣，享受低關稅率。條約中之第五款復保證在交互的原則上，對於產業之獲得，領有及保護，均照最惠國待遇。（註一八）條約中尚有一附件，列表說明，可由土耳其商人無須「特許護照」運入蘇俄之貨物——主要的是新鮮或蜜餞水果、堅果、牲畜、油及菜蔬等等，如果此等貨物的數量是在蘇俄規定的進口貨物種類數額的限制以內。

進口貨品目錄中百分之三十，及消費品百分之八十，可由土耳其商人輸入俄國；其餘百分之七十的原料品（菸葉、牛皮、棉花、苧麻、生絲、羊毛、——實際上均屬土耳其出口業中最重要之項目）及百分之二十的消費品之輸入，則保留下來給蘇俄的商務機關。不過，條約上又明白規定：如蘇俄商務機關不會完全利用她所得的輸入比例時，土耳其可以有權去做。

蘇俄政府宣稱：「我們給與土耳其商業以這種種的便利，因我們深信，兩國將來的經濟關係必係建築在能使兩大友好國家絕對滿意的基礎之上。」（註一九）

這就是蘇俄對這次商約的收場語。

事實上，這條約的效能何如呢？

(四) 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之土蘇經濟關係

雖然比較起來只在蘇俄國際貿易中佔一頗小的百分數，但蘇俄對土貿易於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同時，同期內土耳其全部國際貿易則減少百分之三十。(註二〇)

左列統計告訴我們蘇俄在貿易方面仍續據出超的地位：

年	別	俄對土輸出	貿易總額(百分比)	俄由土輸入	貿易總額(百分比)
一九二六至二七		一三、七一 <small>千盧布</small>	一·九%	一〇、七八九 <small>千盧布</small> (註二一)	一·五%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一五、一九〇	〇·五%	一四、〇四二	一·八%
一九二八至二九		一七、四五〇	二·〇%	一二、一一六	一·四%
一九二九至三〇		一六、五〇〇	一·六%	九、九〇〇(註二二)	〇·九%

土耳其進口稅是如此之重，戰後該國購買力又是如此之低，爲什麼蘇俄對土貿易還總是出

超呢？這只要看一看土蘇兩國間交換的貨物之性質就可明瞭一個大概了。蘇俄對土輸出——五穀、油產品、煤、木料、五金、棉織品——全是土耳其非買不可的日用必需品。反之，由土輸入蘇俄的，除羊毛和棉花外，差不多都是奢侈品——如地毯、水果、堅果、菸葉——這些都是蘇俄想完全排除或限制到極低限度的。

雖然從上列統計中，我們并看不出蘇俄對土出口有什麼很可觀的增加，但蘇俄在土商務確是較有相當進步，且已勝過其他的競爭者。土耳其進口中，俄貨由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三·六增至一九三〇年的百分之七·二，尤以糖、煤、小麥（百分之六百的增加率）及棉織品為諸進口俄貨中增加最甚者。（註二三）

在一九二七商約中，曾明白規定土商可有由俄運貨幣至土之權（惟不得超過其所獲全部盈利百分之三十）。但蘇俄當局不願這規定，仍阻止土耳其商人運走他們的現款，堅持他們的錢必須全部用在蘇俄，於是強迫他們運俄貨到小亞細亞去。（註二四）蘇俄這種不擇手段只求竭盡所能以限制外國匯兌價值的辦法，曾引起土耳其諸多的不滿，關於這件事，土政府曾正式向蘇俄提

出抗議（雖然俄政府簡直不理這回事），并在抗議之中特請蘇俄注意：即土耳其駐俄領事，在將他們收入的簽證護證費及其他款項換成土耳其貨幣時，亦曾經歷不少的困難。（註二五）土政府的機關報 *Milliyet* (20. vi. 1929) 亦曾登載幾次同樣的煩言。土耳其商人的錢在蘇俄銀行中被緝去，而且他們的貨物，據說是爲了不會依照商約完稅之故，常被充公。（註二六）當蘇俄政府這樣對土耳其某些經濟權利，施以極專橫的待遇之日，而在安哥拉政府心目中，仍未忘卻對「布爾喬亞的西方資本家」之不信任。鄂托曼債務乃是同情土國的一個最好的藉口；無疑地，一九三〇年加拉罕之到君士但丁堡，（註二七）更令土耳其一般輿論堅信，惟有這個債務纔是土耳其貧乏的財政總長之一不可忍受的負擔。

（五）一九三一年土蘇商約

一九三一年，蘇俄又與土耳其訂立一新的商約，（註二八）此爲兩國現今經濟關係之基礎。在一九三〇至三一全年中，土耳其商會（註二九）及大部分報紙（註三〇）均公開地嚴重反對俄貨之流入。

一九三一年三月，Yilmaz 報曾有一段話說：「俄煤之侵略我國市場；我國水泥業之衰落；因俄貨競爭，我國小麥之不能輸至希臘，及菸葉之不能輸至德國；俄貨對我國紡織工業之威脅；凡此種種，使我們有研究蘇俄傾銷政策之必要。」有好幾次，政府被熱烈地請求去調查，究竟俄貨進口，對本國企業，影響如何。土耳其商務總長對這些請求的答覆是推諉規避的，同時態度也是毅然的。他說：「抵制傾銷的計劃，也許會引起蔑視土蘇商約之結果。我在職一天，我不願負採取這種計劃之責。不過假如你們有其他的提議，我卻願意以極大的注意去考核牠。」（註三）他方面，必須注意者，則一九三一年中蘇俄之傾銷政策實威脅全世界；而且事實上，這類事件很難找着適當的證據；在別國固如此，在土耳其亦然。即以土耳其棉織水泥兩工業而論，說俄貨對牠們有害，實屬臆測之談，并非真的事實。土耳其的紡織工業是受着高稅率的保護，但全國只有八萬枚錠子，以全土出產的棉花之半，供彼製造，尙製造不完，遑論供給其國人以賤價的布疋了。實則土耳其大多數的羣衆乃是一班極貧苦的農民，他們的購買力目前實已低至無可再低的地步；以故無疑地，蘇俄棉布品可以在那裏找着廣大的銷路了。如此說來，則「防止傾銷以挽救國貨工業」的呼聲，并無多大道理。



附帶還有一點，即主要的對土棉織品輸出者，實為意大利與日本而非蘇俄。

假如我們再考察一下土耳其水泥工業的情形，則可得出相同的結論。土耳其國產的水泥現在是剛敷本國之用。(註三二)蘇俄輸出到土的水泥向來就為數不多，而事實上且由一九三一年的八、七八五噸減至一九三二年的五三四噸。(註三三)

這裏最足以引起興趣之點是：土耳其乃蘇俄所引為最忠誠最是好感的同伴，而在這個國家裏居然會有反對傾銷的呼聲（不管是誇大或言過其實到什麼地步）並且對蘇俄商務機關最懷猜忌之心的居然就是土耳其的商會、商人和實業家。

當一九三一年土蘇通商條約由土耳其政府提出於大議會時有好幾位議員嘖嘖有煩言，以為沒有給與他們充分的時間去考慮防止傾銷之危險的辦法。土耳其外交總長及商務總長為自己辯護說：『土蘇兩國間現存之親密的關係足視為決不會有不公平競爭（如傾銷）之保證。』(註三四)這一類的飾詞實是土蘇兩國，在兩方為了某種原因，不願開誠佈公地說話時，慣用的一種技倆。

該約批准時，蘇俄的輿論，及李維諾夫在君士坦丁堡的演講詞（註三五）是那樣的熱烈地充滿着生氣，一若在土蘇經濟關係上即將有實質變化的樣子。不過，當我們閱讀該約全文時（註三六）我們當可覺知，該約已對一九二七商約與以幾處可注意的修改。最重要的改革是：（一）貿易差額均衡制度之引用（這是保護土耳其抵抗無限制的蘇俄進口的）；（二）土耳其自動放棄其在一九二七商約中享有的自由輸出貨物至蘇俄之權利。這次新約中并明白規定，駐土蘇俄商務代表機關須受土耳其法律之約束及管轄——這一點可說是蘇俄方面很難得的讓步。條約上說：

「凡商務機關在土耳其之合法的行爲，及由此行爲所得之經濟結果，必須受土耳其法律之約束及管轄。同樣，除國際公法上所允許，爲外交使領或國家代表所用之物品外，土耳其得在其本國境內緝拿蘇俄貨物，或充公之。」（註三七）

這個規定的結果，使得土耳其，於削減蘇俄商務代表機關的權利一點，獲有較其鄰國波斯更大的成功。

在如此情形之下，莫斯科方面對本約之熱烈贊美，似需相當解釋。李維諾夫關於蘇土經濟關

係之友好的說明；其對於使兩國趨於更密切經濟合作的諸因素之樂觀的分析；及蘇俄報紙特別在彼時着重土蘇友誼一點（註三八）凡此必然皆是經過深思熟慮而發的。原來蘇俄急於以任何代價維持其與東方一致的外貌。假如駐土蘇俄商務機關的行動，如土耳其報紙所敘述的，是廣為散佈了，則於蘇俄在東方其他各國的宣傳殊為不利。同時可注意的是，環繞着土蘇貿易的不良空氣，蘇俄官方報紙始終未與記載。註三九蘇俄政府似欲在國際舞臺上與土耳其保持聯合的政治戰線，故決意盡力掩飾泯滅這經濟上的小小糾紛。

俄報 Jzolistiya 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有一篇社評，特別論及土蘇關係說：「無疑的，在不久的將來，蘇俄工業發達時，土蘇友誼將更進展至新的經濟合作的境地。爲土耳其着想，與蘇俄——唯一不存侵略之心，無意採取侵略政策，而只以提高東方國家，特別是土耳其的經濟地位爲職志的國家——的關係是極端重要的。西方帝國主義反土獨立的戰爭，距終結之期尚遠。所謂鄂托曼債務之債權人決不考慮土耳其其貧困不堪的財政情形，只要求足額償付他們所持的債券。在國際貿易方面，外國資本只限於作貪婪地壓迫土耳其農民的活動。土耳其其在改良其經濟情形之過程

中，當前實遇着極複雜的問題。在她極端的困難中，她決不能從其西方鄰國得到何種幫助。資本主義國家之顯然無力，即令欲暫時緩和世界經濟恐慌，尙無成就；國際聯盟之軟弱無能；英國反動力之長成；及世界大戰之恐怖；在在均使土耳其擬求經濟援助於西方之希望，頓歸泡影。在如此環境中，惟有與蘇俄之確切的友誼纔是最有價值的。——這樣一篇議論真可十足代表自一九二〇年巴黎大會以來蘇俄所採取的「對東方友好」態度，——自一九二〇年以後，骨子裏雖在政策慾望的衝突中，但表面上仍頑固地維持着的這種態度，這是讀本章後可看出的。

### (六) 現狀之分析

蘇俄已有充分時間與機會來試驗土耳其之經濟心理。他們也很知道土耳其的商業界是用着日益增長的猜疑與恐懼，注視着他們的活動。雖然對蘇俄明白宣言的友誼表示首肯，但很明顯的，土政府絕對不致，因欲排斥西方或安慰蘇俄之故，而不惜犧牲其自己的經濟利益。不顧蘇俄的壓力，土耳其現在是加入國際聯盟了。她現在顯然是想求得國聯的借款以助她出於財政的困難。

她對於擬想的國聯借款，似較她對於蘇聯允諾的借款，更信任些。同時，在一串由土政府寫給莫斯科的文書中，土政府煞費苦心地指出加入國聯這一步驟不應影響其與蘇俄之現存的友好關係。在裁軍會議的第一期中（一九三二年），當土俄兩國代表在日內瓦守着共同政治戰線之時，土耳其政府忽令駐君士坦丁堡的蘇俄貿易局向土耳其商會付註冊費。（所有外國商店均必須屬於該商會。）貿易局以其外交地位為理由，拒絕註冊。土耳其法庭竟不顧牠的反對的理由，卻令牠多付二千鎊（土金）作為付款遲延之罰款。（註四〇）這小小一點不幸事件也可代表土耳其對蘇俄的態度了。

蘇俄政府現在了解，欲增加其對土貿易，只有給與土耳其以她在別處所不能得到的便宜條件。一九三二年五月，伊斯默特巴夏將軍（General Ismet Pasha）訪問莫斯科時，（註四一）蘇俄政府自願借給土耳其信用借款八百萬元，作購買蘇俄產農工業機器之用，（這真是蘇俄工業技術之一大進步，因為向來蘇俄總得買進這一類機器的。）并送土耳其政府十架曳動機車，五輛鐵甲車，兩部運貨汽車和一乘公共汽車。借款并不需要利息，而且雙方議定於二十年內用土耳其的出

產償清。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這些曳動機車及運貨汽車，可說是開蘇俄經濟史上一新紀元的。假如土耳其所購俄產的別種機器更比這些東西來得可靠，則土耳其確已做了一筆好交易了。不管土耳其有如何的經濟計劃，但她根本還是一個農業國，且因近日物價慘跌，在歐洲實為最受困苦者。她對農業設備——如蒸汽曳動機車、運貨汽車、棉花潔淨機、羊毛潔淨機、肥料之類——其需要之大，殊非她大多數農民的購買力所能置備。所以這次蘇俄對土借款，在土耳其方面看來，實是一件富於誘惑性的事，因為這一方面使她能得着她所急需的工業品，同時一方面可以用她在現今經濟狀況之下任何地方都難覓得銷場的農產品為交換。（註四二）

儘管土耳其報紙及商界對蘇俄傾銷及不公平競爭曾發出反抗的呼聲，土耳其仍是東方各國中，對俄實行『政治親善經濟獨立』二元政策之最成功者。高的稅率，國營貿易比額制度（Quota System）之引用（註四三）及土耳其商業立法之一般的趨勢（即不許蘇俄進口貨物享受優待）均足使蘇俄進口貨額相當低小而無害於土耳其。雖蘇俄商務機關對增加貿易已竭盡能力，但土耳其買俄貨只在她覺得有那種需要的時候，假如不必要時就不買。還有一點值得稱述的，即在東

方國家中，她是唯一的國家，其火柴市場不會爲蘇俄火柴所壟斷。(註四四)

蘇俄出口在土耳其進口總額中，無疑的是日漸增進，雖然因土政府限制頗嚴，因而常有很可注意的變動。一九二五年，蘇俄進口佔百分之二·五四，至一九三〇年，即增至百分之七·一九，(註四五)一九二六年，蘇俄出口在土耳其全部進口貿易中居第十二位，迄至一九三〇至三一年，即一躍而居第七位了。(註四六)當時由土輸出至俄的棉花、羊毛均大爲增加，即在一九三〇年時，蘇俄尙是土耳其棉花的大主顧，但自一九三〇年以後，土棉出口即形銳減了。

沒有統計也沒有敏銳視察者的報告，(註四七)足以指證土耳其在其工業現狀之下，俄貨會如土耳其某些商界中人所說的危害牠。另一方面呢，假如土耳其一旦放鬆了她對俄國進口貨的警戒，則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壓力，及俄貨需要市場之迫切，也許會相當地危害及正在發育之土耳其近代工業的基礎的。

一九三二年，土耳其有一位名著作家(註四八)曾替土耳其作了一個計劃如下：『在不損害俄土現存親密關係之原則下，與國際聯盟親善，與西方合作，并以國聯之助力，實現長期借款及公用

事業諸計劃。』土耳其想必會於將來期間，按照相似上述的政策急速進行的吧。這樣她可以採取西方及蘇俄所能給與的最好的東西。同時，因土耳其既已決意求助於國聯，則蘇俄是否能如以前一樣，殷勤向土表示好感，則今尚未易明瞭呢。

(註一) Cf.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des Imperilismus. Dokumente aus den

Archiven der Zarischen und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Berlin, 1932, vol. 1, No. 265, p. 273.

(註二)『夫近代國家必然爲一經濟的國家，假如我們不了解這個，則我們對「近代國家」這一術語，可說尚未十分了解。』 Cf. Djumhonniet, 15, vi 1930.

(註三) Cf. Soviet Commercial Year-Book, 1925 (p. 215, 216), London, Fisher Unwin. 但俄文

Messenger of Finance (No. 8, 1914, p. 344)中所列的數字，則與此處所列者，大相逕庭。據該書，則俄對土輸出三四·五百萬盧布；由土輸入一六·九百萬盧布。

(註四) Cf. Margaret Mill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 London, 1926, p. 39.

(註五) Cf. 'General Report on Trade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urkey', Dept. of Overseas Trade, 1919, p. 123.

(註六) Cf. Die Inter. Beziehungen, op. cit., 俄國外交大臣及駐君士坦丁堡俄大使間關於本問題之詳細

第二章 蘇俄與土耳其之經濟關係



羅訊 (vol. i, p. 457.)

(註七) Cf.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R. S. F. S. R., Gosizdat, Moscow, Decrees of 人民委員會、勞工國統委員會, 1923, p. 1542, No. 88. Ibid, 1924, No. 55, pp. 105-6.

(註八) Statistics from Soviet-Union Year-Book, 1929, pp. 281-306.

(註九) Cf. Soviet Encyclopaedia of Exports, Edited by the Soviet Commercial Delegation, Berlin, 1925 (vol. iii, pp. 529-31)

(註一〇) Soviet Encyclopaedia of Exports, (vol. iii, p. 530.)

(註一一) Cf. Izvestiya, 16, iii, 1931

(註一二) Cf. Ischboldin, op. cit., p. 181.

(註一三) Cf. Zagorsky, *On va La Russie?* Paris, 1928, p. 189.

(註一四) Cf. Ischboldin, op. cit., p. 133.

(註一五) Statistics from the Soviet-Union Year-Books, 1925, 1927.

(註一六) 附加土耳其茶葉中雜質之量 Cf. La Legislation Turque, Recueil des lois, Decrees et Reglemens de la Republique Turque. Istanbul, 1929, vol. v, pp. 356-7.

(註一七) Cf. Die Auswärtige Gewalt der Sowjet-Union. Dr. Jur. W. Von Metzler. Rothschild, Grunewald, 1930 (p. 72).

(註一八)關於「互濟」之法律方面的批判，可參閱第三章。

(註一九) Cf. *La vie Econ. des Soviets*, April 1927, p. 2.

(註二〇) Cf. *Economic Review of the Soviet-Union*, Feb. 15, 1932.

(註二一) Cf. *The Year Book of the Soviet-Union*, 1929, 1930.

(註二二) Cf. *League of Nations Balance of Payments*, 1932, p. 259

(註二三) Cf. *La vie Economique des Soviets*, Paris, Feb. 1931, No. 131, p. 14.

(註二四) Cf. *Ischboldin*, op. cit., p. 198.

(註二五) Cf. *Oriente Moderno*, April, 1929, p. 171-2.

(註二六) *Ibid.*,

(註二七) Cf. *Izvestiya*, 8. iv. 1930. *The Times*, July 22, 1930.

(註二八) For text see *Collection of Laws and Decrees of U. S. S. R.*, partii (pp. 491-513), Nov.

11, 1931.

(註二九) Cf. *Djumhouniet*, 3, iv. 1931.

(註三〇) Cf. *Bulletin Periodique de la Presse Turque*.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Paris,

1931.

(註三一) *Djumhouniet*, 13, ii, 1931.

第二章 蘇俄與土耳其之經濟關係

(註三二) C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urkey, Report, Dept. of Overseas Trade, 1932.

(註三三) Cf.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Dec. 1932,

(註三四) Cf. La Correspondance d'Orient, Aug. 1931.

(註三五) Cf. Izvestiya, 28. xi. 1931.

(註三六) Cf.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Soviet Union, Gosizdat, Moscow, 1931, No. 18, p. 247.

(註三七) Extract from the Treaty in Collected Laws of the Soviet Union, 1931,

(註三八) Cf. Izvestiyam 16. iii. 1931:『在這莫斯科條約的第十週年(一九二一)我們可用極端滿意的情感來說,土蘇關係實代表蘇聯對外關係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註三九)另一方面,在中亞及東方的俄文報章及雜誌中,則一再申言凱末爾政府之布爾喬亞性,這是爲居住那一帶地方的人民而發的,莫斯科方面常疑這些民族會向君士坦丁堡政府及其同教者表同情。(eg. *Turkenskaya Iskra*, *Pravada Vostoka*, *Novy Vostok*, *The Bulletin of the Press of the Central East*…… Cf. *Asiatic Review*, April 1930, No. 26, pp. 324-30)

(註四〇) Cf. *The Times*, April 20, 1932.

(註四一) *Ibid.*, May 8, 1932.

(註四二)當本書付印的時候,土耳其報紙宣布,土耳其代表團已赴啟得薩去購取土耳其棉織工業所需的機器。在訪

間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以後，這兩個代表團將同蘇俄 Orloff 教授領導下的一羣專家同穆君士坦丁堡。Orloff 教授正在爲土耳其計劃工廠之中。 Cf. Milliyet, March 10, 1932.

(註四三) 國營貿易比額法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六日) 說：『凡供給土耳其政府或受土耳其政府補助諸機關以貨物之國家，必須購買相當於所供貨品價值之土耳其產品。如不照辦，則土耳其政府即可不允償還該國所供貨品之值。』 Cf. Oriente Moderno, Dec. 1931.……按這一條土耳其法令純是鍼對一九三一波蘇條約而發，因爲該約中規定，凡供給波斯政府及波斯國營事業之俄貨，可完全免『貿易差額均衡制』之束縛，俄國亦無須由波斯輸出同類貨物，以與進口俄貨相沖抵。

(註四四) Cf. Izvestiya, 8. iv 1932.

(註四五) Cf.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Republique Turque. Quatrieme vol. 1929-31, Istanbul, 1931.

(註四六) Cf. Il Messaggero degli Italiani, 28. i. 1932.

(註四七) C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urkey, Reports Dept. of Overseas Trade, 1928, 1930, 1932.

(註四八) Zeinel Khehive Bey, 土耳其 Khizimet 報 的主人。

## 第三章 蘇俄與波斯之經濟關係

### (一) 戰前之局勢

戰前俄國在北波斯的野心與陰謀中，已朦朧地顯現了經濟的因素。自十九世紀中葉，當俄國最初依照近代的形式組織其紡織工業時，俄國即垂涎於波斯的產棉區域。加之俄國之外裏海區 (Transcaspien) 及土耳其斯坦兩地均屬枯旱地域，不得不依賴北波斯的糧食。俄國之所以能在波斯之國際貿易中據有優越的地位，全是因了地理的關係；而波斯南北兩部之長期缺乏交通的便利，使外國人無法在北波斯與俄國競爭，因此北部諸省遂不得不純依賴俄國的市場。

一九〇二年的關稅條約，使俄國貨品很容易地流入波斯。同時俄國對波斯國王的借款，於俄國操縱波斯的經濟政策時，實為一極便利有效的工具。自一八二八年托克門佳 (Torkmanchai)

條約以後，這條約剝奪了波斯的關稅自主權，情形便一天壞似一天，而俄國每年亦得從波斯攫取貪贖的波斯統治者手中，獲取了一些租界和各種權利。

俄國駐波斯外交代表與莫斯科來往的公文中，常不絕地討論着經濟發展及商務機會等問題，特別以大戰前幾年爲尤甚。自莫斯科最近發表了昔日的外交檔案（註一）以後，當日局勢愈易明瞭。由一九一二至一四中間，無疑的，俄國外交家及大臣們均極努力地提倡購買土地、移殖人民、攫取借款及捐稅管理權等等計劃，以便令俄國在北波斯有實質的經濟的主權。俄國的目標是很顯然的：即在波斯之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阿斯脫拉伯得（Astrabad）及馬山德蘭（Mashaderan）三處購買土地，并使之殖民地化；上述三地不許非俄國人開闢租界在某些區域內，與俄國領事以直接征收捐稅之權，作爲償還俄債之保證。另一方面，波斯對這計劃也同樣明白地反對，但并無效果。

托克門佳條約中有幾條，波斯政府同英國的見解一致，解釋爲：禁止外國人同俄國人在北波斯獲取土地或財產。（註二）但在大戰前幾年，俄國堅持這條約當有新的解釋，并進行在靠近其南

方邊境的波斯境內建立俄國殖民地。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東司長(Dean of Middle East-ern Department)寫給駐阿斯脫拉伯得的俄國領事道：『如在阿斯脫拉伯得及够琴(Gürgen)兩處還有可以取得的產業時，請立即呈報。并告我以地方的面積及需款約數。我當囑最高土地整理委員會去辦理。』(註三)購買土地的理由，在俄外交大臣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寫及財政大臣的一封信中，有一簡略扼要的敘述：

『喀拉打甫租界(Karadagh)除對俄國商業有重大之利益外，即以政治立場而論，無疑的亦屬非常重要。這租界佔亞塞爾拜然全城面積十分之一，而是以七十年的期限租與「俄國產業公司」。於是該公司便可對居住該地之好亂性成的羣衆，發生直接影響。他們既被「俄國大公司」所雇爲工人、視察人、給養輸運人，他們現在應該轉入和平的職業了。』(註四)

像這樣一舉數得的利益呀，無怪懦弱昏庸如波斯政府也要盡力抗議了。俄國在波斯得着一些極富饒的地方，內中包括一產棉區域，此於俄國之紡織工業，實有無限的價值。在政治方面，如能直接影響南方邊境的居民，其對於該邊境之保護作用，實較派遣大隊士兵還來得妥當切實。在駐德黑

蘭 (Teheran) 俄國代辦致俄外交大臣的信中，曾指出波斯對俄國括殖政策之反對：

「提倡及擴張俄國在波斯之土地所有權，無論從經濟的或從政治的立場看，都是我們最重要工作之一。因此我認爲伊凡諾夫 (Yanov) 令俄人在馬山德蘭及阿斯脫拉伯得兩地購買或租借土地之計劃，實最合於現在的需要。波斯政府之反對是很容易了解的。雖然托克門佳條約之規定，對於波斯之反對理由，不無小有幫助；但普通的薛立愛特法律 (Shariat Law) 則於我們有利。」(註五)

這就是戰前俄國在波斯的企圖。本書之比較詳細地敘述牠，是因爲這種企圖是天然的。俄國同波斯的地理關係使得牠不得不然。無論是俄國的什麼政府，這種政策或許是總會存在的，在蘇維埃政府下，也許會更進一步施行這政策的吧。

## (二) 戰前俄波貿易

戰前俄國是波斯最好的主顧，同時也是她主要的製造品供給者。俄國貿易在波斯國際貿易



中佔百分之五十九；或進口總值百分之五十五，出口總值百分之六十五；每年進出口共計約值七萬萬克倫（波幣名——進口三〇〇、五七七、八五八克倫；出口三二八、九八〇、〇〇〇克倫。）（註六）俄國從波斯出口中購買百分之九十四的棉花，百分之九十八的大米，百分之六十五的皮革；此外尚有大量的水果、牲畜及樹膠。波斯原棉在俄國製成棉布之後，又大量地轉賣至波斯，這種棉織品（註七）成爲一九一三及一九三一兩年中波斯最多的進口貨品。

一九一〇至一三年間，波斯由俄輸入大量的火柴（註八）糖、五金製品、棉織品及油產品。以波斯這樣一個富於煤油的國家，爲什麼還得從俄國輸入油產品呢？這裏我們必須記着，波斯南北兩部的交通是這麼不便，而且非常不經濟，使得她北部諸省實際上非依賴俄國油不可。

爲要更擴張其商務，俄國遂不許別國的貨物經由俄國邊境轉運至波斯（註九）又設立銀行專門經營俄波貿易；又在波斯政府中扶助她的代理人使佔重要位置（如一九〇二關稅條約負責者波斯財政總長南斯 Zans）；這樣嚴格地將波斯緊緊束縛在俄國身邊。

俄波貿易是根據一九〇二關稅條約而加以規釐的。依據這條約，凡俄國幼稚工業所需的原

料品，都完納很輕的稅；反之波斯出口中很多別的重要的貨品，如米、菸葉、絲、蛋、魚之類，進口至俄時，則須完納很重的稅。

### (三) 戰後局勢及蘇俄在波斯之初期活動

大戰後，波斯政治經濟兩方面的情形都起了廣大深刻的變化。波俄邊境上擾亂了好幾年，使波斯主要的市場，及製造品的供給來源完全斷絕，於是漸由英國貨取俄國之地位而代之，且英貨之進口數量亦每年俱有增益。

終於蘇維埃政府在俄國樹立起來了。這就是說，波斯當前有一個新興勢力——這勢力廢棄了沙皇時代俄國對波的種種暴行，同時并宣布她自己為波斯的友人。

英國之佔據波斯，并在波斯境內主持侵佔巴庫及土耳其斯坦的軍事計劃，這引起了波斯的大不滿。鮑爾雪維克黨人們立即把握着這重建好感的機會。因此她們的使者有一時期中頗受波斯政府的歡迎。不過，當一羣過度操切的共產黨人佔據了恩茲里 (Enzeli) (註一〇) 的時候，波斯

政府立即感覺到共產侵略之緊迫可怖，於是情形遂爲之速變。自恩茲里事件以後，波斯對俄遂轉入恐懼與審慎的新態度中去了。

即在純粹經濟方面，英國在其臨時佔據波斯期中，亦有慌張莽撞之處。一九一九年英波協定中有幾條，要波斯加征俄貨進口稅，平均由百分之三增至百分之五。此爲英國欲令英貨在波斯市場上獲有比俄貨較優越的地位之直接企圖。波斯政府拒絕批准該協定，并特別反對協定中關於財政的條文，認爲是無理的干涉波斯內政。

英國在波勢力自一九二〇以來，卽日趨衰落，雖然當時英政府尙能代替俄國，而爲波斯外國貨品之主要供給者。但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間，因共產黨人之努力，此種優勢復歸俄國。此由駐德黑蘭英國商務參贊之報告中可以看出。報告中說：

「俄貨以異常低價出售，逼得波斯商人不得不用現款或別的方法去購買牠。因此俄國現已排除英國，爲波斯洋貨之主要供給者。一九二六至二七年，俄貨進口之比數爲百分之二三·四，迄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卽激增至百分之三八·四了。爲了她自己的理由，俄國用其簡單的方法

法，不顧血本的犧牲，剷除了她的競爭者。』（註一一）

這并不只是一個滿懷不樂的英國領事館官員之有偏見的報告；一切波斯方面對蘇貿易的統計及評論都足以充分證實這些話的。

#### （四）一九二一至三一年波蘇經濟關係

波蘇經濟關係於一九二一年正式恢復。兩國間曾簽訂有一友好條約，廢除沙皇時代對波一切債務及不平等條約等等，並組織一混合委員會以談判商約。此際因波斯被豁免蘇俄國際貿易專營章程之束縛，且得享受優異的關稅待遇；又因當日蘇俄農業衰敗，對牲畜及食糧，需要甚殷；故波斯對蘇出口貿易大為昌旺。波斯商人又充分利用蘇俄所給與的在下諾弗哥羅及巴庫兩市集直接貿易之權利。因之，直至一九二六年對蘇貿易均為出超。至一九二一年即開始進行談判的商約，當時尚懸而未決，因為蘇俄方面固執着幾點——波斯認為同她本身利益有衝突的幾點，譬如，蘇俄堅持俄油輸入波斯時，波斯只可徵收輕微的關稅——不肯讓步。一半也是因為波斯很遲疑

審慎地不敢給與蘇俄代表團以外交特許權之故。一九二四年，波蘇曾簽訂一臨時協定（註一）但未爲波斯所批准，該協定中并無若何值得注意之點，只由波斯政府承諾，給與蘇俄商務委員及其代表本人，而不給與商務代表團事務所以外交特許權。一九二六年，蘇俄事先不曾警告，竟忽然抵制波斯貨物。結果對波斯農業加以極殘酷的打擊，而且可說不啻一極嚴厲的覺書，提醒波斯，使她知有賴於蘇俄的好意的友誼之甚。其後，該項抵制取消時，波斯商務即須受特許護照之限制，并須受「貿易差額均衡」制度之約束。此其目的，在使以後貿易差額不致再於蘇俄不利。

翌年，一九二七年，久經遷延的商約（註二）終於同漁業和關稅兩協定，同時以換文的方式，由波蘇兩政府臨時簽定了。「貿易差額均衡制度」在本約中，仍被視爲波蘇貿易的基本原則。每年，凡兩國間准與進口的貨物，都由德黑蘭和莫斯科兩處各開具一清單。同時，因蘇俄限制波斯對蘇出口之結果，在她們間之經濟關係中，遂引起一種新的「以物易物」制度。在俄之波斯商人或商店，只准帶回相當於其由波輸俄原貨價值之百分之十的現金或鈔票，其餘百分之九十必須是俄貨。尤有進者，波斯出口商人如未能呈驗正式文件，證明該項俄貨確已運入波斯，則蘇俄稅關當局

可有權不再允許波斯貨物入口。蘇俄政府每年願向波斯購買價值二萬五千萬克倫或五千萬盧布的貨物。這些貨物的一半，可由波斯商行輸入蘇俄，但即在這一半中，波斯至少尚須讓與蘇俄國營貿易機關或合作社以百分之二十五的輸入優先權；假如國營貿易機關不願輸入或別的主願顯出高價，則他們也可以轉賣與別的買主。其餘一半貨物的輸入蘇俄權，則完全保留下來給蘇俄商務機關。

依照該約第八條，波斯商人可以從蘇俄輸入任何種貨物，惟左列各物則須除外：

- (一) 石腦油及其附產品
- (二) 米穀
- (三) 五金製品
- (四) 有貴重價值的皮毛貨
- (五) 在蘇俄各處邊境均禁止出口的貨物，如軍火等。

波蘇的貿易是如此為許多限制所困繞着，故結果在波斯引起了絕大的憤怒。最後，利用這條

約，蘇俄政府復取得在波斯購買土地的重要權利。

本條約只是暫時的，實際上，在一九二九年即歸無效。由蘇俄政府的立場看來，可說已達到了她欲減低對波斯貿易入超之目的，如下表（註一四）所示：

年 別	波 斯 對 俄 輸 出	波 斯 由 俄 輸 入
一九二六至二七	一六三·九	一八四·四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一九九·〇	二〇九·一
一九二八至二九	一六六·二	二九一·〇

本表單位為百萬克倫（註一五）

一九二七條約所制定的「以物易物」及「進口貨物種類數量限制」制度，使波斯商人大大為不滿。蘇俄商務機關是處在有利的地位，可以隨便選擇，供給波斯市場上最需要的蘇俄貨物及製造品，如糖、茶、棉織品等。而波斯商人則每每嘖嘖有煩言，說他們常須接受無法出售的或次等品貴的貨物，而以他們的出口貨為交換；并且說商約中關於這點，沒有匡救的辦法。凡在「進口貨物

種類數量限制」單中所列的貨物，其價格都是根據波蘇兩國內市價訂定的。在這點上，顯然的波斯又吃虧了，因為波斯市場是自由的，競爭的，而蘇俄市場則是在嚴密統制之下的，且其物價又是異常地高昂。

關於曾引起許多糾紛的裏海漁業問題——在大戰前，裏海漁業以供給俄國鱈魚及魚子醬著名——則此次的漁業協定亦定下了解決方案。該項漁權本來係於一八六七年間由波斯政府全部讓與一個俄國商行，名叫李亞拿佐夫兄弟公司的（Lianazoff Brothers）。革命後李亞拿佐夫公司與俄國其他私人企業享遇了同等的命運，於是俄政府遂宣布她已接收了李亞拿佐夫公司所有的一切權利。波斯政府起初不肯承認這樣武斷的行爲。而在蘇俄方面呢，儘管公斷法庭判定李亞拿佐夫的權利在法律上爲有效，但俄政府卻置諸不理。結果該區漁業好幾年來都陷入實際停頓的狀態中。

藉一九二七協定之力，李亞拿佐夫的權利要求終於被靜悄悄地拋在一傍了。另一波蘇混合公司組織成立，以一波斯人爲主席，繼續經營漁業。所需資本，則由波斯蘇俄兩政府共同擔負，每方



投下數額相等的資本。如有利潤，則由兩政府均分，但每年須另提出八萬托滿（波幣名，每枚約值十克倫）又須在盈利總額中提出百分之十五（減去管理及其他雜費之後），給與波斯政府，作為漁場特許權使用費。如此說來，這新協定與以前的李亞拿佐夫租借條款相較，自屬於波政府有利。協定之有效期為二十五年，以後波斯即有權自由處置其漁場，但在正式取消蘇俄權利以前，該協定得再延長二十五年。協定之真正缺點是，對於此等波蘇混合產品如魚子醬等之買賣問題，並無詳細明確之規定。例如，大部分的魚子醬現在均由蘇俄貿易機關運銷國外。既是如此，即可認為蘇俄係代表該公司執行經理銷路的職務，則公司似可要求分享其所得的利潤。公司中的波斯代表目下尚無何種想在海外設立聯合售賣公司的計劃，雖然他們對現存制度之結果，常常表示不滿。

一九二八年，蘇俄採取攻擊的方式，欲消滅英人在波斯棉織品市場上，自戰後即占有的優越地位。自大戰以還，本年尚是蘇俄貨品在波斯南部出現的第一次。同時由敖得薩（Odessa）到波斯的航路也恢復了。（註一六）因為這次的競爭，英國棉織品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中，即形慘跌。——

由一八、七二一、〇〇〇方碼減至一三、五七五、〇〇〇方碼。同時俄國布疋進口則增加百分之三十九。(註一七)蘇俄的五金生意也超過了英國。一九三〇年波斯對外匯兌之慘跌，更促進俄貨的銷售，因為曼徹斯特 (Manchester) 的棉布太貴了，非波斯貶價貨幣所能購買。大量的俄國棉織品運入波斯，而市價愈益急劇地低落。原來波斯商人可以有十二至十八個月的信用期間的，但當時，據一九三〇年駐德黑蘭英國商務參贊所說，(註一八)則信用期已減為八個月，因為蘇俄在波斯市場的勢力已日趨鞏固。

一九二七商約於一九二九年滿期。滿期以後，波斯商人即喪失在蘇俄境內自由貿易之權。初期的波蘇自由貿易，乃於蘇俄設立其東方貿易中央機關之日，竟告結束——真是一個特別的結局呀。波斯政府儘管想急於再訂立一新商約，但蘇俄卻儘是拖延時日。當時兩國間，除一九二八關稅協定外，其經濟關係可說全入無政府狀態中。蘇俄國營貿易局阻止波斯商人開闢在俄的市場，但同時在波斯已有穩固基礎之蘇俄商務機關則可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一九三〇年，波斯經濟總長向國會提出一外國人商務互惠法案 (Bill for Commercial Reciprocity with foreigners)。

可作爲當時波蘇經濟關係之一有興味的旁證。他說：

「有些國家只同我們訂立有關稅協定，此外一無所有。我們應注意：對於一個無商約的國家，發生商務關係，那辦法是沒有法律的根據的。另一方面，只訂立關稅協定，而不會訂立商約，這并不足以切實地保護我們的商務需要。對於那些尚未同波斯訂立有商約的國家，無論在進出口貨物方面，或在兌換及結算由售賣進口貨物所得進款的時候，我們必須採取互惠的辦法。」

(註一九)

波斯、蘇俄間許多衝突爭辯之點，在這草案中都提到了。誠如巴黎時報 (19. VI. 1930) 駐德黑蘭通訊記者所說：「本法案的意義是在打擊蘇俄。」

翌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波斯也採用了她的國際貿易國營政策（註二〇）以便管理她的全部進出口貿易。幾個月以後（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莫斯科與德黑蘭間遂簽訂了一個通商條約，此爲自波斯實行「國際貿易國家管理」政策後的第一個商約。本約在某些方面採用了「外國人商務互惠法案」的精神。根據此新約蘇俄運入波斯的貨物，也如從前波斯運入蘇俄的

貨物一樣，須受「進口貨物種類數量限制」制度之支配。（註二）蘇俄得着保證，可獨占進口火柴、煤油業、扁陳汽油業、專製石油業、柏油及其他油產品業。此外，俄國在波斯訂定之「進口貨物種類數量限制」清單中，還得着三十三種貨物的輸入權，這些貨物對波斯甚為重要，而蘇俄所得的輸入百分數也很大。（如可輸入波斯全部貨物中百分之五十的棉織品；百分之七十二的水泥；百分之五十三的機械；百分之五十的肥皂；百分之二十六的玻璃；百分之六十三的金。）這樣的保證，即令波斯附着交換條件，讓與任何一國都是很危險的，何況她尚未會要求，也未會得着什麼交換條件呢。

此外還有幾點，也是很奇怪的。商約中有好幾點，看來好像是允許互惠及相互讓步，但假如根據蘇俄法律及法定經濟慣例來詳為審查，則知各該條件實際上并未給與波斯以真正的互惠。「貿易差額均衡」制度雖曾載入約中，但卻有如下之保留：

「波斯政府向蘇俄訂購之工廠設備物、機械及零件，（此等貨物非為在波銷售之用，而備作將來抵制洋貨進入波斯之設備者）又或機械及其他貨物，為駐波蘇俄商務機關本身需用，

但在波斯因品質關係，無法購得者；此等貨物，於不背波斯國際貿易國營法律之下，得以輸入波斯，并不列入「貿易差額均衡」帳中；換言之，即不必以同等價值之波斯貨物出口至蘇俄，作為交換也。」（註二二）

這樣一來，蘇俄政府即可無須附着什麼交換條件，得着至少值約六、一〇〇、〇〇〇里亞耳（波幣名）的貿易，并無須受「貿易差額均衡制度」的限制。假如波斯的火柴及糖（兩種都由波斯國家專營）也作為波斯政府訂購，而不列入「貿易差額均衡」制中，則蘇俄所得的將愈鉅呢。

約中左列各條（註二三）曾引起相當的不安：

第一條 兩國人民，出入對方國境，或在對方國境內居住時，得享受最惠國之待遇。

第二條 兩國人民，在兩國法律許可之下，在對方國境內對於財產之獲得及領有，得享受互惠的最惠國之待遇。

第四條 兩締約國人民，得在對方國境內執行貿易、實業、或商務上之任何業務，并得與該國人民享受平等待遇，除非該國法律對一切外人均禁止給與上項權利。

第十條 兩締約國同意：如波斯欲增加其「進口貨物種類數量限制」表中貨物之進口數量時，蘇俄政府得依照相當於未增加前，該項貨物蘇俄進口量之原來比數，亦與以比例的增加。又如有貨物，其先并未列入「進口貨物種類數額限制」表中，而其後，竟列入特許限制表中者，波斯政府應允許蘇俄政府，得依照相當於未列入特許表以前該項貨物蘇俄進口量之比數，輸入相當比例之數量。

外國人在蘇俄難於久住，在該國獲得或處置產業，實際上亦屬難能。加以蘇俄法律，對其本國人民執行工商業務的權限，其性質亦屬模糊不清。凡此都是我們所熟知的，所以我們對於蘇俄所作的巧妙的不着邊際的外交詞令，也不必再作什麼評語了。

蘇俄卻利用因這條約而在波斯取得的權利，於是在許多別的計劃之中，在阿力亞伯得(Alibad)附近開設了一片紡織工廠。(註三四)假如波斯政府有資本可利用，也在蘇俄境內作同樣的嘗試，則在現狀之下，且不提條約權利與否，此嘗試能否成功地實現卻是難說得很呢。

自本約簽訂後，波蘇經濟關係即常在一種變動無常的狀態中。一九三二全年內，北部波斯反

蘇俄商務機關的呼聲一天高似一天，結果在年底時，北部諸省竟派遣代表，向德黑蘭商會及政府請求從速廢止波蘇一九三一條約。（註二五）他們認為：蘇俄商務機關所運用尖刻手腕大有害於波斯的利益；同時更極嚴厲地批判蘇俄的商業技術。其主要的理由如左：

（一）蘇俄商務機關常把貨物屯積起來，一直等到該貨價格上漲而市面上又甚空虛的時候。然當波斯商人已向國外訂購該項貨物時，蘇俄又用他們自己規定的價格，立即出售，這樣使那些已在外國定貨的波斯人破產。

（二）波斯商人在俄購貨必須付現款，而蘇俄商務機關在波購貨時，則總是用長期信用制度，並且還要常常造作一些新理由來拖延或要求減低付款數額。

（三）雖然蘇俄政府會應允給波斯以轉運貨物的便利，但當波斯商人真由別國轉運貨物經過蘇俄，而至波斯時，又常感覺困難，這樣使他們不得不多購俄貨。

（四）蘇俄商務機關輸入波斯的貨物，其價格每高出於商約中所規定的價格。

由此，我們可看出這局面中難點之多。波斯政府現在還未能採取何種行動；而且事實上，立即

取消波蘇商約，是否即能達到改進波斯狀況的目的，在目前也毫無把握呢。

一九三一至三二年的貿易統計（註二六）指出蘇俄對波輸出之銳減。至波斯對俄輸出則無甚變化，而事實上，出口總值尙較前略有增加，這是一班反對蘇俄商務的波斯人們所忽略了的：

年 別	俄 出 口 至 波	俄 由 波 進 口
一九三〇	六〇、二八四 千盧布	四四、三九二 千盧布
一九三一	三二、四七六	四六、四五三
一九三二	二五、三六八	四九、九四〇

現在波斯每年要吸收蘇俄國際貿易總額中百分之十七。向來她是輸入俄貨最多的國家，至一九三一年則讓蒙古居先了。雖然，她輸出至俄的貨物則較東方任何國家均多。很多趨勢告訴我們，波斯正計劃更減少俄貨入口，如棉織品、糖、及火柴之類。這些俄國商品之輸入，據說會與波斯國內實業競爭，并會影響到波斯工人，使有失業的危險的。

波斯政府創立的本國之製糖、火柴、棉織（三件進口最多的俄貨）三工業，其發達計劃能否



如願成功，全視蘇俄政府之能否忠實合作。原來蘇俄曾允許同東方人民合作的，今則在波蘇經濟關係的歷史上，已到了非蘇俄合作，波斯產業即不能發達興盛的階段。如此說來，以東方人民的進步而論，波斯的經濟前途，實可作為蘇俄究竟有無誠意的試金石了。幾年以前，塔布里士波斯火柴廠的關門，據波斯人（註二七）說，是因了蘇俄的不公平競爭之故；據說蘇俄先以較其本國內更低的價格，在波斯出售火柴，及波斯火柴工廠一關閉，俄貨火柴的售價立即提高。但另一方面，駐巴黎的蘇俄商務機關則宣稱：「蘇俄曾幫助波斯建立火柴工廠，但因有外貨存在之故，給與此等工廠以壓迫，遂不得自行關閉。」（註二八）究竟誰的說話是對的，殊不十分重要，因為這個工廠現在又開門了。

波斯之主要進口貨物，常為棉織品，其中大半係由蘇俄輸入的。波斯之回教王（註二九）及現政府都極端重視，擬盡量減低本項目下耗費在外國的金錢，并擬用波斯自己的原料，建設本國的工廠。一九二九年，波斯化費了二萬萬克倫去買棉織品，至於她出口的原棉則共只值五千二百萬克倫，差不多全是運往俄國的。換言之，波斯買棉貨比她售賣原棉是多耗費了四倍的代價。一九三一

年在德黑蘭附近新開設了幾個紡織工廠。同時可引人注意的是，蘇俄棉織品的進口價值已由一九三〇年的二一、二五九、〇〇〇盧布，減至一九三一年的一〇、四九六、〇〇〇盧布，至一九三二年，更減為八、六〇〇、〇〇〇盧布。（註三〇）

本問題還有一方面值得一述。蘇俄在大吉克斯坦 (Tadjikistan) 及烏志班其斯坦 (Uzbekistan) 兩地的植棉事業也在加速度的發展之中。依照蘇俄的計劃經濟，原棉之自足自給，實為其將來必須做到的一目標。假如波斯不能建立起她自己的紡織工業，則在不久的將來，她將會發現蘇俄已不再需用她的原料，同時卻仍然繼續輸入大量賤價的棉織品。一九三一年夏季，蘇俄運輸當局第一次拒絕，由波斯運往他處的原棉及絲繭，經由蘇俄轉運。（註三一）這正可表示將來的動向吧。

波斯經濟的前途，特別是她能否脫離蘇俄的經濟羈絆，全看她能否順利地完成其新的橫貫波斯全國的鐵道，并在可能範圍內，向西闢一支線，經歧曼沙 (Kermanshah) 而與伊拉克 (Iraq) 鐵路銜接。向來北部波斯諸富饒農業省的產物，除裏海及俄國外，再也找不着第二條出路。牠們注

定了是要讓俄國操縱的，因為此外再無市場。為要改變這局勢起見，波斯政府自一九二五年起，即特別指定征收糖茶特稅，作為建築鐵路的費用。(註三)當這條鐵路能如所計劃的完成之日，則局勢必然為之不變而於波斯有大利，該線是由南北兩終點同時動工興築的。北方車現通行於班打沙 (Bandah-Shah) 及阿力亞伯得間；南方車則通行於班打沙 (Bandah-Shahfur) 及狄茲富爾 (Dizful) 間。

同時還希望經過伊拉克到摩蘇爾 (Moscel) 的新羅萬杜茲公路 (Rowandez Road)(註三)能成功，則北波貿易可由土伊鐵路 (Turkish Iraqi Railway) 及地中海的貝魯特 (Beirut) 及亞力山大勒達 (Alexandretta) 兩海口找着出路，這樣可以有一個能代替那仰人鼻息之俄國市場的出路了。自蘇俄認葡萄及其他水果為非必需的奢侈品，而禁止入口以來，特種植水果賣給俄國為生的勒斯特里村人 (Nestorian) 即陷入極可憐的境地。公路之波斯段於相當熱烈的情緒中於一九三一年建築完成，而伊拉克段亦於翌年築成。如能依照原定計劃築到尼斯賓 (Nisibin)，與土耳其其鐵路連絡，則由塔布里士到巴黎只需要一星期的行程了。這些新的交通工具，其本身使

是極有價值的，然而由波斯人的眼光中看來，無疑的，她們之能引起波斯人的興趣，十九應歸功於現存的波蘇間之緊張的經濟關係。（註三四）因為事實上如在正常貿易情形之下，則波斯之天然的且最便利的市場，自屬蘇俄，而非歐洲、美洲，或其他地方。

如果蘇俄會廢掉她以前的統治者，并鄙棄其行動，則也應當記着，波斯也會做過同他們同樣的事，在現政府之下，波斯是準備使其國家得列入，在經濟方面或社會方面，均稱進步的諸先進國家之林。如蘇俄一樣，如果波斯發現了，過去成爲她將來發展的大障礙時，則她將犧牲過去。即以英波油田糾紛問題而論，——不管該案的錯誤屬諸何方，這個尙屬原始而又軟弱的國家，其所抱的態度，是頗堪注目的，可視爲復興的徵象。最近波斯對其被控爲蘇俄間諜之本國人民，曾採取堅決果斷的處置，（註三五）這也可以算作對此龐大鄰國的一警告，告訴她現在新波斯的精神是在跳躍了。爲蘇俄着想，倒不如稍緩其對波斯之經濟的束縛，則在將來，波斯能比較強盛。且能自己決定去從的時候，蘇俄或許尙能有保持其有利地位之希望。

（註一） Cf.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des Imperalismus, op. cit., For list of

Documents Relating to Persia see vol. i. p. 456, vol. iv, p. 318.

(註二) Cf.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vol. iv, pp. 72-74.

(註三)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vol. iv, p. 186.

(註四) Cf. Ibid., No. 115, p. 118.

(註五)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vol. xi, No. 90 (p. 76).

(註六) Cf. Le Commerce extérieur de la Perse, Klian Kazemi, Paris, 1930, pp. 101-2.

(註七) 一九一三年俄國出口至波斯棉織品值一六〇〇〇〇盧布。Cf. Messenger of Finance, Russian Edition, No. 6, 1914, p. 256。一九三一年棉織品出口值一〇四九六〇〇〇盧布。Cf.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Dec. 1931, p. 42。

(註八) 戰前波斯爲俄國火柴之大主顧，一九一三年吸收俄國火柴出口總值百分之五一·八，此爲波斯國內火柴需要百分之七五。Cf. U. s. Dept. of Commerce Reports, Feb. 29, 1932, p. 495。

(註九) 因採取此步驟之結果，俄國稅關只准郵包轉運至波斯，戰前八年間，波德兩國間之郵包往來增加百分之一百。Cf. Ischboldin, op. cit. p. 126.

(註一〇) Cf. Fischer,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Jonathan Cape, London, 1930, pp. 288-91.

(註一一) Cf.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Persia, 1930, p. 24.

(註一二) Cf. Grohne, Dr. Wilhelm, Die Wirtschafsverträge der Sowjet-Union, Ost-Welt Verlag.

Berlin, p. 9.

(註一三) Cf. Collected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U. S. S. R., 1928, part ii, pp. 1085-1115.

(註一四) Statistics taken from Kazani, op. cit., p. 102.

(註一五) 依照一九二七商約規定，五〇克倫等於一盧布。我用「以克倫爲單位」的波斯統計之原因，是便於同一九三一波蘇商約比較；該約中凡關於「國營事業」及「進口貨物調節」之規定，均以波斯幣制爲單位，近年來，克倫之價值大貶

一九二九—三〇每一克蘭與美金之兌換率爲 \$0.0839

一九三〇—三一每一克蘭與美金之兌換率爲 \$0.076

Cf. U. S. Commercial Reports, II, iv, 1932, p. 124.

(註一六) Cf. Reports of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Persian Gulf, April 1929, pp. 8-9.

(註一七) Cf.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ports, March 7, 1932, pp. 533-5. "British Production and Exports of Cotton Cloth and Yarn". 駐德黑蘭英國商務參贊分析一九二七至九兩年間波斯進口棉布品如下：

(一) 印花及染色棉布品：俄國出口由一九二七—八之二九%增至一九二八—九之五九%，同期中英國出口由

四一%減至二六%。

### 第三章 蘇俄與波斯之經濟關係

(二)漂白棉布品：俄國出口第一年增至二八八%，第二年只減少四%，而英國者則減少二〇%。

(三)染紗織棉布品：一九二六年，俄國出口無。一九二八—九，佔波斯全部進口中三〇%。由俄國進口之棉布增加

三九·二%，而英國（包括印度在內）則減二一%。

C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Persia,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op. cit., 1930, p. 23.

〔註一八〕 Ibid., p. 30.

〔註一九〕 Cf. Oriente moderno, July 1930, p. 309.

〔註二〇〕 Cf. The Times, Aug. 5, 1931, p. 9.

〔註二一〕 一九三一一二所規定蘇俄進口貨物名單，可參閱附錄二。

〔註二二〕 該約未公布以前，由國際聯盟波斯代表團某君，借我該約之法文本，此即由法文本中摘譯者。

〔註二三〕 由上述法文本中譯出。

〔註二四〕 Cf. Le Messenger de Teheran, Sept. 30, 1931.

〔註二五〕 此稿付印後，據報德黑蘭商會通過一決議案，勸令波斯商人勿與蘇俄作個人貿易，靜候政府採取步驟，將對

俄商務完全集中由政府經營。 Cf. Iran de Teheran, Feb. 3-10, 1933.

〔註二六〕 Cf.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1931-2.

〔註二七〕 Cf. Iran de Teheran, 2.vii, 1931; Kazemi, op. cit., p. 183.

〔註二八〕 Cf. La vie économique des Soviets, Feb. 1931, No. 131, p. 13.

(註一九) Cf. *New York Times*, Nov. 23, 1930: 波斯回教王於接見記者時聲稱，以工業而論，我想竭我所能去發展牠。我想從原棉離開阿塞耳拜然棉田時起，到做成可作衣用的布疋時止，這過程中的各種有關的棉織工業，我都想發展牠，使牠完全。

(註二〇) Cf.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Dec. 1931, p. 42. *Ibid*, 19

(註三一) Cf. *Le Messenger de Teheran*, June 18, 1931.

(註三二) Cf. *Khan Kazemi*, *op. cit.*, p. 225.

(註三三) Cf. *Oriente moderno*, June 1930, p. 264. *Guide Book on Persia. Teheran 1931.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Apr. 1933, p. 190,

(註三四) 因為波斯無力籌措資本來實行這些很化錢的計劃，同時又因他們少接觸國際間交通的路線，故他們對鐵路并不感覺重要。

(註三五) Cf. *The Times*, Jan. 9, 1933



## 第四章 蘇俄與阿富汗之經濟關係

### (一) 戰前之形勢

戰前俄國對阿富汗的貿易比較微小，而且爲多種政治的因素所阻撓。因爲英國是阿富汗最主要的製造品供給者，(註一)所以凡有在興都庫什 (Hindu Kush) 以南發展之企圖，都爲英國政府所嫉妒地排斥。

一九一四年阿富汗進口貨物總值

由英屬印度入口者 一、三〇〇、〇〇〇金鎊

由俄入口者 七〇〇、〇〇〇金鎊

自一八七九年英與阿簽訂干達馬克條約後 (Treaty of Kandamak) (註二) 凡阿富汗與別

國的政治關係都須由英國經手辦理。一九〇七年聖彼得堡條約訂立，俄國也承認英國的特殊地位，並允召回駐阿富汗的俄國代表，由一九一三的俄阿貿易統計，我們可以看出英屬印度所施之半政治的及半經濟的壓力之結果：（註三）

俄出口至阿（註四）	俄貨出口總值中百分比	俄	由阿	進口	俄國進口總值中百分比
五、九〇四千盧布	〇·四%			六、二九九千盧布	〇·五%

本期中，俄貨出口最多者，為棉織品、糖、玻璃及鍍鋅家用器具等。

大戰前夕，俄國對她被迫由阿富汗市場退出一事，極表不滿，且有恢復其在阿商業之昔日地位的決心。俄國外交大臣沙素諾夫（Sazonov）在一九一四年的一秘密文書（註五）中寫道：『在阿富汗採取這種孤立政策，其給與我們的不幸，是一年比一年明顯了。我們之缺乏有組織的直接關係，對我們的商務之影響，極為不便，因為這樣使得我們的商務在阿富汗極難覓得市場。假如能順利地令我們的邊境當局與赫列特（Herat）、馬紮伊沙利夫（Majari-Shariff）、安得庫（Andkhuji）、麥美拿（Maimena）等處的阿富汗政府之間，建立一種正規的公式關係，則我們的商務，

無疑的，可很快地發展，因為阿富汗一切情形都適於一良好市場之發展。」（註六）

大戰期中，俄阿經濟關係實際上完全中斷。沙皇政府，在其推進對阿經濟計劃尙未獲得相當成功以前，已被傾覆了。

## （二）鮑爾雪維克與阿富汗

一九一九年阿富汗由英國手中得回她的政治獨立，及自行辦理外交之權。這使鮑爾雪維克在阿活動大爲便利，而且更爲加緊。尤有進者，蘇俄與阿富汗間之經濟關係，常是那樣徹底地爲政治暗雲所籠罩，（特別是因與英屬印度接壤之故，）所以如不將經濟因素揉混在其他藉口之中，則糾紛殊無解決可能。

鮑爾雪維克黨人們，在他們的東方會議及各種宣言中，從未忘卻阿富汗人。他們明明白白地指出，阿富汗是「被壓迫民族」之一，是蘇俄擬從西方——特別指英國，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雖然莫斯科在理論方面，深惡痛絕一切的君王，然而阿富汗王亞瑪盧那（Amalullah）卻

在莫斯科大受正式歡迎。阿富汗的專制政府及封建農奴暫時全被鮑爾雪維克黨人忘卻得干淨，爲了要得到一個新衛星，並爲了要在與英國決勝時，在戰略上可先得着一個重要的地位。

蘇阿友好同盟條約於一九二一年簽定。（註七）此條約完全是政治性質的，只間接地講到經濟方面的事情，這些事情原來是預備以後再用商約來規定的。（註八）約中第六條允許凡到阿富汗的貨物，不論其是否由俄國購來，均可在俄自由轉運。（但阿富汗卻不會給與蘇俄以互惠的權利）（註九）很顯明的，蘇俄之採取如此步驟，是因不願落於英國之後之故。原來英國於俄阿條約簽訂前兩月，曾與阿富汗締結一英阿條約，約中允許開放印度的陸地邊境使阿富汗輸出入貨物得以自由轉運。其後，以轉運問題竟成爲俄阿兩國間商約談判之障礙，以致至今尙未能締結正式商約。（註一〇）蘇俄得着在阿富汗設立五處領館的權利。（註一一）同時亦同意將一百年前俄國侵佔的阿富汗土地退還。約中未條復應允給阿富汗以金錢的與物質的幫助；須知一九二一年，正是蘇俄國內鬧着饑饉和貧困的時候，則這樣的幫助，與其說是真要幫助阿富汗，毋寧說是其作用在使英國煩惱。

因這條約的結果，蘇俄遂派遣一商務代表團到喀布爾（Kabul）。蘇俄政府給與該團的祕密指令（註一二）中，明白指示該團將來活動之複雜的性質：

「貿易關係在任何情形之下，必須便利共產主義之宣傳。你們的標語應該是：『激動士兵。打倒白色勢力及官僚。組織共產黨支部以便將來歸併於共產黨。一切生產工具屬於工人。打倒騎牆派及投機分子。收買輿論。』簽名者：布哈林（Bucharin）貝利沁（Beresin）代表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

### （三）蘇阿經濟關係

在這友好與同盟的新基礎之上，蘇阿貿易之前途究屬如何呢？阿富汗的情形與波斯方面完全不同。波斯是深深地依賴着俄國市場，且常購大量的蘇俄製造品。阿富汗則可以不管蘇俄方面的市場，但仍能很便利地在本國或在印度，處置她的原料品（羊毛、棉花、皮革）；同時她對於工業品（主要的是布疋、糖、五金製品、汽車）的需要頗為有限，亦可由英屬印度方面得到滿足。至在蘇

俄方面呢，則頗思大量推銷其製造品於阿富汗市場，并欲購取其牲畜、羊毛及棉花。（特別是實施五年計劃前幾年爲尤然。）

阿富汗與英屬印度之有密切關係；阿富汗北部及中部南部間交通之不便；布哈拉廢王（他以前在土耳其斯坦原領有土地，當時則已全部併入蘇聯）之到阿富汗居住；俄屬土耳其斯坦之阿富汗人及托可曼（Torkoman）回教徒之漸被剝奪信教、經濟及教育的權利，（註一三）因而認爲蘇俄政府在本國境內既歧視回教徒，則其代表在阿富汗也必無誠意而另有作用；凡此種種，要皆足爲阻礙蘇阿貿易發展之因素。阿富汗的國教是回教，（註一四）即純粹的經濟行爲中，他們也總得謹慎將事，不敢驚動諸最高法師們的及人民們的那種令人窒息的宗教偏見。

欲精密考察阿富汗商業之進展，實屬非常困難。即人口多少，阿富汗都沒有正式的統計。且因宗教的理由，連銀行都不許開設。（註一五）該國原來尙屬原始的國家，其人民也純是自給自足的。現在所能得到的阿富汗國際貿易估計，也不過只是一個含有試驗性質的估計而已，其貿易總值約爲六千萬阿富汗盧比。（註一六）

## (四) 一九二一至三一年間蘇阿貿易之分析

蘇俄對阿富汗進出口貿易，一向是採取寬大的態度。既未曾施以「特許護照」的限制；也未曾用「貿易差額均衡制度」來調整牠；也未曾加以國際貿易專營下之種種一般的束縛。一九二五年，蘇俄出口至阿的貨物，均經蘇俄免稅；而且自一九二四年蘇俄宣布其亞洲國家區別稅待遇時起，對阿富汗輸入蘇俄的貨物，如果要收稅的話，也只收很輕很輕的稅。雖然蘇俄已經蠲免阿富汗羊毛（爲阿富汗對俄之最大出口）的進口稅，但阿富汗并不接受蘇俄的勸告，仍繼續在邊境徵收羊毛出口稅。（註一七）此外，阿富汗稅則也不會特別優待俄貨。（註一八）

一九二一年，蘇阿貿易尚不值一顧，及一九二五年以後，無論在數量方面，或在價值方面，均大有增進。左列各表說明七年來的情形：

年	份	蘇俄出口至阿	蘇俄出口總值 中(百分數)	蘇俄由阿進口	蘇俄進口總值 中(百分數)
一九二五至二六	(註一九)	二、五四一	〇·四%	三、二七一	〇·四%
		千盧布		千盧布	

一九二六至二七(註一九)	三,四二二	〇·四%	四,一六〇	〇·六%
一九二七至二八(註二〇)	六,八四九	〇·九%	六,六九八	〇·七%
一九二八至二九(註二一)	七,〇〇七	〇·八%	一一,七一八	一·四%
一九二九至三〇(註二二)	七,三〇八	〇·七%	一〇,三三二	一·四%
一九三〇	七,八五〇	〇·七五%	九,二六八	〇·九%
一九三一(註二二)	一一,五二三	一·七一%	一一,六一五	一·二六%
一九三二(註二二)	一四,五七四	二·五%	一一,七八二	一·九%

這些數字表明蘇阿貿易在進出口方面均有確實的增進。雖然牠在蘇俄國際貿易中只佔一極小的部分，但我們必須記着，整個阿富汗的國際貿易本來就不甚大。最值得注意是，起初連接着幾年，蘇俄一直都是處於入超的逆調地位，直至一九三一年，進出口方趨於平衡；而至一九三二年，蘇俄始第一次處於出超的順調地位。

假如我們將阿蘇貿易同阿富汗及英屬印度間的貿易互相比較，那一定是富有興味的。但不幸得很，印度政府的統計當局自一九二五年起，即不再公佈(註二三)其陸地邊境方面的國際貿易



統計。(印度對阿富汗貿易即在本項目下)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爲公佈該項統計的最後一年,茲列表如左:

阿富汗由英屬印度進口 一、六〇〇、〇〇〇金鎊

由蘇俄進口 一、五〇〇、〇〇〇金鎊

如與一九一四年統計相較,則

阿富汗由英屬印度進口 一、三〇〇、〇〇〇金鎊

由蘇俄進口 七〇〇、〇〇〇金鎊

因此,在阿富汗的統計機關未正式組織以前,或在印度政府未決定再繼續公佈其陸地邊境的國際貿易以前,我們實無法得知最近的情形,也無法作比較的研究。不過,儘管統計是這樣缺乏,我們仍可斷言,蘇俄對阿出口自一九二五年以來卻大有增加,不論是單獨的看,或與英國對阿輸出對比着看。

我們如再考核一下蘇俄對阿富汗輸出諸貨物的名單,則我們立可看出,每年蘇俄出口商品,

其種類既非常複雜混多，其花色還有各種變化，這種趨勢，實年甚一年。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間，蘇俄對阿出口中包括玩具、各種橡皮製品、電氣設備品、糖果、餅乾、通心粉、香料、製藥用化學品、在東方市場上最通行的人工製品，此外還有阿富汗的主要進口如棉織品、糖、油產品及五金製品等等。（註二）蘇俄對阿輸出諸商品，其花色名目的繁多的程度，就只趕不上其對蒙古的輸出。雖然蘇俄政府只許其國內消費者享用幾件生存上必需的物品，但蘇俄的經紀人卻介紹給阿富汗未開化民族以許多他們從未見過的享樂品。這該是蘇俄經濟政策的奇觀吧。

阿富汗輸入蘇俄棉織品數量之鉅，應予注意。今日，在阿富汗陳列館中，我們可以看見許多新的花色不同的蘇俄棉織品，其實地較諸前數年的出產要精美得多。紡織工業是阿富汗政府企圖在國內設立的幾種工業之一。一九二二年時，阿政府對蘇俄棉布品加徵重稅，這曾引起莫斯科絕大的忿怒。蘇俄抗議說，這種加稅實有背於一九二一年條約的精神，並指出英國棉織品并未受同樣的待遇。其實，比這衝突更重要的，是蘇俄與英國的競爭，將使阿富汗政府建設國內紡織工業、繅絲工業、及羊毛織品、工業的諸計劃，難於進行；因為出口到阿富汗的貨物，花名既繁多，價錢又便宜。

## （續二五）

蘇俄對阿富汗貿易中尚有一最富興趣的特點，即近來始在阿富汗邊境發達起來的波斯羊畜養業。所謂波斯羊在別國尚無所聞，而在阿富汗，則是最為流行的時髦的東西。當布哈拉回教王國被推翻，蘇維埃政府代之而起時，該國國王即逃至阿富汗的喀布爾地方，許多有名的波斯羊飼養者，亦即從以前布哈拉的工業中心地，經過阿富汗邊境，在奧克薩斯（Oxus）兩岸居留下來。過去幾年中，蘇俄政府曾努力把持這部分的皮貨生意；現在則差不多已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生意是在他們手中了。以前這些名貴的羊皮每在來比錫（Lepzig）或倫敦兩處出售，但大部分是運到德國去製成熟皮。現在蘇俄政府特別設有染皮及製革工廠，甚至并願以不甚經濟的價格去購買羊皮，以便將全部波斯羊皮的生意都集中在她手上。因了幾個資力雄厚的買主之劇烈的競爭——這些買主中有英國、德國商店的代表，有波斯籍猶太人，有蘇俄商務經紀人——這項生意現在是非常昌旺。阿富汗政府對每張出口的羊皮都徵一點出口稅，這樣，她在其國家收入方面，又可得着一個穩妥確實的財源。

阿富汗所能得着的唯一無線電節目也是由蘇俄廣播的。在這裏，正如在東方其他各國一樣，蘇俄是將無線電當作商務廣告的工具在利用。（註二六）大部分新聞仔細描述蘇俄工業生產之諸動人的事實及數字，以引起阿富汗人對蘇俄技術上成功之贊嘆佩服，另一令阿富汗買主注意蘇俄貨品之工具，就是商業博覽會之利用。一九二八年間，（註二七）在阿富汗新都，達累兒阿蠻（Darel-Aman），舉行了一次規模廣大的蘇俄貨品展覽會，有四十八個蘇俄機關參加。其後，據參加機關報告說，這次展覽會，對於推廣蘇俄商務於阿富汗南部諸省這一方面，大有助益。

雖然蘇俄對於阿富汗的商業是這樣注意，但蘇俄由土耳其一直伸張到蒙古的經濟協定之連環，則在阿富汗中斷了。經過長期辯論的蘇阿商約談判，自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友好同盟條約以後，即一直在拖延未決之中。這拖延的理由也許是：阿富汗政府正努力於開發及統一其擾亂不寧的國家，故在其國家之政治的與經濟的基礎未確實打好以前，她殊不願讓蘇俄商務機關在阿富汗有較目前更強固些的地位。東方有一句俗話說，一個阿富汗商人，抵得十個亞美尼亞人（Armenians）。在其與蘇俄之經濟關係中，無論在政治方面，或在經濟方面，阿富汗從來不曾吃過虧。阿

富汗商人及其同族人無疑的且曾因對蘇俄的日見增加的貿易得以富裕。亞瑪盧那於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會受歡宴，但他離開蘇俄時，卻不會訂購任何俄國貨物。他的繼承者，賴杜沙加茲王 (H. M. Nadir Shah Ghazi) 對付他兩大鄰國——英國與蘇俄時，亦採取獨立政策。這政策是施行得如此之甚，使以前人家視阿富汗為中立緩衝國的信念，現在不免動搖。一九三一年六月阿富汗與蘇俄訂定的互不侵犯條約，(註二八) 即是擔保：如果蘇俄尊重阿富汗的北方邊境，則阿富汗政府絕不致參加土耳其斯坦的反蘇俄運動。另一方面，阿富汗政府也似嫌惡參加在印度邊境諸部落中，激起反英運動的工作，而且願與英國合作，以保和平。

阿富汗交通困難問題之解決，於蘇俄商務之推廣及於阿富汗全國，殊為重要。俄土鐵路 (Russian-Turkestan Railway) 經過兩個阿富汗北方邊境的地方，即庫什克 (Kushk) 同土默茲 (Ternez)。過此邊境就沒有鐵路了；一切貨物的轉運，現在還得沿着古舊的貿易道路，借助於駝車。阿富汗國中橫亙着興都庫什及巴拉巴米蘇茲 (Parapanisus) 大山脈，這使南北諸省商業之相互流通大受阻礙。直至今日，由北部到喀布爾或柏紹阿 (Peshwar) 的駝車，在冬天，還得繞着

灣兒，經過赫刺特，然後再向前沿着巴拉巴米蘇茲南山坡進行，始能到喀布爾。另一條由北到喀布爾的路，則須經過興都庫什大山，這條路一年中總有好久的時候爲大雪所封鎖（註二九）因了這種天然的障礙，所以北部阿富汗多少總被視爲俄國商業之努力範圍，正如南部阿富汗是被視爲英國商業之勢力範圍一樣。蘇俄政府好幾年來就想在南部阿富汗去競爭一下。阿富汗政府對改善全國交通之熱心，必大有利於蘇俄商務之發展。阿富汗政府現已得着意大利和德國工程專家的合作，測量全國地形，并擬開闢最困難的山路。經過興都庫什的新達拉伊息喀里公路（Darai-I-Shikari）現已將近築成，該路曾經仔細的設計，免得爲冬雪所阻。在興都庫什之北，則該路與馬紮伊沙利夫公路相連接，（馬紮伊沙利夫是蘇俄商務的中心，而且也是波斯羊飼畜業的中心）一直到俄邊的土默茲火車站，這條路全年均可通行運貨汽車。現在希望在一九三三年終了以前，運貨汽車可在喀布爾及伯明養（Bamiyan）間新汽車道上，按着班期開行，這條路原來只是給駝車走的，現在則重新改築過了。俄貨紡織品、糖、玻璃及陶器等，現在業可在哈拉拉伯得（Jalalabad）及南部其他城市之陳列所中找着。因了這些新的交通工具，將來蘇俄貨物當可如英國貨物一樣，

在此昔日英國勢力區的阿富汗南部出現同樣，英屬印度的貿易也可借新交通而得着擴張到北部諸省的便利。如此說來，可說公路開闢之影響，即是昔日在阿英、俄兩國商業勢力區之崩潰了。

一九二七年，蘇俄政府與阿富汗政府簽定一航空協約，(註三〇)規定由塔什干 (Tashkent) 至喀布爾的航空線之設立。這是使阿富汗與莫斯科更加接近的直接企圖。

該約中有兩個新奇的條款：(甲)兩國政府，而非兩國商務機關，擔承塔什干、喀布爾間定期航空線之設立。(乙)擔保該線開行時，應由俄國供給火油——其價格照蘇俄價格計算。這樣一來，由莫斯科到喀布爾，縮短到只需要四天的航空行程。雖然依據該約，該線職員蘇俄與阿富汗應各居一半，但據說事實上差不多全由俄人管理。(註三一)

俄屬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及印度間之交通，亦因蘇俄電報線之設立，大為便利。蘇俄在阿富汗邊境之庫什克坎大哈 (Kandahar)、喀布爾間，裝設有電報線。(註三二)

(註一) Cf. "Die Auslandswirtschaft" in Die Industrie und Handels Tag Berlin, June 5, 1927.

(註二) 干達馬克條約規定 (第三條) 『阿富汗應請英國代辦一切外交事務，如無英國之同意不得與他國訂立任

text of Treaty First Reproduced by C. Dahl in "Die Rolle Afghanistans in der Weltpolitik",

"Die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No. 46, 1926, p. 445.

(註三) Statistics from Soviet-Union Year-Book, 1925, pp. 215, 216.

(註四) 這些出口中，八六%為棉織品，二%為棉，二%為玻璃器。 Cf. Platmann, Afghanistan, Wirtschaftsdienst, Heft 47, Nov. 26, 1926, p. 1643.

(註五) Cf.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vol. i, no. 384, p. 381.

(註六) Ibid., op. cit., No. 3, p. 381.

(註七) For text cf. Freund, "Russlands Friedens- und Handelsverträge, 1918-23, Leipzig, Teubner, 1924, p. 18.

(註八) 於此，我們看看列寧致亞瑪盧那的信，想必是不無興趣的，「俄羅斯勞農政府茲令其駐阿富汗公使與阿富汗政府協商，締結貿易及友好條約；其目的在竭力促進兩國之善鄰關係，並助阿富汗政府共同反抗世界最兇殘之帝國主義政府，即英國。其餘諒誠如閣下來函中所正確指出，曾久擾阿富汗人民之和平發展者。」(1921) Rep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Fischer,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op. cit., p. 286, from the Soviet-State Archives.

(註九) Cf. Ischboldin, op. cit., p. 137.

#### 第四章 蘇俄與阿富汗之經濟關係



(註一〇) Cf. *Le Temps*, 3. viii. 1928, 阿富汗經濟部長於接見孟買紀事報記者時宣稱，不久間，蘇聯與阿富汗或可訂立一經濟協定。最難解決諸問題，包含由俄轉運阿富汗進口貨物問題。俄人爲誘令阿富汗人以高價購買俄貨起見，只許某數種貨物可以經由蘇俄轉運。阿富汗政府則反對此種主張，特因俄國盧布之貶價，已使阿富汗人大受損失也。

(註一一) 英政府對於蘇俄商務機關的畏懼心理，可由下列一九二一英阿條約中看出：「爲報酬英政府所給與之商務利益起見，英政府曾開放印度邊境，使阿富汗貨物得以自由轉運。」阿富汗政府承諾，拒絕蘇俄政府在坎大哈、嘎自尼、哈拉拉伯得等處開設領館。……按：這三個地方都是靠近印度邊境的。

(註一二) Quoted in Hurwitz, 'Die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der III Internationale', Berlin, 1922 (Appendix II, p. 112).

(註一三) Cf. Report of Moslem Congress, Jerusalem (Dec. 31), in *Oriente Moderno*, March 1932, pp. 131-7.

(註一四) 新憲法中重新確定。Cf. *Oriente Moderno*, op. cit., June 1931 p. 267.

(註一五) 實際上，阿富汗有兩個由國家補助爲發展工商業而設的機關，名叫 Tagawi，及 Tortak。這兩個機關在阿富汗所辦理的業務，相當於在別國的銀行。於此，有一很有趣的回憶之點，即阿富汗今王在未奪得王位以前，原

是駐巴黎的阿富汗公使，在那裏，他曾很活潑地同歐美銀行家聯絡。他的宗旨是，在不妨害他國家的法律及風俗的範圍內，爲阿富汗籌劃一個銀行，動員並由他主持，組成了一個名叫 "Sarkat-i-Ashiani" 的機關。這個機

關的目的，是在便利阿富汗商業，并辦理對外匯兌及其他銀行業務。他受有政府資助，且在幾個外國城市（包括倫敦在內）中，設有辦事處。

（註一六）依據倫敦阿富汗貿易公司的消息，阿富汗國際貿易總額每年約值六千萬阿富汗盧比。主要項目大約如下：

波斯羊皮	三千萬盧比（ <u>阿富汗</u> ）
山羊	一千五百萬盧比（ <u>阿富汗</u> ）
Kishmish	三百萬盧比（ <u>阿富汗</u> ）
鮮水果	二百萬盧比（ <u>阿富汗</u> ）
氈毯	一百五十萬盧比（ <u>阿富汗</u> ）
阿月渾子	一百萬盧比（ <u>阿富汗</u> ）
棉花羊毛	五十萬盧比（ <u>阿富汗</u> ）

（註一七） Boris Ischboldin, op. cit., p. 132.

（註一八） For Tariff cf. Le Moniteur Officiel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No. 485, 1932. 蘇俄

進入阿富汗之貨物，多半抽百分之二十的稅。軍火及宗教書籍進口免稅。

（註一九） Cf. Soviet-Union Year-Books, 1929, p. 226, Ibid., 1930, p. 306.

（註二〇） Memorandum of Inter. Trade, League of Nations, vol. 3, Geneva, 1930, p. 258.

（註二一） Inter: Trade Statistics, League of Nations, 1932, p. 259.

第四章 蘇俄與阿富汗之經濟關係

- (註二二)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1931-2.
- (註二三) Cf.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British India, Calcutta, Mar. 1932.
- (註二四) Cf.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Oct. 1931, p. 34.
- (註二五) Cf. Bruno Seifert, Afghanistan, op. cit., pp. 29-30: 阿富汗政府近年來已採取實際步驟，由意法兩國運絲繭進口，以提高阿富汗之絲業生產標準。
- (註二六) Cf. files de le Messenger de Teheran, 1930-1.
- (註二七) Cf. V. O. K. S. Information Bulletin, Moscow, l. ix. 1928.
- (註二八) For text of this Pact cf. Oriente Moderno, Sept. 1931, p. 430.
- (註二九) Cf. Trinkler, "Afghanistan, eine Landeskundliche Studie", 1928.
- (註三〇) 關於本協定可參閱附錄三。
- (註三一) Cf. Wirtschaftsdienst, Aug. 20, 1929: "Mittelasiatische Probleme".
- (註三二) Cf. Bruno Seifert, "Afghanistan", op. cit., p. 46.

## 第五章 蘇俄與蒙古及塔那土伐之經濟關係

俄國對蒙古之經濟侵略，在歷史上有極顯著的前後一貫性。戰前俄政府所主張的一切計劃，理想策略，十年來都為蘇俄政府熱烈而又成功地引用了。儘管表面上有多少變化，然而骨子裏實在還是前人政策的延長，這種延長可說是帶點諷刺意味的。起初，在蒙古主辦俄國企業的是帝俄政府而非俄國商人或商行。（註一）其後，蘇俄政府仍採用同樣的辦法，且因一切事業均集中於蘇俄國營貿易機關之故，故其手腕較諸帝俄時代，更為厲害。

政治與經濟的交互作用，為戰前及戰後俄國對蒙政策中可注意的一共通特點。政治陰謀，成為達到經濟統治之工具；俄國野心，因庫倫蒙古領袖之常向俄政府乞援，而更易實現。（註二）俄國政府挑撥離間，促成中國與蒙古的不和，以便在蒙古易於獲取政治與經濟的利益；凡此種種，戰前帝俄實與戰後蘇俄是一致的。

## (一) 戰前之俄國貿易

中國口岸之允許俄人貿易，爲一八五八年（按即清咸豐八年）天津條約所規定。（註三）幾年以後，中俄又簽訂一新協定，內中含有幾個特別條款，對於邊境貿易有所規定。（按指咸豐十年中俄續約十五款）雙方國家之商人在邊境貿易者，均可享受免稅待遇，但居留於每一蒙古城市之俄人，不得超過二百人以上。凡俄商經由中國運往蒙古，或經由蒙古運往中國之貨物，均須按照一八六二年中國稅則繳納正稅，并須繳納中國爲內地轉運貨物而設的釐金。此項協定直至一九〇九年，尙爲俄蒙貿易之基礎。其時中國方面始要求修改該約中關於賦稅之條款。修約談判一直遷延下去，毫無結果，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蒙古自治政府在庫倫成立，於是中國政府遂完全無法過問蒙事。

雖然這種情勢對俄均屬有利，但俄國貿易在十九世紀時，始終無大進展，而在歐戰前，其數量且愈益減低，愈覺無甚重要。俄商似乎無組織，缺乏進取心，同時他們的產品又不能適合蒙古人

的特別脾胃及需要。反之，華商（註四）（雖爲蒙人所恨）卻有嚴密的組織，徹底明瞭市場的情形，而且又詭譎又無情，遂漸漸掌握了蒙古的進出口業。他們或自己作生意，或代那些在通商口岸的英美大商行作經紀人。至於戰前俄貨中，只有糖仍能佔據對蒙貿易中之最大部分。

一九一〇至一一年時，俄國商業之低落，特別顯著，如左表中三種俄國對蒙主要輸出之數字所示（註五）

年	份製	造	品	糖	麵	粉	
一九〇九至一〇		九、九二二	盧布	六、三〇〇	盧布	一、一、八〇〇	盧布
一九一〇至一一		二八七、五七〇		五、七二五		一、二六五	

日俄戰爭及俄國在滿洲利權之喪失，使俄政府開始注意蒙古之資源與市場。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之間，俄國政府的大部活動是在偵察蒙古的形勢。一九一〇年，俄國遣派專家去測量蒙古將來經濟方面的可能性，及鑛產資源。一九一二年，在庫倫開了一次商業博覽會，并舉行一次商務會議。同年，俄國工商部大臣（註六）復派遣一特別代表團至蒙古。蒙古之毫無工業可言，殊足引

起其鄰邦俄羅斯在貿易上之興趣。這個比德法兩國聯合起來還大些的地方，有一特點，即她國內每人所有的牲畜，較之世界上任何一國內個人所有的，要超出多多。他們完全集其注意力於牧養牲畜、山羊及馬匹之類。蒙古全面積中只有百分之四的土地是耕種了的。甚至連食料都得由外面輸入。因之蒙古所需要的進口貨物，其數量既大，種類又繁雜。

雖然兩國間存在着自由貿易制度，但外蒙與俄國的交通是這樣費力而不經濟，使得俄人仍不能與中國人競爭。只是在大戰前幾年，俄政府始決定改善俄蒙交通，及戰勝中國在蒙競爭之計劃。俄國這種野心因蒙古之獨立運動而易於實現。那些獨立運動的領袖們，情願不惜任何犧牲，只求得着俄人援助，以反抗中國。

外蒙古於一九一二年宣布自主。雖仍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但種種商工業問題則須由新蒙古政府自行解決。（註七）俄國立即承認這新獨立政府，並為俄貨獲得自由進口貿易之權。同時復於一九一二年立即與日本訂立密約，以便在蒙古可以自由行動。（註八）最近公布的沙皇時代外交檔案中，有很多有趣味的文件，用着一種冷酷的寫實，暴露了戰前蒙古的地位。一九一四年，俄國外

## 交大臣宣稱：

「假如我們拒絕代替蒙古政府一切談判之責，則於我們殊爲不利。反之，我們必須令列強政府習慣於這個觀念，即凡關於蒙古事情之一切談判，必須在聖彼得堡舉行。我們使蒙古成爲我們非正式保護國之努力，現已略見成功了。」（註九）

前駐北京俄公使科洛多維支（Korostovitz）曾於一九一二年訪問庫倫。如據他的話，則俄國在戰前早已活潑潑地作宣傳活動，以爲達到其經濟統治蒙古之一工具。雖然俄國剛剛曾允諾尊重蒙古自治政府之內政。但她已着手組織蒙古陸軍（註一〇）及郵政局，在蒙古設立俄文學校，并開設了一家俄文報館。

一九一四年七月，莫斯科政府曾舉行一次「討論在蒙古究應採取何種商業制度之各部大臣聯席會議」。在此會議中，俄蒙貿易曾經多方面的討論。俄國自己覺得，其在蒙古政治冒險所得到的經濟結果，殊未成熟。當時情勢離滿意尙遠。俄國約購百分之七十五的蒙古原料，如羊毛、皮革及動物產品；但俄國對蒙輸出則只佔蒙古全部對外貿易中之一小部分。（註一一）下面是節錄該會



的會議錄，(註一二)指出帝俄政府爲增進俄國貿易而擬採取的方針：

「最後，本會議以爲，俄國在蒙商業活動之能否成功，不在乎東創造一個或西創造一個新的於商務有利的制度，(附註：除已在蒙古邊境實行之自由貿易外)卻視我們能否設立一些調整商務的規程，這些規程須不與別國政府衝突：

- (一) 在蒙古設立一銀行以便利俄國商人。
- (二) 將一盤散沙之一切俄國商業活動，全部集中，使成爲國營，以抗禦競爭。
- (三) 特別調整俄國貨物，使適於蒙人脾胃。

在蒙外人權益之曖昧不明(如關於工商業特許權等等)此爲工商部所不欲者，惟在外交大臣眼光中，則毋寧讓這種曖昧存在，只要牠能給與我們機會，去增強我們的地位，同時不致引起列強的憤激。」

這是俄國舊政府所留下的關於俄蒙經濟情勢之最後的紀錄。在革命將俄國在蒙商業體系全部推翻以前，帝俄政府確已着手組織一商業銀行。在一個以「貨物交易」爲貿易準則的國家

中，這個銀行當係一富有興趣的實驗吧。在今日蘇俄政府主持的局面下，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局面，又再度出現了。昔日，帝俄政府諸專家以爲欲抵抗中國的競爭，唯一的辦法，只有設立一具有嚴密組織的商業機關；現在呢，蘇俄的商務機關之政策與組織均經強度集中，頗足以代表帝俄時代諸專家的意見。這一點是頗具興味的。

## (二) 蘇蒙經濟關係

由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間，蘇俄政府很費了點兒氣力，向東方宣傳其政治經濟的新態度。譬如，以土耳其、波斯及阿富汗而論，以前的政治關係完全由蘇俄政府加以改變了，并未曾損害及各該國內部的經濟及社會組織。至在蒙古呢，其內部的局勢正是最適宜於改變的時候，故蘇俄立即運用她自己的勢力，重新改造蒙古之整個社會與經濟組織。

一九二一年，俄蒙簽訂友好條約，(註一三)擔保：

「(一) 蒙古對俄國輸入應與以最惠國待遇，

(二) 俄國人民有在蒙購買土地之權。

(三) 蒙古欠俄舊債全部取消。

(四) 以前屬於帝俄政府之在蒙電報設備，一律讓與蒙古，但蘇俄政府願於蒙古政府採取適當計劃以組織其電報及郵政局所時，與以協助并應供給爲上項用之一切材料。』

蘇俄有位名叫科爾嘉利斯基 (Koujarivski) 的，批評這條約說：『本條約實替將來之一切商業及交通條約，先開闢一蹊徑；這些商業及交通條約轉而會使蘇俄在蒙古之商業活動大爲增進。這裏我們的商業交易是我們政治潛勢力之顯明的基礎……商業代表纔是我們最好的外交家。』(註一四)

自共產革命以來，蒙古即成爲紅軍，反革命的白軍，及中國干涉軍隊三者間繼續不斷的戰爭之地。在這種擾攘的局面下，商業進行是絕對不可能。直至一九二四年蒙古蘇維埃政府已漸趨鞏固，足以蔑棄中國宗主權的時候，駐蒙俄紅軍方始撤退。

由於政治陰謀的結果，這種陰謀我們在此是無須述及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及各地蘇維埃

於一九二一年正式成立了。該獨立政府的憲法是完全模仿蘇俄憲法的，亦於一九二四年公布。

(註一五) 依照該憲法：

(一) 禁止財產私有。

(二) 一切天然資源均屬人民所有。

(三) 在國家主持之下，規定一統一的經濟政策。

當憲法公布之日，蒙古政府曾經申明：『國際貿易國營，當視可能的程度，漸漸在蒙古施行。』蒙古獨立人民政府與蘇俄關係之密切，尚可從另一點上看出來，即蒙古憲法會議會聘請加里寧、齊趣林及許多其他蘇俄主要政治家為第一屆名譽主席。每一個新政府的蒙古部長，都被指派給一個俄國顧問，這些部長多半是既不能讀又不能寫的。一九二三年，蘇俄復與蒙古訂立一協定（註一六）此為達到蘇俄經濟欲望之最好的工具。依照該協定（甲）蒙古王公之世襲土地及財產權應與廢止，而代以蘇維埃制度，以便開發全國；（乙）無主的土地應分配給蒙古的或蘇俄的貧民去種作；（丙）國家富源之開發，工商業之發展，應請俄國專家指導；（丁）一切鑛產須交給蘇俄合作社

會同蒙古勞工去開發；(戊)允許蘇俄代表參加蒙古法庭，爲該法庭之一員，且於審判俄人案件時，得有否決之權。

雖然蘇俄合作社，如中央合作社及西部合作社自一九一九年起即在蒙古活動，然直至一九二四年，蘇俄對蒙商務尚不堪重視，當時如專做羊毛出口貿易的羊毛出口公司，如西方國家貿易公司，如石油獨占組合，也均活潑地活動起來了。蒙古國家合作社完全模仿蘇俄的商務機關，亦於一九二四年組織成立。牠在蒙古商業中的地位亦很快地增進。同年，管理國內外匯兌的蒙古銀行，以莫斯科國家銀行爲股東——莫斯科國家銀行差不多握有蒙古銀行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註一七）——亦組織成立。這使我們回想到帝俄時代，亦曾一度想改置蒙古貿易於幣制基礎之上。該銀行所發行的通貨，在蒙古人之經濟生活上，實係一嶄新的改革。新通貨的單位名叫脫福利克，相當於墨銀一元，或柯伯克（俄幣名）九十枚，含純銀二十公分。（註一八）對於這次蒙古的幣制改革，蘇俄的經濟學者們說了很多誇大的話。他們讚美這新幣，認爲牠「能由貪高利的中國人之財政壓迫下，解放蒙古人；能調整國家預算；能使國家易於發達；能慢慢過渡到金本位制的幣制經濟。」

（註一九）在目前政治情態之下，對蒙古銀行及新幣制之運用，實不能得到確切報告。不過有一點是無疑的，自從將中國人赶走，并取消了一切對他們的債務之後，蒙古確已從高利貸借款及強取豪奪之下得着自由了。自一九二六年以後，蘇俄的商務愈與蒙古國家的經濟組織打成一片。以前在外蒙甚為得手的外國商行（第一是中國商行），從那時起，因蒙古政府加於私人商業之嚴峻的管理，及財政的壓迫，即大受妨害——很厲害的妨害。

一九二八年，蒙古商業代表團訪問莫斯科。（註二〇）對於與「蒙古國家合作社」更進一步的合作，曾經討論。結果，所有在蒙蘇俄商務機關，除石油獨占組合外，均併入一個公司，名叫「蘇蒙貿易公司」。

這種合作政策不久即收效果。蘇俄商務很快的進展。而英美及中國商店則大受損害。一九一八年在蒙古有四百家中國商店，而俄商店只有五十家。一九二六至二七年間，有六十家中國商店停閉。同年，兩個英國重要商店——Product and Export Co. 及 Wilson & Co. 被迫關門。（註二一）百分之八十的羊毛生意是掌握在俄人手中。（註二二）蘇俄在蒙古國際貿易中所佔的百分

數由一九二四年的百分之十七，至一九二六年時增至百分之二十九。同時，蒙古的羊毛出口額也  
由一九二四年的百分之十八增至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七七·七。(註三)一九二八年，蘇俄遂得  
着實質的羊毛出口業獨占。最雄厚有力的外國商行也被迫將她的羊毛售與蘇俄商務機關。蘇俄  
商務機關可以自由的開設，同時別人則常爲重稅及富壓迫性的所謂「私人資本管理法」所束  
縛妨害。

左列係一篇分析蘇蒙經濟親善的文章中之一段，曾載於蘇俄一個名叫 *Soyetskaya*  
*Aziya* (註四) 的刊物上，對中國商業所受的影響毫不含混地說道：

「一九二四至二五年間，由蒙輸出至蘇俄之原料品爲百分之二四·七，而至中國者則爲  
百分之六九·四，迄一九二七至二八年，輸出至俄者爲百分之五九，而至中國者則銳減，其減少  
之百分數略相當於蘇俄增加之百分數。

一九二四至二五年間，蒙古羊毛輸出至蘇俄者爲出口總值百分之一三，至中國者爲百分  
之八六；及一九二八至二九年間，則輸至蘇俄者爲百分之九三，至中國者則減爲百分之六·五。

因之在蘇購蒙古羊毛貿易中蘇俄所佔之百分數，與年俱增。其代價爲中國被擠出蒙古市場之外。現信此種成功，當可繼續下去。短時期中，蘇俄或可獨占蒙古的羊毛貿易了。』

刻下，中國除少數茶葉外，事實上不會賣什麼東西給蒙古；同時，以前由蒙古運來中國各大商業中心地出售的大批羊毛、皮革、皮貨，現在也絕跡了。關於中國本部與蒙古間的貿易，從不會有過定期的正式統計。剛巧，一九二七至二九年，即蘇俄商業高漲，中國勢力被排除於蒙古（註二五）以外的那一年，我們找得中國駐赤塔領事的一篇報告，姑抄錄如左，以待證實：

蒙古與蘇俄及中國本部之貿易（單位千脫福利克）

年 份	由 俄 入 口	出 口	至 俄 由 中 國 本 部 進 口	出 口 至 中 國 本 部
一九二七	四、〇〇〇	一六、九〇〇	二七、六〇〇	一一、〇八〇
一九二八	七、〇〇〇	二一、〇〇〇	二五、四〇〇	一〇、七八〇
一九二九	二、三〇〇	二一、五〇〇	八、七〇〇	六、〇〇〇



這裏我們應該注意的，這些數字與同時期蘇俄官方統計并不相符。蘇方統計告訴我們：一九二八至二九間，蘇俄對蒙進出口業均有增進。在蘇俄對蒙輸出諸貨物的長目錄中，有兩樣商品，即五穀及油產品，在數量方面，超過任何其他輸出。這兩種商品之輸出，自大戰以來，即有大量的增加，而且差不多年年均在增長增高之中。以前東三省常有穀類，特別是高粱，輸至蒙古。今則完全絕跡，而充斥於蒙古市場上者只有蘇俄雀麥、大麥、高粱等等。同時蒙古人對穀類的消費量也大見增進。此項穀類貿易之增進可由左表中（註二六）得一概念。此表指示一九二三年以來由俄輸蒙之五穀及麩粉的數量如左：

一九一三年

一、八〇〇噸

一九二五至二六年

三、二一〇噸

一九三一年

二〇、〇一二噸

一九三二年（正月至十一月）

二一、五七一噸

由此可知其增加率為百分之一千有餘。

俄國油產品在蒙古也循着同樣的曲線進行。一九一三年由俄進口的油產品只有九十一噸，至一九三二年即增至二千零十六噸。由俄輸蒙的商品目錄中，其他的貨物有棉織品、糖、水泥、電氣用具、已製及未製金屬品、食物製品、菸葉、製藥用化學品、糖果、鮮果、蜜餞、通心粉、手工業製造品、香料、肥皂、影片及留聲機、蛋、玻璃及土陶器。有好多東西，其輸出量雖小，但確是一年比一年輸出得多。駐巴黎的蘇俄商務代表團於敘述一九三一年之蘇俄國際貿易時，說道：「蒙古在輸入蘇俄貨品諸國中，為輸入花色最繁多複雜者。」

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間，蘇俄對蒙輸出增加百分之六十五；同期中，蒙古由別國的輸入則比例地減低。如以一九三一年（正月至十月）的貿易統計（註二七）與一九三〇年同期的數字相較，則呈現左列可驚的增加：

貨物名稱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油類及油產品	四九五、〇〇〇 盧布	一、〇九〇、〇〇〇 盧布
火	二八、〇〇〇	一一一、〇〇〇

糖	果	二六六、〇〇〇	九〇一、〇〇〇
水	泥	一九、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
香	料	八二、〇〇〇	一四七、〇〇〇
醫藥用化學品		四九、〇〇〇	一三九、〇〇〇

蘇俄對蒙古輸出總值由一九三〇年之一七、八一九、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三一年之三七、三四三、〇〇〇盧布。原來波斯是東方輸入蘇俄貨品最多的國家，這已有好久的歷史了，但現在則其地位已為蒙古所取代。戰前俄蒙貿易，俄國總是入超，及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這情形纔第一次改變，因為俄貨出口是在那年第一次超過蒙古進口了。此後，俄國這種順調地位想可繼續保持。最近一九三二年的統計（正月到十二月）指示，蒙古輸入俄貨總值達四一、三九五、〇〇〇盧布，而輸出至俄貨物總值則為一九、二七八、〇〇〇盧布。前述駐巴黎俄商務機關解釋此項情勢時，說：「去年（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我們看見所有東方國家的貿易均形減低，惟蒙古則屬例外。此例外恰巧與該國的經濟發展相適應。」（註二八）這樣的說法，該是於無心中流露出的一種嘲笑吧！

左列二表指示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間，蘇蒙貿易的動向，及由蒙輸俄原料品之日漸增加的百分數：

第一表 單位千盧布

年 份	由 俄 輸 入 蒙 古	由 蒙 古 輸 入 俄
一九二八至二九	一六、四〇〇	一五、二〇〇
一九三〇	一七、八一九	一九、十四五
一九三一	三七、三四三	二八、八三三
一九三二	四一、三九五	一九、二七八

第二表 蒙古中央合作社售出原料品分配表

年 份	銷 於 蒙 古 內 輸 入 俄 國	經 俄 輸 出 輸 入 他 國
一九二四至二五	六%	二五%
一九二五至二六	一六%	三〇%
		五四%

一九二六至二七	七%	四五%	—	四八%
一九二七至二八	八%	六〇%	—	三二%
一九二八至二九	六%	七三%	一八%	三〇%
一九二九至三〇	九%	五〇%	四一%	—

由上述統計，我們可無疑地看出，誰是蒙古貿易之最好的主顧了。比較討厭的是，我們不能正確地指出或計算上列數字在全部蒙古對外貿易中所佔的地位。一方面因為蒙古兩字在中國貿易統計中，現已不再出現，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蒙古本身沒有統計，可資參考。一九三〇年南京開的蒙事會議中，(註三〇)對貿易交通種種問題都討論到了，惟對外蒙則似隻字未提。蒙古現在是一天天地成爲被封鎖了且與外界隔絕的蘇俄勢力範圍。關於該地的消息，除蘇俄外，簡直是無法可得了。

一九二七年，(註三一)蘇俄著作家伊里木齊(D. M. Timshchik)計算得悉，蒙古人在國際貿易中，每人應分攤七十盧布，十倍於俄國每人平均應攤之數。他說：

「在東方諸國家中，我們對於蒙古之政治的覺醒，實最有直接密切之關係。蒙古現正企圖使其商務經濟，成爲國家資本主義，而非私人資本主義……蒙古之半國營的商業組織正在發達之中。當我們同這些機關交易時，我們必須幫助蒙古，使不再依賴英美，這樣纔能保全她供給我們工業以確切廣大的原料資源。因此，我們在蒙古的買主必須避免運用那種陳腐的對待殖民地的手腕，而須盡力誘令蒙古商務機關供給我們原料。」

如此說來，蒙古之對於蘇俄，實成爲一種兩用的工具。一方面她是被視爲實驗世界革命之最恰當的場合；一方面她又是一個供給蘇俄某些原料品的地方，而且是外人不能染指的地方。五年來，（這時期中，蘇俄工業生產方略有剩餘之時）華、英、美三國在蒙古慘敗之歷史，已顯明地啓示了蒙古國際貿易之將來。蘇俄經濟勢力之深入蒙古，適足表現世界革命活動之國際經濟的反應。在平等的原則上競爭，則蘇俄決不能如今日這樣，於極短時期中，即可勝利地排斥在蒙已有根基的中國人。惟靠了她非凡的政治手腕，她遂使蒙古的國體及商業組織整個地改變過來，成爲於她自己有利的工具，這樣，她纔戰勝了她最危險的競爭者——中國人，同時并排除了與她競爭皮革

生意，羊毛生意的英美人。現在華、英、美三國人，在法律上全被認為「私人貿易者」，而失掉了做生意的資格了。於此，蘇俄腳邊的障礙物可算已掃除盡淨，而暫時間，外國人競爭問題也可算已解決了。不過，這種情形，頗使我們難於了解。以前一位俄國外交家維克多·雅克洪托夫 (Victor Yak-hontof)，所說的話。他的話是解釋說明蘇俄的經濟戰術的：「有一件事是毫無可疑的，即新的蘇俄決不致用壓力在中國或他處奪取市場，因為她的新政府不相信這類經濟擴張的手段。」

### (三) 蘇蒙之交通

蘇俄對蒙貿易之發展，其最重要問題即為運輸問題。在許多專門論述蒙古及其鄰近地方如塔那土、西伯利亞等處的俄文著作中，此問題頗佔重要地位。(註三二)全國貨運仍通用駝車；雖由蒙至俄邊原來有鐵路，(註三三)但那些路，譬如由畢斯克 (Bisk) 到科布多的一段而論吧，以前是那樣的安全，甚至連小包運輸也不可能。第一條汽車路是於一九一七年由美國人興築的，由庫倫通至張家口。現在，據旅行者稱，汽車可以橫跨蒙古，雖然蒙古還談不上有什麼汽車公路。以前帝俄

政府曾鄭重考慮，預備建築一條鐵路連接上烏丁斯克（V. Udinsk）、恰克圖及庫倫三處。茲摘錄一九一四年七月俄蒙借款協約（註三四）中之一條，以示當日俄政府爲欲達到築路目的之事先的準備：

『蒙古政府有權在其本國境內修築鐵道。但爲表示與其鄰邦大俄羅斯帝國之親密關係起見，如蒙古政府自行籌款修築，則在修築之先，應與俄國政府商洽妥當；或特許俄國興築；如此俄國方能判定各該擬修之線究竟是否有礙俄國之軍事及經濟利益。』

蒙古的鐵路問題在蘇俄報紙中常有討論。現在所擬定的路線較諸戰前有更直接的經濟作用。他們現在預備先築一條鐵路，由畢斯克（西伯利亞鐵路一支線之終點）經過科西阿加西（Kosch-Agasci）、科布多、烏里雅蘇臺至庫倫或張家口，與西伯利亞鐵路平行，將西部外蒙諸極難達到的地方包圍在中，與以畢斯克爲起點的崔斯克鐵路（Tschinsk Track）相連接，——更連接於蘇聯。有了這條鐵路，則庫斯勒茲盆地（Kusnetz Basin）的煤和鐵，和西伯利亞的棉織品及其他貨物（假如能如俄人所計劃的生產出來，）都可更便利地輸至蒙古。一九二六年，蘇俄與



蒙古曾簽訂一協定，擬將蒙古與西伯利亞鐵路系統聯在一起。直至今日，因資本的缺乏，使得蘇俄政府橫貫亞洲鐵道計劃不能實現。但作為將來的計劃看，那是很能引起興趣的。俄人又倡議，將蒙古包括在蘇俄的航空交通系統以內。這倡議的第一步已經成功，現在由西伯利亞口岸伊爾庫次克 (Irkutsk) 至赤勇城 (即庫倫) 的航線已開闢了。

爲了沒有鐵路之故，今日在蒙古，汽車實爲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俄油及油產品是爲蒙古人所普遍購用的。而且因下列三種原因：即蒙古對「外國油」徵收重稅；貨運近來日見增加；汽車運輸由蒙古國家專營；故俄油大爲獲利。關於蒙古之交通，不久以前，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間，有一位專以旅行全中國介紹汽車生意爲業的 General Motors 公司經紀人，曾發表一富有意義的報告；其中有一段說：「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間，蒙古的汽車運輸完全由蘇俄政府管理。現在，所有關於汽車的宣傳品必須用俄文寫成，因爲那些有買汽車權力的，只認識俄文之故。」(註三五)

蒙古與西伯利亞又靠兩個大河流聯銜在一處，即葉尼塞河及色楞格河。輪運在蘇俄之發展西伯利亞——蒙古貿易計劃中，也佔一重要地位。俄政府現已採取敏速步驟去開發色楞格河及

其支流奧空河與都喇河，這些河流以前只有一部分是開發了的，或只有一部分是可航行的。西伯利亞鐵道有一支線直通至蒙北邊境的買賣城，但在那裏就遽然停止了。色楞格河及其支流則繼續南流，經過邊境，將商務帶到那些交通不便，難於到達的地方。

一九二七年，有一位俄國經濟學家寫道：（註三六）「發展色楞格河輪運之主要目的，一方面是發展對蒙的商業和貿易，一方面是便於在蒙古市場上奪取優勢地位。大概用便宜的運費和敏捷的貨運，交通委員會可以使蒙古出口到歐洲的原料品再不經由張家口。這樣一來，無疑的將使色楞格河貿易大為增加。在實際情形下，交通委員會很覺得取悅於外國商行是很重要的。爲此，我們現已組織一獨立的運輸公司，專由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運輸貨物，然後再由那裏運上輪船、火車站及外國口岸去。假如將色楞格河及其支流統統放在交通委員會的管理之下，則由蒙輸俄或輸至其他地方的貨物，無疑地將取這條又便宜又敏快的水路。」（註三七）

上面這段文字是一九二七年寫的。如照蒙古現下正在發展的局勢看來，好似共產黨人決不會從這條水路上得着什麼國際的運費。

#### (四) 蘇俄與塔那土伐之經濟關係

塔那土伐是一人口稀少未經開發的小國，其面積大小約等於比利時，位於西伯利亞及外蒙古的西北角上。本地住民約七萬，差不多全過着游牧生活，牧養着大批的牛羊牲口。此外尚有一萬二千俄國人及少數中國人居住該國內。(註三八)她原來是中國的藩屬唐努烏梁海，現在則稱爲塔那土伐共和國(Republic of Tana Tuva)，蘇俄對待她，如同對待蒙古一樣，也採取支配其政治經濟的政策。關於這政策在塔那土伐之發展，外間毫無所聞；且因該地并無外國人及非共產黨商人住留之故，所以一切消息均很難得到，除非是俄國傳出來的或者是偶爾洩露出來的。

至於蘇俄之經濟立法，其對塔那土伐的態度，在本書第一章中已曾述及了。我們當能記得，國際貿易諸規程，從未施行於蘇塔邊境。塔那土伐輸出至蘇俄的貨物，只須經過一番不緊要的手續，好似兩國間并無邊境存在似的，而且即在實際政治的範圍中，也好似兩國間并無分別似的。塔那土伐的全部國際和國內貿易都無足觀，但卻是完全爲蘇俄商務機關所獨占。在西伯利亞合作社

公報中及駐蒙古、駐塔那土伐諸蘇俄商務機關的報告中，曾載有許多關於塔那土伐的參考資料；如根據這些材料來推斷，則蘇俄商務將來預料可有相當進展。蘇俄商務機關，在這裏如同在中國西部一樣，自以進步的先鋒隊自居，因而遂有在東方人民中引起新需要及新趣味的能力。目前，棉織品、油產品、糖及五金，在量與值方面均屬蘇俄出口貨中之犖犖大者。

俄國對塔那土伐主要出口（單位千盧布）（註三九）

年 份	棉織品		五金雜貨		糖		油產 品	
	噸	盧布	噸	盧布	噸	盧布	噸	盧布
一九二八至二九	二〇一	六九六	二三〇	八六	一五二	七二一	一五四	四四
一九三三—	一八八	六九八	四八五	三六一	二五七	三	一九七	三九
一九三三—二 （正月至十二月）	四〇四	一、三九五	八〇五	四二八	四六八	二一五	四〇五	七一

近來塔那土伐在售賣馬匹牲畜方面，同俄國人做了一筆好交易，因為俄國農業資源衰頹之故，對俄的進出口業全很快地增加。

## 蘇俄與塔那土伐之貿易（單位千盧布）（註四〇）

年 份	進 口	出 口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一、三〇八	一、三七五
一九二八至二九	一、〇九〇	二、三三三
一九三一	八九五	二、六五二
一九三二	二、一九一	四、三八八

塔那土伐因在葉尼塞河的上流，居西伯利亞與蒙古之中，所以蘇俄政府認為是蒙古、西伯利亞及海口間之孔道。（註四一）由這點看來，如西伯利亞之工業發展愈快，出口愈旺，則塔那土伐的地位也必愈見重要。

塔那土伐本土，有極肥沃的土地，有適宜的氣候，頗合於農業之發展；此外，且據聞蘊藏有不少鑛產。塔那土伐的農業和鑛業在蘇俄管理之下，將來必有長足進步，這是毫無可疑的。因無別的競爭者存在，蘇俄想必可由這些產業的開發中，獲得可觀的利益。

(註一) Cf. Korostowitz, "Von Genggis Khan zur Sowjetrepublik", pp. 109-15;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vol. i, pp. 402-7.

(註二) 一九一四年蒙古外交總長以下列言詞向駐蒙俄國領事求助：「自 Mutebunga 之軍隊來此後……軍隊遂摧毀神像并殺人放火搶劫使民衆大受痛苦因此請派遣勇武的俄國軍隊緝拿奸賊 Mutebunga 保護民衆并在此地重建和平。」(Ibid., vol. iv, No. 107, pp. 111-12) 一九二一年蒙古臨時革命政府寫給蘇俄政府以如下的話：「蒙古臨時革命政府茲特請求蘇聯政府在蒙蘇共同敵人未經完全肅清以前勿回駐蒙紅軍此輩敵人現方在東方草原方面求取生力軍此請求至爲必要蓋我等新政府尙未組織就緒也。」(Quoted by Pasvolsky, "Russia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22, p. 177.)

(註三) Cf.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 i, Shanghai, 1917. Published by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7. For text of treaty of Tientsin, see pp. 92-100. For treaty of St. Petersburg, Ibid., pp. 168-207 (註四) Hermann Consten, 一個很有經驗的旅行家概括地敘述一九二二年的情形說：「China Schritt zur Kolonisation der Mongolei. Der Durchaus Tuchtige, Chinesische Kaufmann Maichte mit Seinm Guten Deutschen, Englischen und Americanischen Waren dem Russischen Handler mit Seinm Minderwertigen Lodzer und Mausekauer Erzeugnissen, Scharle Konkurrenz, und Druckte den Russischen Handle Schliesslich an die Wand.」H. Consten, "Die Weideplatze der Mongolen,

Berlin, 1920, vol. 1, p. 64.

(註五) Cf. Georg Kleinov, "Nen-Sibirien", p. 116.

(註六) Cf. Korostowitz, op. cit., p. 109.

(註七) Cf. Ostsein und die Weltpolitik, Dr. Paul Ostwald, Kurt Schroeder Verlag, Bonn, 1928, p. 117.

(註八) Text first published by Yakhontoff in "Russia and the Soviet-Union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31, p. 379.

(註九)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Documents Nos. 142, 406, 266).

(註一〇) 依照一九一四年七月俄蒙締結之軍事協定，則「此等軍火係供給蒙古軍隊之用，該項軍隊須由俄蒙兩國軍官訓練之。」(Cf.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vol. iv, No. 265, p. 249) Hermann Constern 於一九一〇——一二年視察蒙古後云：「俄國是爲了要救濟她的貿易起見，纔武裝蒙古民衆。」 Cf. "Die Weideplatze der Mongolen", op. cit., p. 63.

(註一一) Cf. "Foreign Markets," Russian Edition, No. 3, 1925.

(註一二) Cf.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vol. i, No. 406, p. 402, for Journal

- (註一四) Cf. *Novy Vostok* (New East), Russian Edition, July 1922, vol. 1, p. 43.
- (註一五) For text of Mongolian Constitution, Cf. Korostowitz, op. cit., Appendix, p. 344.
- (註一六) Cf. Korostowitz, op. cit., p. 333.
- (註一七) Cf. *China Year-Book*, 1931, p. 31.
- (註一八) Cf.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Mongolia", *Novy Vostok*, Russian Edition, No. 25, p. 145 (1929).
- (註一九) *Idid.*,
- (註二〇) Cf. Koutezov, "Foreign Trade of the U. S. S. R.," *Nat. Trade Commissariat Press*, Moscow, 1928, p. 146.
- (註二一) Cf. Russian "Foreign Markets", 1925, No. 3.
- (註二二) Cf. "Report of Soviet Trade Commissioner, Feb. 1927.
- (註二三) Cf. Koutezov, "Foreign Trade of the U. S. S. R.," *Nat. Trade Commissariat Press*, Moscow, 1928, p. 146.
- (註二四) Cf. *Sovetskaya Aziya*, No. 3-4, 1931, p. 160.
- (註二五) Cf.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Feb. 1933, p. 152.
- (註二六) Cf. "Der Handle der U. S. S. R. mit dem Osten." *Praxisdat Mosckow*. Dec. 1931;



Russian "Foreign Trade", 1931-2.

〔註三〇〕 Cf. "Foreign Trade" Oct. 1931.

〔註三一〕 Cf. "La Vie Economique des Soviets", Feb. 1931, No. 131, p. 13.

〔註三二〕 Cf.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1930-2;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op. cit.*, p.

153, (For table of raw materials).

〔註三三〕 Cf. China Year-Book, 1931, p. 30.

〔註三四〕 Cf. "Ekonomicheskaya Zhizn", Russian Edition, July 26, 1927.

〔註三五〕 Cf. "Russia and the Soviet-Union in the Far East", *op. cit.*, pp. 228, 317.

〔註三六〕 Cf. "Soyetskaya Aziya," 1930-1; "Novy Vostok", 1928; "Transport and Economy"

Russian Edition, 1927, Which in the Years Cited have many Articles on this Subject.

〔註三七〕 For Detail Description of the Tracks. Cf. Gleinoy, *op. cit.*, pp. 362-77.

〔註三八〕 Cf. "Die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op. cit.*, No. 266, p. 249

〔註三九〕 Cf. "China Weekly Review", Feb. 7, 1931.

〔註四〇〕 Cf. "Transport and Economy", Russian Edition, *op. cit.*, p. 117. Quoted by Gleinoy,

*op. cit.*

〔註四一〕 Cf. Novy Vostok, April 1930; Ekonomicheskaya Zhizn, May 24, 1930

(註三九) Cf. Soviet-Union Year-Book, 1930; Foreign Trade, Dec. 1932.

(註四〇) Cf. Ibid.

(註四一) Cf. "Sovetskaya Aziya", Nos. 3-4, 1931, "The Upper Yenisei as a Trade Route".

## 第六章 蘇俄與新疆之經濟關係

新疆，又名中國土耳其斯坦，遠遠地孤懸在中國的西北邊境上，正是爲了她地理上所處的地位，遠與中國諸政治經濟中心相隔離，故能長期間不受內戰之影響，這種內戰在中國本部是常常發生的。（註一）在政治方面，她與中國可算略有關係；至於其對中國本部的商業呢，則至今尙屬無足輕重。交通之不便，使密切經濟關係之發生，爲不可能。真的，她離最近的中國海口——天津，尙有二千英里之遠呢。欲達到這海口，商人必須用駝車走很長的路，經過幾個中國近年來最擾攘不安的省分。至於經過外蒙古至新疆的舊驛路，則現在中國商人已不許通行了。在這種環境之下，新疆商務將日趨於蘇俄，因爲那方面既無上述種種困難，且驛路又多而便利。此外，在中俄邊境諸地方，如大吉克、卡扎克、克琴、蘇維埃共和國，如同在新疆省內一樣，有很多的回教徒居住；他們說着同樣的方言，（突厥語）屬於同一種族。認中國人爲異類，而且在可能範圍內，寧願自己相互通商。

蘇俄政府開始就認爲新疆（即前數章所述及之中國西部）應可享受東方國家特別貿易待遇。其所執的理由是：在那裏，西式工業及歐洲資本尙無根基。凡關於東方貿易的蘇維埃法令中，輒特別指出此點；而且在蘇俄貿易統計中，也顯然地劃分中國本部與新疆爲二。蘇俄刊物內，常發表許多研究新疆經濟富源的文章，及如何方能使蘇俄在新商業得以發展的計劃。同時新疆將來能給與蘇俄之經濟的影響，將遠過於她在現在情況之下，所能給與的，這也是很明白的吧。

在新疆，俄國貿易與中國競爭中，俄國常佔勝利。帝俄政府曾竭力獎掖對新貿易；凡每一匹滿載俄貨的騾馬，越過邊境至新疆時，帝俄政府且給與六十金盧布的賞金；同時，復繼續興築中亞細亞鐵路，直至奧士（Osh），再循着驛路至喀什噶爾。（註二）革命以前，駐新疆的俄國豪商，差不多全是由俄屬土耳其斯坦來的回教徒；他們較之中國人，比較地多懂得點他們的同教者的心理，脾胃與嗜好。另一最重要的有利之點，也可說是決定勝負之點，現在是握於蘇俄掌中，即爲一九三〇年完成的土西鐵路。這條鐵路線與中國西部邊境平行，經過一塊很寬廣的地方。此外計劃中尙有兩個分叉點，將來要將這鐵路一直築到新疆邊境。此支線之一，將由阿勒馬亞他（Alma-Ata）築到

固爾扎；另一線則由塞爾基阿頗兒 (Sergiopol) 築到伯克梯朱固卡克 (Bachty-Chuguehsk)。據說，後一支線已將近完工了。新疆的省會迪化，離朱固扎克六百籽，比較與張家口的包頭鎮火車站的距離（二千六百六十八籽）要短得多。刻下，由迪化到朱固卡克已可通用汽車運輸（只要運貨汽車可以在那部分世界中找着的時候。）土西鐵路向西延長，經過幾千英里，而與一直通到俄國腹部的外裏海鐵路相聯接；同時復向東延長至色米巴勒丁斯克 (Semi-Palatinsk)，與經過西伯利亞到海參崴的橫貫西伯利亞相聯接。當我們一默想這些縱橫的路線時，我們對於蘇俄貨品如何能運到中國西部的後門這一點，當可思過半了。在目前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之下，無疑的，這條鐵路將成爲將來中國西部發展之唯一的支配勢力。孫中山先生曾計劃修築一條鐵路，使西北與一太平洋海口相聯絡；假如這計劃能成功，則中國或尙能與新疆的俄國勢力競爭一下，看誰能在經濟方面支配該省。在目前，中國是絕對不配競爭，而且上述鐵路之興築，其所需經費，恐亦非中國在最近許多年內所能籌措得來。自土西鐵路告成以後，中國人即久已用着恐怖的眼光，注視着蘇俄在新疆的經濟發展，惟恐蘇俄對外蒙古的政策復現於今日之新疆。直至今日，俄政府尙

未直接干涉新疆內政，且暫時似以能在這擁有四百萬人的市場上，鞏固她自己的經濟勢力為滿足——這個市場較之蒙古有更大的潛勢力，因為蒙古只有六十萬人呢。

大戰以前，俄國出口至新疆的主要貨物為：棉織品、糖、油產品、矽酸鹽、五金、及金屬製品。

一九一三年俄國對新疆主要出口貨物表（註三）

製造品（棉織品佔大部分） 二五三二噸

糖 七五〇噸

油類及產品 三〇〇噸

五金及金屬製造品 一二〇〇噸

矽酸鹽 一八〇噸

依據一八八一年的聖彼得堡條約，俄商在新疆，如同在蒙古一樣，也得享受特別利益，得免除一切稅捐，而且中國西部與俄國之間也通行着實質的自由貿易制度。

一九二二年，新疆政府取消此條約。對俄貿易在大戰時即形銳減，且趨停頓。直至一九二五年，

該省省長楊增新始允蘇俄政府另訂一新商約。約中允許蘇俄在喀什噶爾、迪化、固爾扎、朱固扎克、莎拉桑布爾(Sara-Soumble)、五處設立商務領事館。在楊增新的鐵腕之下，中國官憲監視着這些蘇俄代表機關的活動，阻止他們與回族人發生友好關係，也不許他們在境內自由行動。以後由一九二五年直至一九二九年，蘇俄召回其駐華外交代表（雖然駐新疆外交人員并未被召回）兩國商務關係完全斷絕以前，蘇俄對新貿易，確有很快的進步。

由俄輸出至新疆的工業製造品，在數量與種類方面，均續有增益，特別是棉織品、糖、油產品，其輸出的數量超過戰前甚鉅。此外出口貨物中尚有：電氣設備、鐵器、火柴、香料、陶器、玻璃、手工製品、未製金屬品（特別是鐵條，運至新疆後由本地工人加以改製）、甘油、碳酸鉀、蘇打、糖果、通心粉、啤酒、化學品、藥品、魚子醬……等等。總之，凡屬蘇俄的製造品，在新疆進口貨物目錄上，大半總可尋得出來。

一九三二年俄國輸至新疆主要出口貨物表（註四）

貨名	數量	價值
棉織品	二、三、五八噸	一、一、二、三六千盧布

糖	一、七六六噸	九七八千盧布
油產	七四三	一四二
火柴	二三九	九六
陶器及玻璃	二九四	三一九
電氣設備	九七四	八五〇

花色種類之繁多，爲蘇俄出口至新疆貨物目錄生色不少，但由新疆輸出至蘇俄者則不然。新疆尙屬一原始的農業省，只出產幾種原料品，如絲、羊毛、及棉花之類；此外據說尙蘊藏有可觀的鑛產，內中包括大量的尙未開發的煤油。現在他們尙不知怎樣運用近代方法來開採鑛產及煤油。全省內只有幾家俄國人開設的羊毛及棉花洗淨工廠，開設在喀什噶爾。新疆之對俄輸出貿易，只有羊毛、生絲、氈毯、棉花、皮革、皮貨、馬匹、及牲畜，其對蘇之進出口貿易在量與值雙方面均在日漸增進之中，從前有名的和闐絲，差不多是全部運到印度去的。現在則蘇俄購買了大部分的出產。除此，蘇俄商務機關還買下大批資料稍次的氈毯，運回蘇俄，重新染製一過，再販運出口。自一九二五年以



來，蘇俄對新貿易常處於入超的逆調地位，惟自一九三〇年以後，其出口額方超過其由新進口額。

一九二四至三二年蘇新貿易表（單位千盧布）（註五）

年 份	進	出	口
一九二三至二四	三、〇一五	四一八	
一九二四至二五	四、五三五	二、六一一	
一九二五至二六	一〇、三三一	六、〇九二	
一九二六至二七	一一、七五四	一〇、二三二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一三、五二八	一〇、六四七	
一九三一	一〇、二二二	一三、九五四	
一九三二	一二、三〇五	一五、六九八	

一個如新疆這樣的地方，關於其與蘇俄的貿易，如我們單看這以貨幣為單位的統計數字，而不明瞭駐新蘇俄商務機關之特殊功能，則容易引起絕對不正確的印象。回族農人、商人，於賣原料品給蘇俄商務機關時，必須接受俄人規定的價格，爲了此外再無買主之故，而且尚須接受俄人在

邊境方面所定的貨幣兌換率。即令完全如蘇俄商務機關之意，講定了價格，俄人還是只肯付給這些回族商人一小部分之貨物價值以金錢——普通是盧布，有時是中國紙幣，其餘大部分未付的款項則作爲購買俄貨的信用。這些俄貨也許在交易後兩三個月纔能運到新疆，而運到後，所運到的俄貨也不一定全是新疆商人所訂購的，反之，倒是俄人強迫他們承受的。加以新疆商人一將貨物脫手之後，他們什麼都沒有了，只好仰俄人的鼻息，隨人處置。他們所得到的俄貨之價格又常有變動。一個新疆商人今天所接受的俄國貨是出了很高價錢的，也許幾天以後，另一個新疆商人，可從同一俄國商務機關處，用較廉的價錢，購得同樣的貨物。像這類事情是常見不鮮不足爲奇的。有時，一個新疆商人在買了大批俄貨去販賣以後，過了幾天，他常會忽然發現，蘇俄商務機關在貨品陳列館中，也陳列出同樣的貨物，可是所標的價格則比他買的時候要便宜許多，有時甚至標出連他的本錢都不夠的賣價。

因了蘇俄在新疆經濟勢力膨脹之結果，新疆於一九三二年間，遂得在與蘇俄通商諸東方國家中居第三位。在與蘇俄接壤的諸蘇維埃共和國中，所有以前傳統的不經濟的生產方法，現在正

由新式機器毫無情地代替了。蘇俄政府正以至大的努力去改革許多落伍民族的經濟生活，并且要一新他們整個的面目呢。雖然在許多情形中，有些計劃，對真正的事實，有着可悲的誤解；然而由抽象的理論的方面看來，這種努力總是偉大勇敢而能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舉例說吧，從前不毛之地的俄屬土耳其斯坦沙漠，現在是用蒸汽曳動機車來灌溉，而且用飛機播種，於是在那兒，棉花漸漸地生長出來了。（在另一方面，土耳其斯坦以前的種麥地帶現在也被強制着改種棉花。結果呢，認為在計劃經濟下可依靠西伯利亞爲生的土耳其斯坦居民，竟因西伯利亞穀物未能運到之故，只好活生生地餓死。）因了棉花之種植，於是刺激起紡織工業之創建。最新式的人工乾燥房及製罐頭機器也在土耳其斯坦設立了，以便製造該處出產的果物，送到遠處市場上去。幾百年來，以養蠶爲一種農村家庭副業的諸村莊，現在也由政府授以科學的養蠶法。因了蘇俄熱心於地質探險的結果，關於許多人跡罕至的中亞細亞諸地方之天然富源，現在莫斯科方面也印出了多種有價值的報告。凡蘇俄先鋒隊所到之處，他們輒開辦學校，摧毀迷信，并宣傳衛生與康健之重要。這種種的改革，常不免蹂躪一般民衆的傳統信仰與風俗，於是不免屢次引起激越的反抗——這樣的反

抗是蘇俄政府煞費苦心，想隱瞞過外界的。以新疆而論，這裏可引起注意之點是：蘇俄爲要改革細亞諸蘇維埃國家之經濟生活，而採取的新式計劃經濟政策，在新疆人眼中看來，誠爲偉大勇敢；同時在中國方面，則仍毫無生氣地採用那陳腐的舊生產方法。這樣一來，該地有識青年必然會易於相信，蘇俄纔是『近代文明之頂點，……在那裏沒有戴面幕的女人，有鐵路，有汽車，有影戲院……』（註六）凡有眼睛的人，到那地方去看看雙方經濟環境之相似，而方法之不同，那真是很尖銳的對照啊。

蘇俄一般的議論，都認爲將來蘇俄在新疆終有不可避免的經濟使命。一九二九年 *Novy* *Ystok* 報上曾登載一篇特別論文（註七）講述新疆的經濟發展，明白宣述上述態度，茲節錄如下：『新疆經濟之進步，及其當前諸遠大問題之解決，特別是改造其經濟機構一問題，非與蘇聯有較今日更密切的合作關係，恐難於成功。即以諸犖犖大端而論：如減少種穀類的田畝，來改種利益比較優厚的棉花；如大規模地牧養牲畜；如發展農村副業（養蠶、種菜等）也非蘇俄的助力不可。尤有進者，既不是印度，也不是東方其他任何國家，只有蘇俄，纔能以最有利的條件，承受新疆的出產。』

這段話也許事實上是真的，不過，稟性隨便懶散的土著民族，度慣了傳統的農村生活，除強迫外，恐不見得會歡迎這種種根本的大變革吧。

蘇俄說印度貨或英國貨決無在新疆市場上與俄貨競爭的能力，這句話是很對的。印度政府曾經屢次提倡這方面的對華貿易，但因地理上的天然制限，這貿易總難於發達。新疆方面的中印商務幾百年來，均須經過喀拉科隴山路（Karakorum），這條山路中有好幾個超出一萬七千呎高的山嶺，而且一年中只有幾個月好走。自然，大批的進出口貨物均不能走這條路，只有如寶石、生絲、氈毯、藥品之類，容量不大，而價值又特別貴重的東西纔值得化費許多的精力和金錢來由這條路轉運。

目前，新疆的情勢是異常混沌。依照洩露到歐洲的一點點消息看來，這省現在是處於嚴重的困難中。變亂時起，而新疆某當局又剛愎無能，故事態頗有愈變愈糟之勢。這真是蘇俄藉口干涉的好時候呀。因此，在這危險期中，忽然得着一九三二年十月俄政府與新疆省長簽訂一新通商協定的報告，而且這協定更於蘇俄有利，這至少是令人很覺着奇怪的。兩方對該約究竟存在與否均保

持沈默。但據傳說約中有如左之主要條款：

(一) 蘇俄政府有在新疆另行設立商務機關之權。

(二) 蘇俄專家有查勘新疆境內煤油及鑛產資源之權。

(三) 蘇俄政府允與新疆合作，開發其天然富源。

(四) 以前爲中國政府（顯係因軍事的或政治的原因）所封鎖之通商道路，應與再行開放。假如外間的傳說是不確實的謠言，則約中似乎并未給與中國以任何交換條件。據謠傳說，蘇俄政府曾給與新疆某當局墨銀三萬元，存放在一通商口岸的銀行中，供購買軍火，以爲在今日擾亂情勢中保全其自己的地位之用。總之，無論這交換條件是什麼，新商約本身是存在的。假如這新商約實行了，則蘇俄在新疆即已佔着經濟的支配地位，因而更可自由地進行她懷抱已久的政策了。無疑的，今日之新疆已注定了會一天一天更接近以蘇俄爲中心的經濟體系。

（註一）自一九二八新疆統治者楊增新遇刺後，此一向和平之區域，竟因變亂時起，及漢人之竊政，大受流血及擾亂之痛苦。

- (註二) Cf. "Politics and Trade in Central Asia", by W. Bossl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Part IV, 1929.
- (註三) Cf. *Novy Vostok*, Nos. 26-7, 1929.
- (註四) Cf. "Foreign Trade" Russian Edition, Dec. 1932.
- (註五) C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h-Kiang" Russian Edition, op. cit., p. 121; "Foreign Trade", Dec. 1932.
- (註六) Cf. "Educ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by J. R. O. Wingate.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ociety", Part III, 1929.
- (註七) Cf. *Novy Vostok*, Nos. 26-7, 1929.

## 第七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結果

蘇俄商務機關之最初十年的活動，完全集中於前述東方這一小部分的區域。整個地說來，他們是成功了。

雖然這方面的東方貿易在俄國進出口總值中只占一小小的百分數，同時在蘇俄國際貿易差額中也比較無足輕重，但自一九一三年以來，這項貿易確是相對地且絕對地年有增加。此外，東方貿易雖年見膨脹，而蘇俄他方面的貿易，則每年均有變化。

左列三表，（註一）說明戰前俄國亞細亞邊境方面的貿易情形，并指出帝俄被推翻以來，該方面貿易，在蘇俄全部國際貿易中，及進出口總值中，所發生的變化：



第一表（單位百萬盧布）

年 份	俄國國際貿易總額	亞細亞邊境貿易	等於總額之百分數
一九一三	二、八九四	二五二·六	八%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一、七二三	二六二·七	一五%
一九二八至二九	一、七一三	二七七·一	一六%
一九三〇	二、〇九五	三〇六·一	一四%
一九三一	一、九二六·二	二六九·九	一四%

第二表（單位百萬盧布）

年 份	全俄出口總值	亞細亞邊境方面出口價值	等於總值之百分數
一九一三	一、五二〇·一	九九·一	六%
一九二七至二八	七七〇·五	一三八·一	一七%
一九二八至二九	八七七·六	一四一·〇	一六%
一九三〇	一、〇三六·〇	一一七·五	一一%
一九三一	八一一·二	一九一·四	一七%

第三表（單位百萬盧布）

年 份	全 俄 進 口 總 值	亞細亞邊境方面進口價值	等於總值之百分數
一九一三	一、三七四·〇	一五三·五	一一·二%
一九二七至二八	九四五·五	一二五·四	二二%
一九二八至二九	八三六·八	一三五·八	二〇%
一九三〇	一、〇五八·〇	一三〇·〇	一二%
一九三一	一、一〇五·〇	一二九·〇	一一%

我們應當注意亞細亞邊境方面的貿易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間即超出戰前的數量，雖然蘇俄全部國際貿易直至一九三一年時尙未能達到戰前水準。一九二九年後，東方貿易在全俄國際貿易總值中百分數之低減，這是因為五年計劃的需要，使俄國不得不從西方購買特多的進口工業品。至一九三〇年後，東方貿易價值之衰落，則有兩種解釋：一方面因為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間，波斯與土耳其對俄貨進口加以嚴格的限制，這樣相當地減少了蘇俄對各該國的輸出；另一方面是因為全世界原料品，如棉花、羊毛、及皮革等價格之慘跌，影響及於蘇俄由東方進口諸貨物的價值。

(但并不是數量)不過,在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間,俄國出口至蒙古的貨物幾增一倍有餘,而至阿富汗、新疆及塔那土伐的,亦有相當增進。

整個地看來,我們可以說俄國輸入的東方貨物,無論在數量方面或在價值方面,自大戰以來,并無重大的變化。自一九一三以來,大為膨脹的到是出口貿易。現在東方各國所吸收俄國出口貨之百分數,較諸戰前要大得多,——百分之十四與戰前的百分之六相較。

前數章曾經詳細申論的諸問題,可以簡明地摘要概括在左列表內(註二)

蘇俄國際貿易表(單位盧布)

國別	出		口		進		口		附註
	一九三一年正月至十一月	一九三二年正月至十一月	一九三一年正月至十一月	一九三二年正月至十一月	一九三一年正月至十一月	一九三二年正月至十一月	一九三一年正月至十一月	一九三二年正月至十一月	
蒙古	三六、一〇四、〇〇〇	三八、八四六、〇〇〇	二三、三三〇、〇〇〇	一四、九八一、〇〇〇	出口增加	出口減少			
波斯	二九、一六四、〇〇〇	二三、三二〇、〇〇〇	四〇、九五七、〇〇〇	四八、七一〇、〇〇〇	進口增加	進口減少			
新疆	一一、八二八、〇〇〇	一三、四七〇、〇〇〇	八、八九四、〇〇〇	八、九六〇、〇〇〇	進出口均增加	進出口均減少			

阿富汗	一〇、二七八、〇〇〇	一三、四〇二、〇〇〇	一〇、二九五、〇〇〇	一〇、三一〇、〇〇〇	進出口均形增加
土耳其	一一、二五四、〇〇〇	五、一六三、〇〇〇	六、五六二、〇〇〇	四、八七八、〇〇〇	進出口均形減少
塔那土伐	二、六五二、〇〇〇	四、三七四、〇〇〇	八九五、〇〇〇	二、一九一、〇〇〇	進出口均形增加

許多種的商品，如水泥、製藥用化學品、香料、通心粉、肥皂、各種橡皮製品、五金製品及電氣設備，均經蘇俄很成功地介紹到各個東方市場上來。關於爲這一類製造品用的原料，因蘇俄工業研究機關試驗成功的結果，如今在蘇俄也能生產出來，雖然戰前俄國對這些東西是茫然無所知的。最好的例證，就是蘇俄大規模地種植了許多爲製藥化學工業用的藥類植物，以供東方及本國市場之需。在橡皮業托辣斯 (caoutchou trust) 管理之下，蘇俄現已着手辦理橡皮工業，(註三) 并準備由一種土耳其斯坦野生植物中提煉生樹膠。這裏吸收這類製造品的又是舍東方莫屬了。

蘇俄政府爲她的棉織品而爭奪東方市場，其努力是大部分成功的。一九二八年棉織品的出口數字佔蘇俄對東方輸出總額百分之四十，(註四) 超過戰前的數字。這些棉布品，特別是到蒙古與新疆的，年有增加。同時，戰後英國輸出到東方的棉織品則走着完全相反的路徑。自一九二五年

以後，英國輸出即漸漸低落，而至一九三一年遂達到一八六三年以來從未曾有的低紀錄。（註五）

主要的原因是因爲英國失掉了亞洲市場，如中國、印度、波斯及土耳其。以印度和波斯而論，日本是最成功的競爭者；但在波斯則蘇俄獲得戰前英國商務之最好的部分。至在土耳其，蘇俄商務也在增進之中。譬如，一九一三年，英國輸至波斯的棉布品爲四〇、六一六、〇〇〇方碼，至一九三一年即減爲七、七五四、〇〇〇方碼。

阿富汗、蒙古、新疆、塔那土伐諸地原始人民之有限的需要，現已漸爲朝氣充沛的蘇俄商務機關所擴大。至在比較進步的國家中，如波斯及土耳其，則蘇俄利用種種機會去爲她自己新製出的重工業產品——如曳動機車及各種機器，尋覓市場。當蘇俄政府借款給土耳其時（一九三二年五月），蘇俄曾送給土耳其其外交總長十部曳動機車，作爲禮物，實則這只是誘令他將來再訂購蘇俄機械的一種手段。（註六）於波斯國際貿易國營制度之下，蘇俄在波斯「進口貨物種類數量比例限制」之中，獲有供給百分之五十三的機器及電氣設備品的比例。雖然波土兩國，爲恐蘇俄出口貨物威脅其本國工業之故，業已採取保護主義的政策，但在將來，她們當仍是許多別種蘇俄出

品的好主顧。這裏最重要的問題是：蘇俄能否再對她製造品的質料，有所改進？以貨物的質料而論，蘇俄出口的工業製造品，遠在世界標準之下，這是俄人自己也承認的。一九三二年時，有一位毫無偏見的蘇俄經濟研究者問道：（註七）「什麼時候纔能令人相信，用一百萬噸俄產的鋼，所製出的鐵軌及其他物件，其經久與耐用，可以抵得過用一百萬噸美國鋼，或德國鋼，或英國鋼，所製出的東西呢？」接着他又說：「即令出口工業品非常多，已達到計劃中擬想的數字，但貨物之質料問題，仍未解決呀。」（註八）

二次五年計劃中所擬定執行的一些野心更大的計劃，對東方貿易之擴張，更爲注重。俄國鋼鐵業中心以前是在歐洲的俄屬領土，即烏拉爾（Ural）及頓尼次盆地（Donetz Basin）。所以如將這裏的出品，運到中亞細亞、蒙古、及俄領遠東諸屬地，必須很貴的運費，及很長久的運輸時間。蘇俄政府現決意要在鄰近庫斯勒茲煤田的地方，另設一個五金工業的中心，并決意要開發鄰近明盧新斯克（Minsk）地方的一重要鑛區；在那裏鐵、銅、鋅、鉛、石棉、五金，都可以很經濟地生產出來。因爲有了這些原料品，所以該地必須全部工業化。蘇俄經濟計劃中，并特別着重爲工業用植物

類之培植，如亞麻、火麻、製糖用甜根菜等等。此外，還要促進西伯利亞的各種輕工業。目前成爲蘇俄對蒙古、新疆及塔那土伐之最大出口的糖，（註九）全是由烏克蘭（Ukraine）及伏爾加（Volga）兩處運去的。假如新西伯利亞計劃能成功，則將來糖的供給，自可取給於較便利些的地方。依照第二屆五年計劃，立須執行的尚有貝爾開湖銅工廠（Lake Balkash Copper Works）計劃，（註一〇）這計劃將更促進鄰近俄疆各地如蒙古、新疆之發展。這工廠的出產量，據估計爲三十萬噸，較之世界最大的美國銅工廠之出產量，十三萬五千噸，還要大許多。蘇俄某經濟學者曾說過，他們正在制定一計劃，『可以供給中國對於電氣工業之大部分的需要，』當我們聽了這話時，（不管這工廠現在還是在理想期中）我們可想像得這個建設在廣漠中的偉大工廠之新影響了吧。

俄國在地理上所處的地位，及其在亞洲的天然資源，給與其東方貿易以無比的利益。加以在這諸原始民族準備以新式方法組織他們的國家，并對工業設備表示新興趣的時候，湊巧蘇俄政府也正在作着一種工業試驗，這試驗的前途全靠能否輸出大量工業品於東方，這真是蘇俄千載一時的快遇呀。

蘇俄政府正費着很多的精力和心血，要在其本國內生產必需的原料品，如這理想能成功，則原來東方主要產品之穩固的市場必然會趨於幻滅了。俄領亞細亞一帶棉田面積之增加（註一）已使蘇俄不必再向美國運原棉進口（註二）慢慢地假以時日，波斯同埃及也會發現她們出口至俄的棉花日漸減少。最近，蘇俄政府會威嚇埃及政府說，蘇俄今日也能出產與埃及棉同等品質的原棉了。這不啻警告埃及：假如埃及及再不在對蘇貿易關係中，採取更令蘇俄滿意的辦法，則將來埃及棉也許會絕跡於蘇俄市場了。（註三）俄國進口的埃及棉於一九三二年時業呈顯著的低減，其輸入量爲一、〇三三噸，而一九三一年則爲二六、九八八噸。

生絲，以前俄國很少出產，大部都是從東方進口的，現在每年蘇俄的產量也漸見增加。人造絲的製造，也有長足的發展。這裏有一富於興趣之點，即以前由阿富汗進口的絲繭，向例是視爲免稅貨品的，今則列入一九三二年稅則中（註一四）同時，以前可經過蘇俄轉運歐洲的新疆生絲，現在也不許轉運了。

幾百年來，大米是由波斯運至俄國的主要進口之一，今則在遠東諸省及高加索大部地域均



經種稻了。米之進口，由一九三〇年之四六六、一〇噸減至一九三一年之三五、一一五噸，至一九三二年復增至六五、五七四噸。這樣的變動也許會繼續一些時候，因為在俄國農業集體化的初期中，對於農業生產的結果不能有十分把握之故。戰前，俄國簡直不出產茶葉，大部茶葉都是從中國運去的，由印度進口的茶則無可注意。近年來，蘇俄政府以斷然的手腕，減低中國茶的進口額，於是一九三二年間中國茶進口量遂低至五、九六八噸。因為印度茶商給與蘇俄以賒購的特別利益，所以印度茶的進口就相對地增加。不過，俄人卻希望喬奇亞（Georgia）新植茶區的生產量能漸漸供給俄人對茶業之大部分的需要。

一個跟着一個的經濟計劃，準備將以前蘇俄對東方之主要輸入，將來全由俄產品代替之。這樣遠大計劃，也許需要很多年，纔能成功現實。此際蘇俄之輸入原料品，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過渡的辦法。她的態度是寧可從產國購買原料，而不復從出口國（特別是英、法、德）在蘇俄經濟計劃成功，且能自給自足以前，東方國家在許多情形下必然會因蘇俄的經濟政策而得利。不過，到了第二時期，則蘇俄與這些東方國家之互利的商務關係，是必然會成爲公開的問題的。

關於亞細亞市場之油類及產品的供給，沒有一個國家有比蘇俄再好的天然地位了。最近在中亞細亞（卡沙喀斯坦 *Kasakhstan* 及帕米爾 *Pamirs*）及西伯利亞發現的石油寶藏，告訴我們，蘇俄終於有了像鐵鏈一般的一串油田——從巴庫起橫跨亞細亞，直至薩哈連。這樣，在石油分配這一點上，蘇俄所處的有利地位，迥非印度、波斯、或美國諸競爭者所能及。整個東方，因資本缺乏之故，不能建築鐵道，但汽車路及航空線則每年均經增闢。對於生產用的汽力機械——如曳動機車等等之興趣也日漸增高（註一五）這表示亞洲對石油的需要增加，而俄油將有特別好的生意了。

爲了不一的緣因，蘇俄之工業輸出（註一六）大部分是到東方去的，是在日漸增進之中；同時，其農業輸出（註一七）則日見減少。在戰前，後者常是大量地超過前者的。

「政府方面不單是需要增加出口貨物的數量，更深深地希望將原料出口變成製造品出口。這種趨勢可以從木料工業看出來。以前出口的都是整根的段木，現在則代以鋸木、木板等，其出口量已大見增加。」（註一八）

這種政策在左表中也可看得出來。本表(註一九)是說明戰前俄國出口貨的結構成分，并指示自一九一三年以來變動的趨向：

俄國出口結構成分表(單位千盧布)

年 份	農 業 出 口	出口總值中之百分數	工業出口(內中包括一切製造品油類及木材)	出口總值中之百分數	總 數
一九一三	一、一三一、六八四	七四·四%	三八八、四五〇	二五·六%	一、五二〇、一三四
一九二四至二五	三四三、六一四	六一·五%	二一五、〇一八	三八·五%	五五八、六三二
一九二五至二六	四三一、六八六	六三·八%	二四四、九三四	三六·二%	六七六、六二〇
一九二六至二七	四七四、一二四	六〇·八%	三〇六、一〇八	三九·二%	七八〇、二三二
一九二八至二九	三四六、三一五	三九·四%	五三一、二八一	六〇·六%	八七七、五九六
一九三〇至三一	三九三、六六五	三九·三%	六〇八、六〇五	六〇·七%	一、〇〇二、二七〇

自一九二三年，俄國申明「貿易差額保持順調地位」一原則，不必適用於對東方貿易之後，生意曾經興旺一時。當時蘇俄經濟情形正破壞不堪，故可泰然地採取這種態度。隨後，五年計劃之

有力的刺激，逼得俄國產業界不能不採取使人喫驚的新活動。（註二〇）現在對東方如同對西方一樣，作爲貿易之標準原則的，已不再是「感情」而是「利益」了。這種轉變可由蘇俄一般經濟政策的趨勢中直接反映出，特別反映於蘇俄與各國談判商約時，所提出的條件中。此外，還有另一方面的情形也得說說。近五年左右，在東方各國的商務機關，如同在西方的一樣，因了俄國工業化之巨大的壓力，也用了一種反常的方法在活動；壓力愈巨，則其活動愈益反常。所有他們的精力全部耗費在替俄貨尋覓市場這一點上，因此他們不得不以任何價格出售貨物，而不顧這樣的售價對於那些國家的生產者和批發商人究竟有何影響。這種情形是絕對不能無止境地延長下去的。也許在蘇俄之經濟發展，經過了這早期的激昂不安之後，或可另行採用比較富於建設性的商業政策，特別是對東方的商業政策。在這東方大部分地方開始要求工業化的時候，假如蘇俄能進步到相當程度，則東方對於蘇俄之技術的及工業的助力，當不勝其期待。如此說來，將來需要合作的地方還多得很呢。假如蘇俄能放棄其狹隘的機會主義，能改善其商務機關在東方各國（特別是在波斯）之令人失望的苛刻行爲，則雙方必且終蒙其利。果能在比較更平等些的原則上，俄國能與

這些國家和衷共濟，向前發展，則其前途正不可限量呢。

蘇俄與東方的貿易，既是含有如上述的諸充滿樂觀的因素，則此貿易之能否發展，須視蘇俄之能否放棄其經濟的壓力和革命的宣傳，而代以聰明些的經濟合作。雖然東方是俄國的天然市場，但將來似乎仍不免有不少的競爭者，因此蘇俄實業家能否出產資料再好些的貨品？對於貿易發展之前途，也有甚深的影響。最後，土耳其斯坦回教民族問題之解決，必須慎重考慮。最近消息傳來，說蘇俄有虐待俄領亞細亞回教徒的事實。夫散居於中國、波斯、土耳其、阿富汗等地的回教民族，有數百萬之多，他們都是俄領亞細亞回教民族的同教者，同時又是蘇俄的大主顧。像上述那種虐待回教徒的新聞，決不會使蘇俄商務能在他們中間發達的。

無論中日問題如何解決，必然會間接影響到蘇俄在亞洲之經濟前途。如果中國不能振作起來，用比現在更有力些的手腕去處置遠東事情，則深入內蒙古的日本勢力與外蒙古的俄國經濟勢力，不久必然會有衝突的一天。反之，中國如復興了，則關於蘇俄不客氣地驅逐中國在外蒙古商務勢力一節，中國必然會有與蘇俄算帳的一天，同時蘇俄開發新疆的計劃也要大受阻礙呢。雖

然外蒙古（無論爲了什麼理由）不見得會自願復歸中國，然中國爲了她自己的主權關係，至少會設法減削蘇俄在外蒙及日本在內蒙之獨占的趨勢。在這些名義上屬於中國的領土內，蘇俄經濟勢力之發展，無論其停止有如何的必要；但在這三角關係中，假如蘇俄的現勢力，現地位，真被削弱了，那也不見得是好辦法。下面幾行是一九二八年間寫的，當時遠東事情還未品化到現在的狀態呢。該文作者特別看重俄領亞細亞之工業化，（註二）認爲是保持遠東和平之一重要的因素。該文作者當時對另一方面蘇俄之前途也會作一展望，（註三）不幸他的推斷後來竟成爲事實了。將來，時間也許會證明，他對俄領亞細亞所說的一段話，也是明慧的預言吧！

「在東方也許會發生一次大災難，其結果之慘酷，殊難於描畫。假如有一個真正強盛的俄國，則也許可以阻遏這災難，甚而或可預先防止其發生。亞洲之和平實大有賴於蘇俄之軍事的及經濟的力量。以軍事的與經濟的意義言，如蘇俄欲在亞洲成爲強國，唯一的辦法只有在獲得遠東及中亞細亞之兩翼的支配權以後，立即視各該地可能的力量，着手其殖民地中心之開發。（譬如新西伯利亞南部及阿爾泰——庫斯尼勒茲地帶，在那兒八千萬人可以舒舒服服地過

活)』

(註一) Statistics for 1913, 1927-8, 1928-9 from Soviet-Union Year-Book, 1930, p. 289; ditto for 1930 from "Foreign Trade", Dec. 1931, pp. 6, 8.

(註二) Cf. "Foreign Trade", Nov. 1932.

(註三) Cf. "La Vie Econ. des Soviets", No. 121, 1930.

(註四) Ibid.

(註五) Cf. U. S. Commerce Reports, March 1932, p. 555.

(註六) Cf. "Sowjetwirtschaft und Aussenhandel", May 1932, p. 6.

(註七) Cf. W. H. Chamberlin, "The Soviet Planned Economic Order", World Peace Foundation, Boston, p. 146.

(註八) Ibid., p. 160.

(註九) 一九三二俄國糖業出口至蒙古者三,九四八噸;至阿富汗者二,〇二〇噸;至新疆者九七八噸。 Cf. "Foreign Trade", Dec. 1932.

(註一〇) 貝爾開湖銅工廠所在地爲一無人居住之區域,離土西鐵路最近站約五〇〇杆。

(註一一) 戰前植棉區域爲六八四、四〇〇 "ha", 一九三一年爲二、一六三、〇〇〇 "ha" (俄畝名) Cf.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U. S. S. R.", Moscow, 1932.

(註一二) 一九二八由美運俄進口原棉爲九六、三七七噸，一九三〇爲一六、七八九噸，一九三一及一九三二無。

(註一三) Cf. *Le Temps*, Jan. 23, 1932.

(註一四) 一九三二年五月四日，人民委員會下令，「由阿富汗進口絲繭每百公斤應徵稅六盧布。」 Cf. "Laws and

Decrees of U. S. S. R.", May 1932, No. 34, p. 207.

(註一五) 「一九二七至八蘇維埃亞細亞區內，供曳動機車用汽油爲二五、九〇〇噸，一九三二預計爲二、四〇〇、

〇〇〇噸。」 Cf. *Sovjetskaya Azija*, Nos. 5-6, 1931: "Oil in Central Asia", p. 118. (一九三一年實際消耗幾何，無正確數字可得——著者。)

「一九二九年，西部西伯利亞消費油產品爲三二、〇〇〇噸，一九三三之消費量估計爲二五〇、〇〇〇噸，換言之，爲七八%之增加。」 *Ibid.* 出口至蒙古之石油由一九二七之九八二噸增至一九三二之二、〇一六噸。( Cf.

"Foreign Trade", 1928, 1932.)

(註一六) 主要工業出口爲木料、棉油產品、無煙煤、五金製品、棉織品、蜜餞、糖果。( Cf. *Sowjetwirtschaft und Ansenlandel*, April 1932, No. 8, p. 9.)

(註一七) *Ibid.*, p. 9: 主要農產品出口爲五穀、亞麻、牛油、魚產品等。

(註一八) Cf. "Quarterly Review of the U. S. S. R. Chambre of Commerce", Moscow, Jan.-Mar. 1931, p. 45.

第七章 蘇俄東方經濟政策之結果



(註一九) Ibid., p. 28.

(註二〇)蘇聯現在世界工業生產中居第二位，較戰前水準約增二七%。一九二八至三二年間，世界生產額減低七五%。同期蘇聯生產卻增加九八%。(統計數字根據 Institut für Konjunkturforschung)。 Cf. 'Sowjetwirtschaft und Ausenlandel', May 1932, No. 6, pp. 5-6.

(註二一) Cf. Georg Kleinov, op. cit., p. 423: "Im Osten kann sich ein Brand entwickeln, dessen mögliche Folgen nicht schwarz genug gemalt werden könnten—ein Brand, den ein starkes Russland einzudämmen, vielleicht gar zu verhindern imstande wäre……Der Friede in Asien hängt sehr wesentlich von dem Vorhandensein eines wirtschaftlich und militärisch starken Russlands ab. Wirtschaftlich und militärisch stark Russland in Asien nur sein, wenn es unter genügender Sicherung der Flankenstellungen im Fernen Osten und in Zentralasien die Kernstellung seines Aufmarschgebiets, d. h., den Sudteil von Neusibirien, das Altai-Kausnetazker Gebiet, auf dem achtzig Millionen Menschen bequem leben könnten, entsprechend entwickelt".

(註二二)至於俄國在滿洲之經濟利益，包括中東鐵路在內，應與中俄經濟關係整個研究，不在本書範圍之內。

## 附錄一

蘇俄國際貿易委員會第二屆大會對東方貿易決議採取之原則（摘錄自 *Encyclopaedia of Soviet Exports*, 俄文版，柏林，一九二四第一卷二十九頁。）

(一) 因我們在東方與在西方的經濟關係，各有其特點；并因橫陳於蘇聯前諸東方實際問題之結果；我們對東方的商業政策，必須大異於對西方資本主義之政策。

(二) 資本主義國家之封鎖蘇聯，一方面企圖抑壓我們的經濟復興，一方面復企圖再施干涉，以摧毀工農政府。爲此，在與反無產階級革命者作社會主義的防禦戰之時，我們不得不採取最有效之工具——即國際貿易國營政策。依東方諸國家一般的情勢，及她們經濟之特質，她們不特不會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給蘇聯以妨害；反之，且會與蘇聯組成共同戰線，以反抗資本帝國主義之普遍的干涉。

(三)我們與東方諸國家之經濟關係，應以「與他們經濟合作」及「竭力助她們增加生產力」這兩點爲我們政策之基礎。這樣：可以證實我們欲參加東方復興運動之決心；可以使東方人民在其獨立鬭爭中，愈密切地與蘇聯站在一起；同時還是與西方資本主義鬭爭，并摧毀其企圖使東方殖民地化之一工具。

(四)爲此，本會認爲左列諸點，極端重要：

(a)造成極有利的情境，使東方諸國家之農產品，得以直接與蘇聯之工業品，作商業上之交換。

(b)與東方交易中，關於「特許護照」之分配，不必集權於中央，應交與諸聯邦共和國之國際貿易委員會各主管部辦理，尤以專賣貨品之輸出爲然。

(c)給與來俄貿易之東方商人以便利，凡關於國際貿易之財政上的及其他的手續，對於東方商人均應竭力使之簡單化。

(d)立即採取步驟，促進東方國家產品之售賣，以與蘇聯及其他國家之工業品相交換。

(e) 與東方國家之貿易，不必堅持「貿易差額須處於順調地位」之原則。

(f) 盡力與東方商人合作，組織混合貿易公司，并使彼等得以比較西方商人有利之條件，參加混合公司。

(g) 鑒於東方信用制度之奇特；及如不依賴西方資本，即無大規模之信用機關；吾人認為與東方貿易中，對資本之運用，必須採取下列兩方針：即一面應依賴吾人本國之財政機關；一面須在可能範圍內吸收東方資本。

(h) 引起我等實業家之注意，凡輸至東方之製造品及貨物，均應訂以極低之價格。

這樣最大限度經濟合作的政策，結果應使對東方之貿易有特別之形式。大概而論，我們在東方邊境之貿易形式，頗近似「特許的自由主義」(Licensed Liberalism)。即凡不致與俄貨競爭之波斯貨物，均可無須特許護照，輸入蘇聯。同樣制度已在俄蒙邊境施行。現信在不久的將來，同樣制度亦可施行於俄土邊境。

## 附錄二

依照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波蘇兩國簽訂之通商航海條約第十條，茲制定一三一一至一三一一會計年度蘇俄進口貨物清單如下：（我應當在此感謝國聯祕書處的 Kakimi 君，他讓我獲得本約之法文本——著者。）

貨物名目	一三一一至一三一一會計年度 (單位里亞耳)	總數 (單位里亞耳)	允與進口蘇俄 貨物之百分數
糖(方糖及粉糖在內)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
火柴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
煤油	五,八七五,〇〇〇	五,八七五,〇〇〇	一〇〇%
扁陳汽油(Benzine)	六,三〇〇,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
汽油(Mazout)	四五〇,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〇	一〇〇%
石礪汽油(Nefte)	二二五,〇〇〇	二二五,〇〇〇	一〇〇%

棉織品	四四、五〇〇、〇〇〇	二四、四四七、〇〇〇	五五%
五金製品	四、三七〇、〇〇〇	二、八四〇、〇〇〇	六五%
鞋	六〇〇、〇〇〇	五五二、〇〇〇	九二%
橡皮製品(包括製品及樹膠)	三、五〇〇、〇〇〇	八〇五、〇〇〇	二三%
磁器、陶器及玻璃器	一、五二六、〇〇〇	一、一五九、七六〇	七六%
水泥及水泥製品	八三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九〇	七二%
蠶種	七五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四〇%
化學品	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五〇%
顏料及染色料	一、五五〇、〇〇〇	一九八、〇〇〇	一二%
藥品(革麻油、杏仁油、鴉粟油及棉油除外)	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二〇%
紙、紙板、包皮紙、及糊牆紙	一、六六〇、〇〇〇	一、一二〇、三八〇	六六%
機器、汽機零件、電氣設備等	五、八〇〇、〇〇〇	三、一〇八、八〇〇	五三%
縫衣線	七六〇、〇〇〇	四二五、六〇〇	五六%

棉繩、麻繩等	一六〇,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	三〇%
汽水及藥類液體	二六〇,〇〇〇	一五〇,八〇〇	五八%
純酒精	六六,〇〇〇	三六,九六〇	五六%
香料	一六,〇〇〇	九,六〇〇	六〇%
洋燭	八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五〇%
公事房用家具等等	八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二〇%
音樂用器具	三三〇,〇〇〇	六六,〇〇〇	二〇%
鐘表及零件	一〇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	五五%
影戲、照像機器及零件	三三〇,〇〇〇	九,九〇〇	三%
已製熟皮及製品	二六〇,〇〇〇	三九,〇〇〇	一五%
雜物類(除草麻子、草麻子及芝麻子外)	一、六〇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〇	二〇%
	五〇,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	六五%

簽名

YASSAI

簽名

Tchetsoff

按：二〇里亞耳等於一不拉威(金)或一金鎊(英)

## 附錄二

阿富汗政府與蘇俄聯邦政府之條約（註一）——時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條 蘇俄聯邦政府與阿富汗政府各備飛機二架，以行駛卡波爾至特黑干（Kaboul-Tech-kent）間之飛行線。並各供給充分飛行人員，以服務該線。飛機由特黑干飛至卡波爾及由卡波爾飛至特黑干，均依照行程表，每月二次；如遇需要時，得於行程表規定以外飛行。

第二條 阿富汗政府允許在其國境內設立飛行場及沿路停機站所，並維持之使至良好狀況，以及其他一切在飛行線中不可少之用具或材料。

第三條 蘇俄聯邦政府允許在其國境內設立飛行場及沿路停機站所，並維持之使至良好狀況，以及其他一切在飛行線中不可少之用具或材料。

第四條 蘇俄聯邦政府允許在卡波爾至特黑干飛行線中，供給在阿富汗一段飛行用之石油以



及維持本飛行線不可少之燃燒或滑潤物質，其供給數量，係根據在蘇俄境內所需者而比例之。

第五條 在此飛行線中僱用人員，蘇俄聯邦人員之待遇，由蘇俄聯邦政府負責；阿富汗人員之待遇，由阿富汗政府負責。阿富汗及蘇俄聯邦二政府，均須將在此飛行線服務之機械師及駕駛員姓名，事前互相通知。

第七條 關於任何一方飛機在他國境內所收受或消費之燃燒或滑潤物質或其他貯蓄備用之物質，每年之帳目及互相付款，應於次年之一月由蘇俄聯邦駐卡波爾之全權代表及阿富汗外交部長共同清算之。

(註一)上述乃該條約之主要條文，係節錄自「民用航空國際化之文件研究」一文內，登載於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 關於參考書之話

關於蘇俄之經濟情形，我們頗難得着正確的合時的報告。尤其是在今日蘇俄統計機關，因刷新改組等等關係，而陷於混亂的時候，事態愈趨複雜。（在一九三二年一月至二月的 *Investiya* 報中常載有「統計潮」的消息。）許多很重要的統計報告如國際貿易月報，本應由國際貿易委員會按着一定的日期每月公佈印行的，但有時竟出版誤期至數月之多。統計之公佈既常在斷續之中，加以各機關所公佈的數字，又常是含有某種作用（爲要達到她們自己的目的）而自行創造的，故常矛盾互異。所以我們對這些統計，只能看一個大概，不能全部信任。這種「統制的數字」且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即包在神祕中，只有在政府機關中纔能看到；同時，將來究要採取何種統計方法？現在也無人得知。

爲了不一的原因（包括經濟的在內），蘇俄政府現決定不再印行一些很有用的定期刊物。

——如國際市場統計年鑑，及法文的蘇俄之經濟（巴黎蘇俄商務代表團機關報），及財政公報（由財政委員會印行）等。

本書中所用之主要俄文參考書爲蘇聯法律法令大全，國際貿易月報，及財政公報。這部蘇聯法律法令大全，真是研究蘇聯經濟政策之最重要的指南。所有關於東方貿易之一切法律法令，蘇聯及其東方鄰邦間訂定之商約全文，所有稅則及稅則之修訂，均可在該書中找着。

研究東方貿易時，爲要求得所需之特殊統計，在很多地方，我們常須應用一點簡單算術。譬如以前在蘇聯年鑑及國際貿易月報中，常分別公佈蘇聯亞細亞邊境方面之全部國際貿易及進出口數字，但自一九二九年以來，這種很方便的辦法即不再援用了。因之，假如我們要想得着所需用的統計，則我們必須自己編製一遍。以阿富汗及土耳其而論，她們對蘇貿易有一部分是經過蘇聯之亞洲邊境的，又有一部分是經過蘇聯之歐洲邊境的。（以阿富汗而論，由海道運赴阿富汗的出口俄貨——只佔俄貨出口總值之一小百分數，多經由印度，遂被視爲經過歐洲邊境之貿易）而蘇俄統計中不是以全部歐洲貿易爲單位，就是以全部亞洲貿易爲單位，從不會以各該本國爲單

位。關於這有幾年的數字可由國際聯盟之國際收支差額備忘錄中尋出，其餘年份的則也得自行計算。

俄土及俄波貿易之俄方統計，我曾拿土耳其國際商務年報及波斯商務統計（兩國之官方統計）來對照看過。惟對俄蒙及俄阿貿易，則不能作同樣的工作，因為這兩國可說從不會有過統計；即令是有，在國外也得不着。足以與俄阿貿易比較之英阿貿易統計，則自一九二五年起，即不再公佈了。（關於此事，讀者可於一九三二年 Calcutta 出版之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British India 中證實之。）

蘇俄進口貨物及出口貨物兩彙編中，亦含有很多有用的材料，講到蘇俄貿易之一般的原則，並對於蘇俄與別國之經濟關係亦有特別研究。以我所知，像這一類專論進出口貿易的彙編，其價值是無比的，而且確是一本精良的，以科學方法編成的參考書。蘇俄出口貨物彙編第二版於一九二八年發行。

以土耳其及波斯而論，關於正式統計、法律、公文等等，足資參考者，尚有駐君士坦丁堡及駐德

黑蘭諸外國領事的貿易報告書；有專論土波各方面之經濟生活的美國商務部報告書；德文經濟雜誌等等；有法文新東方雜誌駐土波兩國通訊記者的報告；有羅馬出版的東方事情月報；有在君士坦丁堡及德黑蘭兩處出版的法意報紙（即 *Missaggero digli Italian*；*Le Messanger de Téhéran*, *Iran de Téhéran*）；有對該兩國商務有興趣之外國商會報告書……等等。

在阿富汗及蒙古，則所得到的官方報告或非正式報告，便不能如上述兩國之令人滿意。因為

阿蒙兩國均無官方統計，加以阿富汗政府很嫉妒地不願讓外國人知道這些數字（參看 *Bruns Seifert* 所著阿富汗 *Schriften des Deutschen Auslands-Instituts*, 1929, p. 57）。所以我們無法對看蘇聯公佈的統計。關於阿富汗之著作，很少是可靠的，很少是用科學方法寫成的，所以一切事實必須很細心地從種種用新聞體裁寫成的書中精選出來。最好的關於經濟問題的記載，可見於德文的經濟雜誌中。在阿富汗及蒙古，沒有定期的領事館的貿易報告。新東方雜誌雖對阿富汗極感興趣，但在蒙古卻無通訊記者。在中國印行的英文刊物，如密勒氏評論報，如遠東時報中，也有些批判深入外蒙之蘇俄政治及經濟勢力的文章，間或在中國經濟月刊中也可找到一兩篇論

蒙古的文章。但上述這些刊物，沒有一種對蒙古之經濟情況有翔實的報告。我從 George Cleinow 的新西伯利亞一書中吸取了不少材料，這本書真是一本名著，他對於蒙古與蘇聯及西伯利亞的關係，全是根據直接得到的材料，而作縝密的研究。

在新疆既無外國新聞記者，也無外國領事館報告，又無定期合時的材料可得之，（除蘇聯統計以外，）所以英國皇家中亞細亞會雜誌中，對於該地事情之研究，可說是極有價值的工具了。凡對於該地有直接認識的一羣專家們，負有政治使命的人們，探險家們，及各種科學家們，全都常向該雜誌中投稿。加以這些人之來到這中國人跡罕至的西部地方，都是具有某種目的的，所以有時他們的著作，驟然一看，似與經濟方面毫無關聯，但及至詳細看後，常能令我們對該地之神祕的經濟情態，略得窺知一二。許多專家們，如斯坦因爵士（Sir Stein）、厄特爾吞上校（Colonel Ehterton）、波什哈得博士（Dr. Boshard）及渦文·勒提摩耳君（Owen Lattimore）等，在他們論新疆的專門著作中，對各方面均有極詳盡的描述，所以即令是新疆的地方經濟及貿易情形，我們均可詳細知道。

自大革命以來，用俄文寫成論新疆之範圍廣闊及趣味濃郁的書籍，很少能在俄國找得。對於蘇俄及西伯利亞製造品，蒙古確爲一偉大的市場，同時她又是供給俄國以原料的地方，故其重要常因下列事實顯現出來：即對該地之貿易、交通、人民購買力、鑛業資源、社會建設之進步，在西伯利亞諸合作社刊物中，在伊爾庫次克及西伯利亞設計委員報告書中，在西伯利亞及中亞細亞本地報紙中，在莫斯科東方商會之出版物中，（俄國東方商會及西方商會於一九三一年歸併）常有詳細的研討。專門研究東方問題之俄文新東方及蘇維埃亞細亞兩雜誌中，亦滿載論蒙古及新疆的文章。在上列的這些刊物裏，我們常能找出許多當地的數字，這些統計數字是在蘇聯所公佈之官方統計中所找不到的。不幸得很，我只能略略從這些刊物裏吸取一點東西，還是承莫斯科朋友們的幫忙。假如我能更詳細地研究這些刊物，則本書當更精采，更豐富；不過，我也並不覺得因了不能這樣做，本書中尙缺乏什麼極重要的記載。

### 戰前的材料

講到戰前資料的來源，我用到牠只在（一）研究蘇俄經濟政策而必須說明戰前俄國背景的

時候；(二)需要戰前俄國對東方貿易統計數字的時候；(三)要找出戰前俄國與其東方鄰邦所訂定的條約及協定全文的時候。

(甲) 俄羅斯帝國法令大全 (一九一二年印行) 是研究與東方有關之戰前俄國法律、稅則、稅關章程之必不可少之指南。新近由蘇俄政府公佈印行的「赤檔」裏面有不少俄國外交大臣及駐波斯、土耳其、蒙古、俄國外交代表間來往的公文函札。如我們欲了解戰前俄國在上述東方國家之經濟手腕及目的，這部「檔案」實爲必不可少之讀物。舊俄羅斯百科全書裏面也記有很多很多的戰前俄國事情及其經濟生活與國外貿易。

(乙) 戰前俄國國際貿易統計數字，概自財政、貿易及實業諸部所印行之財政實業週報中摘出。蘇俄所公佈之戰前俄國國際貿易統計，亦經我於必要時拿來同週報對照看過。

所有貿易統計直至一九二二至二四年爲止，都是以戰前盧布爲單位。以後就用蘇俄新盧布爲單位。因此戰前與戰後貿易之比較，只能計算到相當程度的正確；且因國際匯兌上新盧布之真正價值，大有推敲的餘地，故比較起來時，也受影響。